

德育古鉴

清·史洁理（玉涵）辑

[原序](#)

[旧序](#)

[重印序](#)

[孝顺类](#)

[和睦类](#)

[慈教类](#)

[宽下类](#)

[劝化类](#)

[救济类（上）](#)

[救济类（下）](#)

[交财类](#)

[奢俭类](#)

[性行类](#)

[敬圣类](#)

[存心类](#)

[附录：三破．七辩](#)

[附录：立命说](#)

[附录：净意说](#)

[附录：功过格](#)

原序

清康熙·史洁理

功过格之书，其来尚已。周濂溪先生云：「正初学入德之门。」邵尧夫先生云：「可以扶经翼传。」杨龟山先生云：「指点善恶，历历醒人，读之如闻清夜钟。」朱晦翁先生云：「四书为理，此格为条，初学不可一日不置案头。」盖古之君子，未有不从绳趋矩步，日积月累，而克底于有成者也。乃近世悠悠，瞽焉罔觉，甚者非笑而诋毁焉。或则半信而半疑焉；或亦心识其然，因循而废阁；或又始奋而终怠焉。嗟乎！斯学之弃置于天下也久矣！为是者有本有原，不明其理、不信其事之过也。夫理，幽而难知也；事，显而易见也。考之往古，而有其事焉。其事可传，其理可传也。采之近今，而亦有其事焉。其事不诬，其理诚不可诬也。就其不诬而可传者，以为不诬，而不必尽传之。概以与吾党共信而明之，则余功过案之辑，所以不病其琐，而又不虞其漏也。说在乎陈眉公之序世史矣！其言曰：「史者，古今之大帐簿也。」夫作善作恶，小德小过，总之皆上帐簿之人也。二部童子，日游夜游，并世所称台彭司命，皆记帐簿之人也。上而天帝，下而阎罗，算帐簿之人也。阳报阴报，降殃降祥，结帐簿之时也。而予则间录其帐簿所传一二宗，以为天下后世一称述者也。戒之戒之！鬼神在上，本心难欺。入圣入禽，无非在我。为善纵未必得福，世无可不为之善；为恶纵未必得祸，世无可为之恶。而况为善则必得福，而可有不为之善；为恶则必得祸，而可有或为之恶耶！凡我人斯，庶共勉之。康熙九年二月宜兴史洁理题于貽谷堂

附纪

先大父手辑《感应类钞》，载阅寒暑。书成，缮写三巨册，躬形弗怠。年五十，始得嗣。又八年，书稿克付剞劂，基月而产先子。后犹及见两子成立，弗替诗书。先子尝称是编为吾家积庆之验，所以训诫不肖。崧辈惟恭承大父志是亟。崧不逮事大父，然遗言往行，闻诸庭塾之训甚详。缅怀大父蚤弃诸生服，偕先哲硕儒游。循习复七良规，静中有善无恶。是编诸所纂辑，悉本斯志，从事

其间而获禔福者，弥复不浅，今亦何能殫述。自雍正癸卯，友人吴中杰绍良氏忽有感验，为补镌立命说，请复印行是编。厥后崧家与同善诸子所 印行，不下万本。比因王君瑄、汪君庭槐等愿益广其传，公捐资费，延客续印；且将囊百千部以行诸远。崧窃喜大父乐善之志，久而益着；而王君、汪君暨诸相好之 同善集庆，尤为无量也。爰略书颠末。至大父与先子昆弟，两世之文学行谊，则已见吾师储画山太史所著之息庵道人传。又瞿君时夏尝并撰淡园、礼存两先生家传，兹弗复赘云。

乾隆二十年岁次乙亥十一月朔旦 孙男 崧峻升 字昭 百拜谨识

旧序

清光绪 聂缉规

《感应类钞》一书，宜兴史玉涵先生所辑也。其书以「功过格」为之纲；叙述往事，为「功过案」以为之目。为类十有二，为条二百九十有六，间以己意评鹭之，终之以净意、立命、改过、积善诸论说。盖 将以发明天人感召之理，示天下以善恶之分途。其心则释迦普度众生之心，其道即宣圣有教无类之道。其旨微而显，其事信而征。其语取平易而近人，其理合劝惩而 并用。固宜其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历百世而不易矣；何至于今日，而其不绝者乃如线耶？盖果报之说，向为儒者所不谈。近世发明科学，由理想而进实验， 穷极技巧，至于不可思议，一切吉凶死生鬼神之说，胥不足挂通人齿颊。有语及者，闻之率揜耳走，以为非迂即诞。论者方幸为民智既开，致太平有日；而孰知世道 人心，实已堕坏于冥冥之中，岌岌焉不可以终日。有心人所为急起直追，不得不于举世波靡之余，系千钧于一发。此余所以有重刊是书之举也。夫余亦岂乐为此迂诞之言哉？良以福善祸淫，尚书之古义；优胜劣败，天演之公言。人非至愚，固无不喜福而虑祸、好胜而恶败也。顾喜之者未必得福，而或以之贾祸；好之者不必皆胜，甚且因而致败。此岂其求之有未至哉？则以未得求之之道耳！夫有求之之道而不知求之者，下也；率其求之之道以为求者，中也；心无所求，而自然中乎求之之道，卒不啻如其求以偿之者，上也。上焉者，有是书可也，无是书亦可也。

下焉者，虽有是书而若无焉。其诸其为中人者，不可无是书乎！世界大矣！民生众矣！圣贤仙佛，既旷世不一觐；元恶大憝，亦戾气之所特鍾。凡夫鬪鬪方趾，负气含生，类皆具可圣可狂之质，居近朱近墨之间。诱而进之，可以胥天下而为善人；放而纵之，亦可以胥天下而为恶人。夫至于胥天下而为恶人，则虽有至坚之械舰，至巧之工作，亦岂可一日立于天地之间？吾恐人类将由此而灭绝，而岂仅种族强弱云尔哉？宜兴史先生之辑是书也，成于康熙九年。其时鼎革未久，海宇骚然不靖。其蠢顽者，方将啸聚山泽，乘间窃发，饱锋镝，膏原野，以为得志；而豪杰功名之士，亦惟以勘定祸乱、辅佐太平，夸耀其勋绩。谁复留意于是书者？而先生独不避迂诞之诮，孳孳汲汲而为之，以行于当时，垂于后世。其所以有补于世道人心者，功岂在禹下哉？以今之时，视国初之盛，固知其不逮；而世局之日变而日新，愈趣而愈下，其存亡绝续之几，更间不容发。吾为此惧，吾益不得不体先生之意，而广是书之传。先生有言：「借富贵福泽以使人积德累功，非借积德累功以使人富贵福泽。」固明明为中材者也。天下之人，中材为多，窃愿与普天下中材人共读是书也。其有以吾为迂诞者，吾又悉辞。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衡山聂缉规序

重印序

民国·聂其杰

德育古鉴，原名感应类钞，先君尝序而刊之。民十八予重刊印，改名德育古鉴。其时新潮流正激，有欲尽打倒旧文化之势，于佛法及感应因果之说，尤所疾视，故将原书中太上感应篇删而不印，亦由此苦衷也。其书后经印光老法师所称许，由弘化社重印多版，共数万册之多。而原排时讹字极多，殊为缺憾。久思重印，而卧病十年，未能着手。今春以此意函告江阴钱晓 朕居士，居士遂为校正讹字，爰即付刊，并将太上感应篇补入，以复其旧。太上感应篇者，原出抱朴子，述汉世道戒之文。其言「祸福惟人自召，报应如影随形」，详列条戒，深切明显。其中精理名言，多与佛儒经论相发明。比之佛法，虽大小精粗不同，然通俗易解，最便初学，故宋史收入艺文志。宋儒虽多谤佛老，然周子邵子（皆二程之师）及刘屏山先生（朱子之师），则崇信佛法，躬行实践。周子、邵子、

朱子及杨龟山先生，皆称美功过格，谓可以扶经翼传，为初学入德之门。功过格实发明感应篇之旨，引伸其戒条于日用常行之事者，尤为平实切要，宜其为诸大儒所推重也。乾隆时惠定宇先生，以五经四书语注感应篇，自是士林推重，多有能背诵者。予幼时遵庭训，亦每日背诵斯篇，与经书同。而其能使人崇信者，尤得力于感应篇图说，于善恶报应，逐条引证事实，易于起信。先君昔年尝精印数万册，于每届科场，普赠各考生；家慈则于夜间为予兄弟讲之。回思数十年来，有所忌惮，幸免大戾者，此书之力为多也。感应类钞，则以功过格为纲，以史料事证为目。但取材更精，文雅驯而事翔实，于文学程度较高者更为适宜。在今日一般学生，似为难读；然吾国文化必有昌明之时，此书终必为世所重。昔曾文正公早年读袁了凡立命说，遂有志学圣贤，改号曰涤生（见求阙斋日记省克门）。公撰纪氏嘉言序，深以佛氏因果祸福之说为善，谓其警世之功，与吾儒同。晚年日记，犹言生平愆尤丛集，撰联自警（联附后）。然则公之学修，始终得力于了凡之学；即因果祸福之说也。故公之为学，务实践而不托空言，以视一般程朱家之争门户意气，而鲜实效可称者，度量之相越何其远也。程朱学者好为高论，动言人不当欣于福而为善，畏于祸而始不为恶，故了凡之说，每为人所讥诋。而不知以欣畏劝人，莫先于孔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非孔子言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文经乎？以文正之贤，犹赖于因果祸福之说以资警策，而谓凡庸之材，不必有所欣畏而自然能为善不为恶乎？范文正公撰窦燕山传，盖欣慕其为人，述之以劝世，使人知乐义好善者之终得善报；而公之生平行事，亦即步趋窦氏之所为。范曾两公之学修事业皆震古铄今，而其能致此者，则由于确知因果之说有征，故为善去恶之心出于真实；彼不信因果，无所欣畏之流，能如是乎？至于社会堕落，道德沦丧，以有今日之现象，皆由不信因果报应之所致；则此辈邪说阶之厉也。近日佛法虽较前为盛，大抵陈义甚高，而忽于实践。口常说空，心实着有，非法之想，鲜有能舍；亦由不明因果之义所致。善乎印光老法师之言曰：「因果者，世出世圣人警世之微权也。」又常引梦东禅师之言以教人曰：「凡善言心性者，决不离弃乎因果；好言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窃尝思之，范曾两公与袁了凡先生，皆由因果以明心性者也。夫明心性者，不必言之太高。从儒功言之，诚意毋自欺，即明心性之澈始澈终功夫也。夫「毋自欺」亦非大难之事，然未易一遇

其人者，何也？盖必实有所畏，其毋自欺乃真。故大学言诚意之功，必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此所谓天视天听也，亦即畏天命也。换言之，即畏因果报应也。今日物质学家谓天茫茫无知，故赞美程朱之专穷物理，诋佛法，谓无鬼神、无因果，故相与造恶犯法，为害群众。而口称为人民谋幸福，他人耳目所不及，则彼无事不可为。其所以敢自欺欺人者，谓因果无凭、天道不足畏故也。然则今日而言正人心、挽颓俗，舍发明因果之说将何从哉？此书包含感应篇、功过格、了凡四训诸篇，允为因果感应书之最精者，爰集好善诸君子精印而广传之。予所敢断言者，道德之标准，千古不变，假令有如范曾其人者，复生于中国，仍当以此类之书为入德之门；贤父兄而欲培成子弟之德性，亦必有赖于此书以辅翼六经，庶几育成美材也。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孟夏聂其杰倚枕力疾草

【附录】曾文正公联语：「莫苦悔已往愆尤，但求此日行为无惭神鬼；休预防后来灾祸，只要暮年心气感召祥和。」

谨按同治八年八月求阙斋日记有云：「回忆生平，愆尤丛集，悔不胜悔。而精力疲惫，更无晚盖之力，乃作一联。」（如右）公尝云：「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晚年日记及书札，犹屡言忮心克除未尽，并作忮求诗，以诫诸子，言之痛切。盖一切阴恶多从忮心而发，此所言灾祸，即谓忮心有不可逃之恶果。所言祥和心气，即从不忮体验而来。公日记又云：「至淡以消忮心，一乐也。」足见公晚年心气，无愧无怍。而犹以克除未尽告人者，正其诚意（即净意）功夫之表见也。圣贤克己功夫至真至切，故心气有微细之不纯，能自觉知；吾辈自恕自欺，虽满腔意恶，而不自见灾祸之来，不知其为自因自果也。此联是立命说中感应之义，亦即实行俞良臣净意之说。两文皆发明佛儒修持之精义，而常合刊于一册。于此又足见文正之成就，实得力于此两文也。其杰敬注。

孝顺类

颜光衷曰：天下那有不孝的人？虽有不孝的人，而称之孝则喜，名之不孝则怒且愧。充此良知，便是大孝根苗，只是习心习气不能自化，所以依旧不孝也。夫不孝之所以习成者，约有数端：一曰骄宠。为父母怜爱过甚，常顺他性子，让他便宜，任他佚豫。骤而拂之，则便不堪。人前出言稍有差错，父不忍唐突于子，而子乃敢唐突其父。积此骄纵，他人处展不得手，独父母处展得手。遂真谓老年人无闻知矣！一曰习惯。语言粗率惯，便敢冲突；动作简易惯，便敢放肆。父母分甘绝少惯，遂不复忆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惯，遂不复忆其痛痒。一曰乐纵。见同辈不胜意气，对双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态，映高堂而机室。甚且明以父母兄弟为俗物，不乐相对，则岂有孝弟之念由中而出也？一曰忘恩、记怨。夫恩习久愈忘，怨习久愈积，人情然也。故一饭见德，习久则餍嫌起；一施感恩，常济则多寡生；一迎面见亲，累日则猜嫌重。况父母兄弟，生而习之。以亲爱为固常，且有忧我而获拂者矣！以训迪为聱牙，且有誉我而被厌者矣！以任劳庇护，极念经营为平等，且有强与吾事而怒耽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识，况能推及胎养之劳、襁哺之苦、弱质惊魂之痛者哉？一曰私财。财入吾手，便为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谓应以与吾也。财足则忘亲，财乏则覬亲，求财不得则怨亲。亲不能自养，而待养吾财，则益厌亲。甚且以单父只子，而因财相夷者矣；少长互推，而弃亲不顾者矣！亦思身谁之身，财谁之财？我不带一钱来，而襁哺无缺以至今日，谁为者乎？一曰恋妻子。有美味钱财，欲以娱妻宠子；有良辰佳会，欲以拥妻抱子，而悦亲之念遂微也。不思子为我子，而我为谁子？亲子我，而我不顾，则我亦何赖有子哉？夫妻和好，固是一家乐事，然当呱呱待哺，便溺未分时，妻能顾复我耶？父母看得子成人，娶得媳妇，不胜终身之喜；乃有妇而亲，反不得有子耶？一曰争妒。天之于物也无私盖，而栽培倾覆，物自为分；父母之于子也无私爱，而顺我逆我，子自为异。若顺我者爱多，逆我者爱少，此亦天下之大公也。人子而失爱于父母，便当自怨自艾，平心静气，深思何以失爱之由。纵使大节未尝有异，而语言气度、声音颜色，必有大不妥者。但能起敬起孝，久之自然和顺。若见兄弟之得爱，而耿耿侧目，齟齬不平；父母知之，岂不益加嗔怒？因而桀骜怨怼，其不流为大不孝者几希矣！数者，为人子者所当时时醒惕、事事检点、念念克治。勿以亲心之慈，我可自恕；勿以世道之薄，我犹胜人。日谨一日，至孝岂远是乎！若夫前后嫡庶之间，父母或有偏

向，而为子者亦易生猜怨。期于以至诚格之，必得欢心而后已，大略销化最急。凡人亲生儿女，虽有时呵让，有时忽略欠缺，过则忘矣！而异生者，一言之忤、一事之左，便觉展转难化。心既不化，则气色间不觉拂怒，虽百般调娱，不能恬如无事时也。卑幼尚不能化，何况尊长交相责备，嫌隙益生。左右近习，又或构斗其间，即欲消遣而不能矣！暂时摆脱，触则复起矣！猛力遏住，发乃愈甚矣！此仁人于弟，所以不敢曰无怒无怨，而曰不藏不宿也。古云：「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人子之间，原不可一概论理。乱臣贼子，其始皆见君父有不是处，微根不除，遂至横决耳。岂惟怨怒不可使有宿物，即要父母兄弟从天理上行，要父母兄弟亲我爱我，此是好意，亦不可肚肠太急、着手太重。太急太重，则窒而不转矣！故化人者，化其心而已。化人之心者，先自化其心而已。于至亲尤所重云。

又曰：有名孝而实非孝者。能服劳，能奉养，而有德色，此犹情之常也。小姓人家，止此一室，父子朝夕团圆，即有语言之伤，寻即消释，反得率真尽情。乃大家知书者，多有或嫌其老，而称逸以安置之；或惮其执，而托故以违离之；或厌其眊瞶，而不耐以语言色笑亲承之。遂至日远日疏，备物鲜情，意色冷淡，尊而不亲。有自谓孝而不可言孝者。但知顺亲于情，而不知顺亲于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于一家；或听其恣睢，而取憎于乡里；或护其奸私，而得罪于天地。从亲之欲，而忘亲之身，遂亲之恶。孝经以父有争子，为安亲扬名。不然，即身膺贵显，愈扬亲以不义之名，反助亲以不义之焰，可谓孝乎？

又曰：五刑三千，固莫大不孝；而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其不孝之罪，特甚他人焉。一曰老。父母当半衰时，食息起居，犹能自理。乃至龙钟鹄立，扶杖易仆，卧起因人，动遭颠蹶。二曰病。缠绵恶疾，历月经时，遗洩失溺，衣被丛秽，子所难奉惟此时，亲所赖子亦惟此时。三曰鳏寡。老境失偶，形影相吊，寒暖谁问，心话莫提。就使儿孙满前，壮者各拥妻抱子，稚者俱甜寝鼾眠，长夜漏声不可听，寒衾如铁几时温。四曰贫乏。抚字力竭，婚娶财匱。健少年经营肥暖，老穷人垂首踌躇。望一味以流涎，丐三餐而忍气。不思身从奚来，常怨有何遗我。此数等之老，其怨气尤足动天。劝化者，于此便吃紧云。

姚若侯曰：凡人父母得子，极早须二三十岁。子能自家成立，手挣钱财，身登贵显，极早亦必待二三十岁。然则为父母者，等得子能养时，极早已得五六十岁人矣。譬如持短烛而行长路，奔趋投宿尚恐不及，况敢逍遥中路哉？为人子者，拥妻抱子，饱食安眠，漏尽鸡鸣，同衾共枕，宁知堂上白发眼暗之老人，又复删除一日耶？妻子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长；况妻可再续，子可再生，而生身父母一去不返，上天下地寻觅无门，悔何及矣！危乎危乎！幸未及此，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子路见于夫子曰：「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至粟万钟，思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兰公名期，事父母至孝，至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称孝弟王，语兰公曰：「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人，王道为之成。子能孝弟，不久度世。」授以秘诀，竟证仙果。

太和杨黼，辞亲入蜀，访无际大师。遇一老僧，问所往。黼曰：「访无际。」僧曰：「见无际，不如见佛。」黼问：「佛安在？」僧曰：「汝但归，见披衾倒屣者，即是也。」黼遂回。一日，暮夜抵家，扣门。其母闻声，喜甚，不及衫袜，遽披衾倒屣而出。黼一见感悟，自此竭力孝亲。年八十，诵偈而逝。

徐积，字仲车，淮安山阴人。生三岁，父卒，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幼读孝经，辄流涕不能止。既冠，从胡安定学，深得正心诚意之旨。事母谨严，非有大故，未尝去其侧。每日衣冠问候，备物而养，如有所失。应举，不忍离亲，遂徒步载母入京。以父讳石，生平遇石不践。或告以难避，曰：「吾岂故避之。吾见之，惕然伤心，乃思吾亲，不忍加足其上耳。」母卒，号恸呕血，水浆不入口者数日。居丧庐墓，率合古礼。哀呼问视，一如生时。卒谥孝节先生。淮人至今祀之，比于曾闵云。

姜 诗，广汉人，妻庞氏。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妻乃寄止邻舍，昼夜纺绩市珍羞，使邻母以意自遗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问邻母，邻母具对。姑感呼还，恩养愈谨。其子后因远汲溺死，妻恐姑哀伤，不敢言，而托以行学不在。姑嗜鱼鲙，又不能独食，夫妇常力作供鲙，呼邻母共之。舍侧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辄跃出双鲤，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经其里，弛兵而过，曰：「惊大孝，必触鬼神。」遗以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显宗征为江夏令。卒于官，乡人为立祀。

唐龙，兰溪人，性至孝。早失怙，止母在堂。其历宦也，每早必具衣冠，向拜问安否，然后上堂理事，晚亦如之。太夫人稍有恙，即衣不解带，目不交睫，忧形于色。所至以活人为心，以祈母寿。仕至冢宰。子汝楫，壮元及第。

崔沔，少有至性。母失明，倾家求医。躬亲奉养，不脱冠带者三十年。温清适时，每美景良辰，必扶持游宴，笑谈陈说于前，母忘其所苦也。后年亦高，官尊重矣，躬与子侄，植果以致敬。母卒，瘠形吐血，茹素终身。仕至中书侍郎，子佑甫，为贤相。

李琼，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余起。母每谕之曰：「汝年来筋力颇惫，盍求婢以侍我？」琼曰：「凡母所欲，不亲经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强。以是家人无敢怠惰。

杨 孝子，武进圩桥里人也。父母贫且病，自念不能供亲，乃冒耻行乞。所得食，虽极饿，不敢尝，必先以奉亲。有酒则跪进，跳舞唱山歌以悦之。如是者十年。乡人感其孝，与之金，雇为佣，不受。曰：「吾亲病，乌可一日离？」自是行乞亦无空乏。有余钱，延医疗亲。父母相继亡，乞得棺，脱己衣殓之。时严寒，赤身忍冻，弗恤也。殡于野，即露宿棺旁，日夜哀号，月余死。乡有徐道之者，病且死。摄至冥府，立丹墀下。紫袍官入报云：「杨孝子到矣！」

冥王迎入。吏人持公服，前请更衣。道之就视，即杨丐也，因恳为查杨寿尽否。杨登殿，冥王尊之上座，曰：「久仰孝行，玉帝有旨召君，非地府敢惊渎也。」杨因为徐查阳寿，尚当活一年。道之苏，述其事。

齐僧道纪，道行高迈。于邺城东讲经，往即担奉其母，及经像等。语人曰：「母必亲供者，以福与登地菩萨等也。」衣着饮食，大小便利，皆躬为经理。有助之者，辄拒之，曰：吾母非尔母也。」道俗闻者，多感化焉。

薛包，汝南人。父娶继母，憎包分出。包日夜号泣不去，致殴扑。不得已，庐舍外，旦入洒扫。父母又逐之，乃庐里门，晨昏问安不废。积岁余，父母悟而命还。

顾恣，性至孝。父娶妾，生二子，钟爱之。恣每岁束修，悉以奉父。庚子春，馆于张氏。赴馆之日，张知其孝行，即具一岁修金送之，告以：「今日之银，公父未知也。此间有田欲售，可买之。俟秋成，可得租若干。」恣曰：「不可。岂可为几石米易其心，且欺吾父哉？」卒持以献其父。生子际明，少年进士，官翰林。

巴郡杜孝，役于成都。念母平日喜食生鱼，乃以巨竹筒盛鱼二头，投中流。祝曰：「我母必当得此。」其妇在家出汲，见筒触岸，取视，获二鱼。笑曰：「吾婿爱母，以是相寄也。」

常州有村媪，老而盲，惟一子一妇。妇方炊未熟，子呼往田所，嘱姑毕其炊。媪盲无所睹，饭成，误以溺器贮之。妇归，不敢言。先取其洁者食姑，次以饷夫，其近器臭恶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昼暝，妇若有人摄去。顷之，开霁。乃在近舍林中，怀胁得小布囊一，贮米三四升，适足供朝脯。明日视囊，米复如故。

任元受，宋人。母老多病，元受遍阅方书。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饮食，或以燥湿，或以语话稍多，或以忧喜稍过，五脏六腑中，尽皆洞见曲折，不待切脉而知，用药必效。张魏公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辞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长年，必以遗母，不以献公，况能舍母而与公军事耶？」

徐 一鹏，字季祥，鄞人。至孝食贫，授徒海滨。一夕感异梦，觉语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驰归。夜过一岭，猝遇虎当道。季祥祝曰：「吾为父病驰归，即剿虎牙，吾何怖焉？」虎返顾，曳尾去。归而父果病愤。季祥至，即急苏。曰：「儿适归，将无道遇虎乎？予顷被摄，至一公府，见绯衣者曰：『尔数已当终。尔子纯孝所感，虎且避不敢前。为孝子故，特延尔一纪。』」

阮孝绪，字士宗。于钟山听讲，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绪至性冥通，必当自到。」果心惊而还。母药必须生人参，旧传钟山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值。忽见一鹿前行，孝绪随之至一所，鹿忽灭。就视，获参。母立愈。

晋 陵城东顾成，娶钱氏女为媳。媳宁母家。时疫势甚盛，转相传染，有一家数口俱毙者，有巷不留数人者，令人神悸股栗，至亲不敢过问。成先得是疾，妇及诸子凡八人，俱伏枕待命。媳闻信，急欲趋视，父母力阻之。氏曰：「夫之娶妻，原为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病笃，忍心不归，与禽兽何异？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顾也。」只身就道。成家明见鬼物相语云：「诸神皆护孝妇归矣！吾等不速避，受谴非小。」一家八口俱得活，此顺治甲午三月事也。

六 朝潘综，乌程人。孙恩之乱，妖党攻破村邑。综与父骠，同避贼。骠年老行迟，贼转迫。骠语综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脱，万勿俱死。」骠困乏坐地，综迎贼叩头曰：「父年老，乞赐生命。」骠亦请曰：「儿年少，自能走，今为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此儿。」贼因砍骠，综抱父于腹下。贼砍综，头面凡四创。综已闷绝，有一贼从旁来，语其众曰：「此儿以死救父，何可杀之？杀孝子不祥！」父子并得免。

鲍 出，兴平中人。三辅乱，出兄弟四人，家居奉母。无食，留母守舍，偕行采莲实以食母。饿贼数十人略其母，以绳贯手驱去。出归，欲追贼。兄弟皆云：「贼众，当何如？」出曰：「有母而使贼贯其手，将去烝啖，用活何为？」乃独追贼。贼布列待之，出砍贼四五人。贼走，复合围。出跳越围，又砍数人。贼驱出母前去，出复 追击之。见其母与邻媪同贯相连，出益奋击贼。贼问曰：「卿欲何得？」出指其母示之，贼解还出母。邻媪望出求哀，出复砍贼。贼曰：「已还卿母，何为止？」出又指邻媪曰：「我嫂也。」贼复解还之。母不能行，出乃以笼盛母，负之而归。母年百余乃终，出年七十余，行丧如礼。

吉 玢，字彦霄。父为原乡令，为吏所诬，逮诣延尉，罪当死。玢年十五，挝登闻鼓，乞代父命。武帝嘉异之。以其幼，疑受教于人，敕廷尉胁诱之。玢对曰：「囚虽 幼，岂不知死可畏！顾何忍见父极刑，自延弱息。所以内断胸臆，上千万乘。何受人教耶？」延尉以闻，帝宥其父子。丹阳尹王志求，议举其纯孝。玢曰：「尹何量 玢薄也？」父辱子死，斯道固然；玢当此举，则是因父买名，辱甚矣！」固拒而止。

贾直言，唐人。父道冲，德宗朝，泄禁中事。帝怒，赐鸩酒。直言白中使，请自执器以饮其父。直言既持杯，自饮之，立死。明日，鸩泄于足而复苏。上闻，减道冲死，流南海。

庾子舆，父卒官巴西，奉丧归。时秋水方壮，滟滪冈（注）微露水面，瞿塘之流，尤为湍悍；天又将雨，舟人大恐。子舆仰天痛哭，一恸未终，而水势顿减二十余丈。舟甫过险，水复如初矣。

【注】滟滪冈：又称滟滪堆，长江三峡中险滩名，在瞿塘峡口。堆旁水势湍急，激成漩涡，舟行为患。~出版者注

宋华宝，父戌长安，时年十六。父临别，谓宝曰：「须我还，当为汝上头成亲。」及长安陷，父歿。宝年至七十，不婚冠。或问之，辄恸号弥日。

朱百年，家贫。母以冬月亡，衣无绵絮，百年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孔顗宿，衣悉夹布；顗覆以卧具。百年初不知，既觉，引去。谓思远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恸，思远亦为感泣。

予于诸格每条下，多采古今格言，或先辈名评，半参以管见。此格惟首列颜姚二先生之论，而于每条下，绝不能赘一辞。盖父母恩同天地，既不可以理论，又难轻以情言。尝咏六条孝顺歌曰：「我今未说泪先零，难报双亲罔极恩。真是断肠谈不得，那能说与众人听。」每到古人至性动人处，惟有泪潸潸下而已。

吴二，临川小民也。母老，事之曲尽其欢。一夕，梦神曰：「汝明日午刻，当为雷击死。」吴以母老乞救。神曰：「此天命，不可免也。」吴恐惊其母，清晨具馔白母，云将他适，请暂诣妹家。母不许。俄黑云四暗，雷声阊阊然。吴益虑惊母，趣使闭户，自出田野以待其罚。顷之，云气廓开，吴竟无恙。亟归拊其母，犹危疑未敢以告。夜复梦神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恶，宜加敬事也。」卒孝养终身焉。

喻氏，鄞邑支祖宜妻也。姑严急难事，喻恭顺无间言。一夕，梦神告之曰：「汝前生为牟容妻。年三十，病殒殒逾年。汝姑七十余，煮糜供汝。汝以口苦厌食，哭而叱之者数四。及临死时，对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死，天乎胡不平！』司命闻之于天，有旨令焚汝尸，而气已绝。今当结汝宿业，死于雷斧之下，来日俟之。以汝今生孝德，故先期告汝。」喻惊而寤。凌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妇三年，事姑无状。今请假暂归，恐不测身死，姑好将息。」姑讶其言不伦。归别父母，具述所梦。炷香立于屋南树下，仰天祝曰：「妇之死，宿孽当尔，有所不辞。但念姑老夫贫，谁为供事，一也，父母自小教训，今被天诛，为父母辱，二也。身有孕七月矣，万一得男，支氏有后，三也。二事皆不可避，独支氏无后尔。乞少延三月，分娩而死。」时阴云

昼晦，风雷交至。遇梓潼帝君察知其情，奏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张实妻马氏，淫悍悖逆，事姑无礼，遂被雷震；而喻氏获免。

开封有某翁者，长子娶妇别居；幼子联某氏，未娶。适周王选宫女，女家促完婚。翁姑贫，乃典身充聘。新妇入门知之，大恻，曰：「为妇岂忍令翁为佣耶？」遂取簪珥质钱，将以赎翁。长妇不孝而贪，乘间窃钱去。夫疑妇中悔而匿其钱。妇无以自明，又伤翁无可赎，郁极气闭而卒。殓而厝柩他所。三日，姑令长妇往祭亡妇柩。俄雷雨作，闻唤门声，启之，则新妇也。姑大惊曰：「尔鬼也。」曰：「新妇，人也。我初如睡梦中，神魂飘摇，不知底止。适闻大震，不觉身乃在此。」众往柩处视之，棺盖揭开，长妇跪死于地，原钱在手。

宋世陈廿三者，山居犷悍。父年老，每遭忤触，至不能忍。数以手加额曰：「愿不孝之子，蛇伤虎咬。」父没后，廿三偕与徒党，入深山采木，有蜥蜴螫其足。又进而前，遇虎突出。诸人皆奔避之；廿三以足螫独迟，竟为所噬。

龙游徐姓者，兄弟二人，相距十余里，五日一轮养母。兄贫甚，而弟稍饶。兄供母，轮内缺二日。语母曰：「食乏，且往弟家，后当补缺。」母往，及门不纳。曰：「兄供未满。」母语以兄意，坚拒如初。母闻饭熟，乞少止饥。弟密令妻取饭置床，覆以被。母乃垂泪还。未里许，雷电交发，妻死于门，夫死于堂。邻人阅其床，饭尚蒸然在器也。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六日，上海申报戴，海通社华沙五日电：「波兰索里卡村，昨日发生骇人之逆伦惨案。有平民勃里斯图巴者，年三十二岁，因继承财产关系，与其母发生口角，竟以利斧将其母砍死。勃甫自家中逃出，即触雷电而死。乡人咸谓雷殛逆子云。」

按古书所载雷殛不孝事，多至不可胜数。今科学家曰：雷乃空中电气，偶被其所触，非神所使也。幼年学生入校读书，教师必以此等言教之。谓凡信鬼神祸福因果报应者，乃迷信也。青年受此等影响，肆无忌惮，遂造成今日之万

恶社会。然雷惩隐恶，见于左传；至诛击不孝，古今纪载尤多。岂能以一己之主观，抹杀多数之事实！右录波京专电，由外国通讯社所传，遍载各国报纸。由此可知，虽不信雷神之国，雷亦显其威神。雷之所以有灵，即自然因果律之表现耳。且逆子出门，立被击死，报应之速，足证明中国各书所记同类之事。新学家所视为神话者，今可信其非捏造也。己卯夏日聂其杰识（按：此二段评注，系民国廿八年聂其杰居士重印本书时所增入。~出版者~）

胡霆桂，为铅山主簿。时私醋之禁甚严。有妇诉姑私酿者，霆桂诘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责。」以私醋律笞之，政化大行。

丁太学，嘉靖时人。有苟仙姑者，谈休咎若券，丁将谒选，问焉。姑不应。固问之，姑曰：「不必问我，君家堂上人齿高矣！即臙仕，可唾弃，矧贤郎蓂尔耶！」丁竟谒选，领郡幕。闻讣，匿焉。买舟之任，怪风起，举家溺死。

【注】谈休咎若券：意指谈吉凶非常准确。

【注】矧贤郎蓂尔：何况估量你的生命（暗示生命有危）。~出版者~

罗巩，大观间，游太学。以前程祷于神，梦神告曰：「子父母久不葬，已得罪冥司。可亟归，前程不必问也。」巩曰：「某尚有兄，何独获罪？」神曰：「子为儒者，明知礼义。子兄碌碌，不足责也。」是年果卒。

葬者，藏也，骨肉得所藏则安。尝见世俗有兄弟数辈，惑于各房风水之说，以致互相阻挠，迁延岁月，甚至阅子及孙，苟且委弃而后已。夫葬以安父母，父母安则凡所生皆安。青龙、白虎，明堂分管之论，予稽之古昔葬经，并无有之。夫天地无全功，原不可十分求备，若夫一方偏枯太甚者，则此处风吹水走，原非吉地也。一房不利，他房宁得利乎？吾愿世之营葬其亲者，只一心以安父母为主，则葬自然易速。阴地不如心地好，苟尽孝心，子孙何患不贵盛？若夫吝财惜

费之徒，苟且其亲，谬托速葬，而轻弃亲骨于水泉蚁穴之中者，斯乃不孝之尤，又不可同日语矣！

沛国民张义，务本力耕。常恐有过，吁天忏悔。既老而病，恍然至阴府。主者示以黑簿，簿中列义所作罪目，皆已句破，惟余一事不句。视之，乃义少时，父遣刈麦，瞪目而拒父。微有诤语，以此不赦。盖天律不孝之罪，最为深重，不易忏悔故也。义苏，以此切诫后人。

若早知悔悟，而力行孝道，是亦可以句破乎？然二亲既没，虽欲孝，谁为孝？是以君子行孝，正须及时。

俞麟，太原诸生也。同社王用予，事帝君甚谨。一日，梦至帝君前，戒谕至切。用予既叩己所就，为问俞麟。帝君曰：「俞麟应得一科，因事亲用腹诽法，且溪刻论人，不近情理，而伪以君子长者自命，故黜其科。」用予问：「何谓腹诽？」帝君曰：「彼父母凡语言举动，麟心辄不谓然，但勉强不露声色，浮沈顺之。真性日漓，伪心相与，是视亲如路人矣！假行窃名，最撻神怒。」麟果终身不第。

论不孝至此，纂微矣！然孝为心德，大顺大逆，总分乎此。所以言养者，必以养志为主，而口体次之；言孝者，必以爱敬为主，而牲鼎非所论也。

和睦类

杨桩、杨津，兄弟友爱。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尝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厅堂间往往帟幔隔障，为寢息之所。时就休偃，还共谈笑。桩年老，曾他处醉归。津扶持还室，假寝阁前，承候安否。桩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津为肆州，桩在京宅，每四时佳味，辄因使次附之；未寄，不先入口。一家百口，人无间言。

司马温公，与其兄伯康，友爱甚至。伯康年将八十，公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每食少顷，则问曰：「得无饥乎？」天少冷，则拊其背曰：「衣得无薄乎？」至老弥笃如此。

读书录曰：法昭禅师偈云：「同气连枝各自荣，些须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词意蔼然，足深人晚年昆季之爱。古人谓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君臣遇合，朋友会聚，久速固难必也。父生子，妻配夫，早者皆以二十岁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三四年，相继而生。自竹马游戏，以至鲐背鹤发，其相与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洽，猜忌不生，其乐宁有涯哉？乃有不相往来，不通耗问；遇于途则耻下车，阅于墙则思角讼；结异姓为弟兄，迎谗夫为上客；家众操戈，野鬼瞰室，非所谓第一颠倒相者乎？

许武，字文长。早孤，有二幼弟。武身事耕种，二弟虽未胜耰锄，必使从旁观看。夜则挑灯读书，坐二弟于席侧，口授句读，细为解说。无刻不训以道义之方、成人之事。稍不率教，辄跪家庙前云：「自己无德，不能化诲。愿父母有灵，启牖二弟！」二弟号泣请改乃起，终不以疾言厉色相加也。室中止设一榻，三人同寝。有劝武娶者，答曰：「娶妻易生嫌隙，恐伤吾手足之情。」以荐入朝，为议郎。随解组归，先与二弟议亲，后方自娶。二弟俱学成，并得选举。

颜氏家训有云：二亲既没，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爱先人之遗体，惜己身之分气，非兄弟何念哉？矧藐尔遗孤，伶仃困苦，为之长者，所当以兄之友而行父之严，又兼母之慈；其教导保恤，尤宜无所不至。论兄弟者于此，固又是一局也。

王览，祥后母朱氏所出也。祥事后母至孝，而母数欲危之。览尽心调和其间；每挞祥，览辄泣涕抱持。尝置酒鸩祥，而览知其意，作取饮状。母惊，覆酒。有以非理使祥，览辄与俱。又虐使祥妻，览妻亦趋而共之。卒化母成慈。祥后仕至太保，而九代公卿，则皆览之后也。

王祥孝，王览之格亲更孝。王览难得，览妻之与夫同心尤难得。后母弟至此，至矣！

牛弘，字里仁。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其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颜色自若，读书不辍。

古今论兄弟之失和也，必曰言语之忿、财产之争、妇女之间。而二者之衅，又多由于妇女。盖异姓既非同气之亲，闺房曾无远大之见，纤悉必达诸夫听，甚有因而缘饰者矣！指挥一任诸妇言，久而恰如根心者矣！弘妻一言至再，应是世俗常情；弘之毫无所怪，固由性有真爱。

薛包，事父母至孝。及父母歿，诸弟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奴婢则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产取其荒芜者，曰：「吾少时所治，心意所恋也。」任弟所愿分之。后诸弟数破其产，辄复赈给。

妙在俱与诸弟以可受，绝不矫廉求名。

赵彦霄与兄彦云，亲丧，同居二十年。彦云浪游废业，彦霄数谏不听，遂求分析。分后五年，兄之产业荡然，逋负盈门，渐欲逃亡。弟因除夕置酒，迎兄嫂饮。告曰：「弟初无分析之心，以兄用度不节，惟恐悉皆荡尽，不得已而分。今幸守先业之半，尚足供伏腊之需。今日兄嫂仍复同居，以主家事。」即取分书焚之。仓库管钥，悉付兄嫂收掌。更出所蓄，偿诸负者。兄嫂愧谢不已。既受之后，处事谨节，治家勤俭。彦霄与子，其年同登第。

此等处，全要纯是一片惻怛至诚，纔得泯然无迹，两两相忘。若有纤毫介介，便触人心目；兄嫂受之，亦决不能安矣！

洞云张翁，文定公邦奇父也。公为学宪时，厅事仅二楹，上官过访颇不便。旁一楹，其叔居也。适叔有宿逋愿售，公倍价买之，将重构焉。告于翁，翁知其倍价也，悦甚。已忽潸然泪下。公讶问故，翁叹曰：「吾想一旦拆彼屋以竖我柱，其夫妇何以为情？」公恻然曰：「大人宽心，儿当还之。」遽抽身取券。翁曰：「我计其钱已随手偿人去矣！」公曰：「并其价不取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郑均，字仲虞。兄为县吏，颇受礼遗。均数谏不听，乃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赃，终身捐弃。」兄感其言，遂为廉洁。均为尚书致仕，朝廷高其义，赐尚书禄终其身。

化兄于善，尤难于与兄以财，斯弟道之至。

陈世恩，夏邑人，万历己丑进士。兄弟三人。长孝廉，次即公。季弟某，少好狎游，率日出晏归。孝廉辄作色规正，不悛。公曰：「徒伤爱，无益耳。」每夜躬守户外候之，俟弟入，乃手自扃钥；问以寒燠饥饱。如是者久之，弟乃大悔，不复暮归。及公贵，孝廉已卒。有吴三者，孝廉侧室之弟也。一日来省其姊，衣帽蓝缕，公邀与对食。弟自外至，请问曰：「他所饮食之足矣，何预客座？」公曰：「庶嫂子女俱无，少年孀居，为吾兄守制，吾感之敬之，以及其弟，一对食何伤？」弟叹服。公二子升、陞，俱登第。

庾袞，晋咸宁中人。岁大疫，已亡二兄矣。次兄毗复危，父母家人皆避于外。袞独留，不肯去。亲自扶持，调理汤药，昼夜不眠，复抚棺哀临不辍。十余旬，疫势既歇，家众乃反。毗以得瘥，袞绝无恙。

人当疾病危亡之际，正所赖有骨肉至亲之时。乃疫气渐染之说，世俗惑而不察，遂有父子兄弟亦委而去之者。扶持偎贴既无其人，汤药饘粥亦所不给，病者斯无复生望矣！隋辛公义，刺岷州。岷俗畏疫，一人病，阖家避之，以故病

者多死。公义命皆舁置厅事。暑月厅廊皆满，公义设榻，寝处其间，捐俸具医药，身自省问，病者多起。乃召其亲戚谕曰：「死生有命，岂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惭谢而去，风俗为之一变。

孙 棘，宋大明中人。时抽丁以戌，弟萨应充。棘妻许氏嘱夫曰：「君当门户，岂可诬罪小郎？姑临亡，以小郎嘱君。今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复何恨？」棘遂诣郡，愿代萨行。萨辞自引，不愿兄代。太守张岱疑其不实，分置棘、萨，令吏私察之。各报以从其所请，颜色并悦，甘心赴死焉。岱表上之，诏特原免。

兄代弟，难矣；而出于妻言，尤奇。又妙在从亡姑身上起见，敦睦也，更可称笃孝矣！

郑 湜，洪武中人。时胡惟庸既败，人有讎怨告讦者，率指为胡党。有诉郑兄弟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诸兄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诸兄罹刑耶？」独诣吏请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师。弟至，迎谓曰：「吾家长，当认罪，弟无与焉。」湜曰：「兄老，吾往辩之。万一不直，弟当伏辜。」二人争入狱。太祖闻之，俱召至廷，劳勉之。谓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从人为非耶？」擢为参议。

王 毓俊，侍御复斋之子也。复斋尝买妾，困于妒妻。复斋出按时，妻闭之一楼上，饥且死。毓俊时方八岁，给母曰：「饥死，人谓不贤。不如日食以粥汤，令其徐死。」母从之。毓俊阴以小布囊藏干食饷之。半岁余，产子，得潜鞠他所。及侍御卒，毓俊抚幼弟成立，无异同产。后生子甚多，皆显达。

吴 兴莫翁者，婢娠，惧其妇妒，亟遗嫁鬻粉羹者，生男。翁卒，子且十余岁。恶少视为奇货，命往哭，兴端之计甚悉。子入哭，莫氏长子亟前曰：「汝非卖羹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又遍指家人曰：「此汝当拜者，此

当受拜者。」既毕，欲去。长子曰：「汝既吾弟，当在此抚丧，安得去？」即与同寝处。群小方聚俟之，闻已纳，相视大讫，计不得施。

固由盛德，亦有急智。不然，莫氏之家危矣！尝论人家流俗相沿，每以亲狎侍婢为本分内事。不知侍婢一与主翁亲狎，多挟此私通仆辈，有孕则以主翁借口。其是己子与非己子，固不可得而明也。于是有蓄愚贱之裔，以玷谱牒宗者矣。况或其妻不容，因而遗嫁，势必贫贱之家。其子既长，无有不自认以为主翁之子，而日睥睨其家之富厚也。专俟主翁去世，便求归宗分财。又多群小挟之，以行其私，结祸构讼，破家之道也。故袁氏有言曰：「凡有侍婢，不可不谨其始而防其终。」

施佐、施佑，兄弟俱为知州。致仕家居，田产参差，有唇齿之隙。亲友日为处分，不能解。同邑严公名凤，素以孝友着闻，事兄如父，周恤保爱，无所不至。偶遇施佑于舟中，语及产事。公颦蹙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尽夺吾田，吾复何忧？」因挥涕不已。施佑乃惻然感悟，遂拉严公同至兄所，且拜且泣，深自悔责。而施佐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相让。遂友爱终身。

袁氏君载世范云：「骨肉失欢，有本于至微，而终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欢之后，各自负气，不肯相下尔。有一人能先下气与之趋事，与之话言，则彼此酬复，自然不异平时。」观此益信。

郑大郁有云：「大凡吾人处兄弟之间，偶有不相惬处，即宜明白说破，随时消释，无伤亲爱。看大舜待傲象，只是不藏怒、不宿怨，所以为圣。今人外假怡怡之名，而中怀嫌隙。至于阴妒明结而不可解，是自乖其天性也。」愚按此论最佳，陈几亭所以极言张公艺忍字之非也。然忍不必定是藏蓄不发，当如俗说耐得事一般，或加我所不堪，便随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无知耳！失误耳！此其所见小耳！其利害能有几何？不使之入于吾心，则虽日犯

我者十数，可不至形于言而征于色矣！是谓善处忍者。此说本司马温公，足救忍字之误。

刘彻，家颇饶，学亦有声，累试不第。同邑有朱轼者，家贫，教学里中。岁暮得束修归，遇一田夫，械系悲泣。问其故，曰：「贷青苗钱，无偿耳。」轼尽以束修依数纳官，其人得释。时彻以前程祷于神，梦神告曰：「汝有微禄，奈德亏不可得矣！」彻问所亏，神曰：「尔弟负官钱，坐视不少助，几致死，非亏德乎？」彻曰：「弟自不肖，某复何罪？」神曰：「行路之人，见且不忍。尔乃同气，何不动心？汝不知朱轼代纳青苗事耶？行将获阴德之报矣！」彻觉，诣轼访之，果有此事，惘然自失。轼生三子皆显，而彻终身不第。

不济兄弟者，举世多刘彻也。其以兄弟不肖为辞者，举目尽刘彻也。亦思兄弟诚贤，岂复须汝济乎？兄弟而甘心穷困以死，冥责固无所逃，其不甘心穷困者，外而为非致祸，岂不貽累一家；内而酿怨积嫌，甚至寇糒同气，可不鉴哉？！（以上辑兄弟）

王僧虔，携诸子侄到郡。兄子俭，中途得病，僧虔为之废寝食。诸人或慰谕之。僧虔曰：「昔马援，子侄之间，一情不异。邓攸于弟之子，更逾所生。吾怀其心，不异古人。亡兄之嗣，岂宜忽诸？若此儿不救，便当回舟谢职。」兄子寻愈。

袁氏世范曰：「父之兄弟，谓之伯叔父，其妻谓之伯叔母。盖以其抚字教育，有父母之道，与亲父母不相远。而兄弟之子，谓之犹子。亦以其奉承报效，有子之道，与亲子不相远。故幼无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则不至于无所养；老无子孙者，苟有犹子，则不至于无所归。此圣王制礼立法之本意。」今或自爱其子，而不顾兄弟之子；尚有因其无父母，而并兼财产，百端侵害者，何哉？！

宋燕泰肃王，轻财厚费，常预借料钱，多至数岁；仁宗诏给者屡矣。御史沈邈，谓不可以常典奉无厌之求。上曰：「御史误矣！太宗子八人，今惟王尔。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尽天下以为养；数岁之禄，何足计焉！」

标出如许分谊，旁人再开不得口矣！尝论：己之伯叔，父之分形同气也。薄待伯叔，即是薄待其父。然世容或有因父之兄弟不和，而遂以为失礼于伯叔无伤者。不知父之兄弟不和，父之过也。为子者于此，所当婉转劝谕，以合其欢。尤宜委曲弥缝，以补其阙。若竟曰本父意而为之，恐其父但一目击，无有不歉然于中者也。

张士选，幼丧父母，依叔以居，恩养如子。叔生子七，祖产未分。叔曰：「吾当与析产为二。」选请分为八，叔固辞。选固请，卒如选言。选年十七，入京应举。同馆二十余辈，有术士遍视之，曰：「南宫高第，独此少年。」诸同馆斥之。术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少年满面有阴德气。」揭榜，果独成名。

士选诚贤，叔亦古君子也。读之，觉一家和气蔼然，反似被士选大占了便宜。

扈铎早孤，事伯父如所生。伯老无子，铎为买妾。伯卒，遗腹生一男，铎诫其家谨视之。自处户外，中夜审察，不敢安寝。弟有疾，铎夜祷北辰曰：「吾父子可去一，勿丧弟，使伯父无后也。」弟竟愈。（以上辑伯叔侄）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子；未几，自举一子。弟偕妻请曰：「嫂既生子，盍以所抱与我？」兄以告妻，妻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弃之，人谓之何？且新生安必可保也。」弟请不已。嫂曰：「重拂叔娣意，宁以吾生子与之。」娣不敢当。嫂曰：「子固吾子，为侄亦犹子也。何异之有？」后二子又各生二孙，六进士。

金生某妻，溧阳施氏女也。某生家贫，游学金陵，为上元庠生，因赘一小妻而居焉。氏独养一子，与伯叔一姒居溧阳。某生岁止一二归，氏从无啧言也。金固窘乏，伯叔俱力农，家费半出某生。氏不敢挟为己货，自纺绩舂爨，以及收场治圃，无不尽瘁；视姒又加劳焉。一日，某生归，氏谓之曰：「尔在省安乐，予在家劳苦，盍买一婢，少代我乎？」某生与之十金。氏因持谓其姒曰：「念娣岂堪伏役者哉？顾思叔尚未有室，可与伯经营二三载，或可勉强娶也。」其伯常语人曰：「吾弟妻之贤，阖邑宜一二数矣！」

予尝往来濑水间，亲见其事如此。嗟乎！岂独一邑哉？是可以风矣！

李光进。弟光颜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进娶，母已亡。弟妇籍资贮，纳管钥于姒。光进命反之曰：「娣逮事姑，且尝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唐张孟仁妻郑，弟仲义妻徐，共处一室纺绩，寸丝不入私房。有所馈，俱纳于姑。临用则请取之，不问孰为己物。徐母家富不骄，郑贫不谄。郑归宁，则徐乳其子；徐归亦然。郡表其门曰「二难」。

苏少娣，姓崔氏。苏兄弟五人，娶妇者四矣。各以女奴语，日有争言，甚者闯墙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为忧。少娣曰：「木石鸟兽，吾无如彼何矣；世岂有不可与之人哉？」事四姒，执礼甚恭。姒有缺乏，少娣曰：「吾有。」即以遗之。姑有役其姒者，相视不应命。少娣曰：「吾后进当劳，吾为之。」母家有果肉之馈，召诸子侄分与之，姒不食，未尝先食。姒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来告者，少娣答之，寻以告姒引罪。尝以锦衣抱其姒儿，适便溺，姒急接之。少娣曰：「毋遽，恐惊儿也。」了无惜意。岁余，四姒自相谓曰：「五婢大贤，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为彼所笑。」乃相与和睦，终身无怨语。

袁君载有云：「家不和，多由妇构，其原又多出于婢妾。盖此辈愚贱无识，以传递他人背后之言为忠于主母。稍一听信，则必日造虚妄，使主母与人深成讎隙；而彼且扬扬得意，自昵处于心腹也。」足征苏氏四妯之相争，各以女奴语。而少娣不答女奴以告妯，女奴之语，岂遽肯已也！

迪吉录曰：「人家不和，每因妇女。盖妇女所见，不广不远。又其所谓舅姑伯叔妯娌者，皆人合称呼，非自然天属。故轻于割恩，易于修怨。非丈夫有远识，则为其役而不自觉。于是有亲兄弟子侄至死不相往来者；有无子而不肯以犹子为后，有多子而不肯与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贫，必欲供膳如一，宁弃亲而不顾，葬亲必欲均费，宁留丧而不恤者；有为小姑则潜嫂于母，为嫂妯则潜姑于夫者，事难殫述。不知我既入人家，长与此家传世，则其亲者，乃我之亲也。待舅姑处，即是儿妇待我样子；待伯叔妯娌处，即我儿妇相处家法。日与人亲厚，好恩情，好礼数，岂不快活？！终日与人作对，赤面拌舌，懊恼争竞，有甚佳趣？要不过放宽些肚肠，时带些忍耐，略让些便宜，就人人和好矣！我以好意待人，人必知；一时不知，过后必知。纵彼人不知，旁观诸亲感我盛德，亦必加亲加敬于我也。但要实心相爱，积久自能感动，不可以我有好意，遂责望于彼。一不见答，而遂谓好意无用也。盖感动自有渐尔。」

福建漳浦卫氏，妯娌三人，最不和顺。日诟悖相胜，各以恶言唆斗其夫。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昼轰雷一声，化为牛羊犬三畜，惟头面不变。雷神现于空中，观视良久而后隐。三畜见人，口不能言，惟低头垂泪而已。久之方死。时陈瀛为令，图形刻传其事。（以上辑妯娌）

邹 僎，宋人，继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荆氏，继母恶之，饮食常不给，僎私以己食继之。母苦役荆，僎必与俱。荆有过误，僎不令荆知，先引为己罪。母每扑荆，则跪而泣曰：「女他日不为人妇耶？有姑若是，吾母乐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日蹙忧女之眉耶？」母怒，欲答僎。僎曰：「愿为嫂受答，嫂无罪。」母徐察之。后适为士人妻，归宁，抱数月儿，嫂置诸床上。儿偶坠火烂额，母大怒。僎曰：「吾卧于嫂室不慎，嫂不知也。」儿竟死，嫂悲悔不食。僎不哭，

为好语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梦凶，儿当死，否则我将不利。」强嫂食而后食。卒劝母成慈。僕尝病，嫂为素食三年。僕五子，四登进士。年九十三而卒。

欧阳氏，廖宗臣之妻也。嫁甫逾年，而舅姑死于疫，遗一女闰娘，纔数月。欧阳适生女，同乳哺之。又数月，乳不能给，乃以其女分邻妇乳，而自乳闰娘。二女长成，欧阳于闰娘每加厚焉，女以为言。欧阳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无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愧悟，诸凡让姑，而自取其余。宗臣后判清沔，二女及笄，富贵家多求己女。欧阳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爱吾女乎？其问诸邻人。」卒以富贵家先闰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妆奁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终其身如是。闰娘每谓人曰：「吾嫂，吾母也。」欧阳歿，闰娘哭之至呕血，病岁余。闻其哭者，莫不下泪。（以上辑姑妯）

鲍宣，汉渤海人。娶妻桓氏，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读，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贱妾执侍巾栉。既奉承君子，惟命是从。」宣答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着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

先辈有云：「余尝见娶富室之女者，骄奢淫佚，动笑丈夫家之贫，务逞华靡以图胜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臧获，置弗预闻。曾几何时，而奁橐俱罄。其夫始虽得沾余沫，而举动受制，笑啼不敢，并为其下而不辞矣！」若少君之谦顺，鲍宣之志节，得数数见哉？

刘廷式，定邻女为婚。俄入太学，越五年登第。及归，则定婚女双瞽矣；家又不振。廷式涓日成礼，女家辞曰：「女子已为废人，何可奉箕帚？」廷式竟娶之，生二子。及倖高密，盲女得疾死，廷式哭之哀。时苏轼为守，慰之曰：

「予闻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爱从何生？」廷式曰：「某知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盲。若缘色生爱，缘爱生哀，色衰爱绝，于义何有？今之扬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为妻耶？」苏为叹服。盲女所生二子皆登第。

文绍祖，福州人。有子，聘柴氏女。寻柴女中风，绍祖欲更之，其妻怒曰：「我有儿，当使顺天理，自然长久；悖礼伤义，是为速祸。」即娶柴女为妇。次年，子即登第；柴氏风疾竟痊。生三子，皆登第。

全副道理，几句朴实话头说尽。

南昌有李某业木，段某业针，刘某业星命。俱以嘉靖岁饥，迁湖省金沙洲，比邻亲戚，至厚也。李有侄名乔者，依于叔，工文章。刘视其命当显，为作伐，聘段女。隆庆庚午，乔当应试，欲娶女偕归，而段妻忽中变，谓富贵未可期，奈何舍爱女远适乎？遂以假女代行。乔与刘媒，皆不知也。乔归，即联捷。擢守成都，过湖省，馈遗段父女甚厚。段女适萧氏子，习为贱工，日至贫瘁，私羡膺者荣显，郁愤而死。

汉王骏，为少府，丧妻。或劝其更娶，骏曰：「昔曾子丧妻不娶，其子元请焉，曾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杀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遂终身不娶。吾德非曾子，子非曾元，亦何娶为？」

凡人之丧偶，多在中年。其继娶者，耽少姿，入巧言，缠爱狃情，牢不可拔。妻计日行，夫势日削，因而惨酷遗孤，甚至亡人之家者多矣！魏管宁丧妻，亦不娶。或问之，宁曰：「每省曾参、王骏之言，意尝嘉之，岂违其本心哉？」

房氏，太守湛女也。年十六，归魏溥。溥疾病，谓曰：「死不足恨，恨汝少，吾母老家贫，子蒙稚无托耳。」妻泣曰：「妾承先人遗训，事君子，义在

偕老，今如此，命也。太夫人在堂，弱子襁褓，妾岂以年少抱长往之恨乎？」溥卒，将敛，房刑左耳投棺中，曰：「相期泉壤矣！」姑哭抚之曰：「妇何为若是？」对曰：「妇年少不幸，虑父母未谅至心，欲持此自誓耳。」时子緝，生未十旬。鞠室内，不出户，终身不听丝竹，不预宴席。训子有母仪，后成名，为济阴守。疏母苦节，特封夫人。

郑朝议之从子，娶陆氏，伉俪甚绸缪。郑尝于枕席间谓陆曰：「我不幸死，汝毋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陆曰：「要期百年偕老，奚为出此不祥语？」居数年，郑感疾。临终，与陆对父母腹申言之。陆俯首悲泣而已。郑死，陆竟携赀改适曾工曹。一日，昏暮独坐，恍见一卒投书。视之，则郑手笔也。词曰：「十年结发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连暮以相欢，俸有余而共聚。忽大幻以长往，慕何人而轻许。违弃我之田畴，攘赀财而遂去。不惜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义不足为人妻，慈不足为人母。吾已诉于上苍，行对理于幽府。」陆愧骇流汗，未几而卒。

裴章，河东人。幼随父裴胄，镇荆门州。有僧昙照者，客其父所，能知休咎，甚重章，言其官位过于父。弱冠娶李氏女。数年，父移镇太原，章从职焉。弃妻于洛，过门不入，别有所挈。李氏自感薄命，褐衣髻髻，读佛书，饭蔬食。一日，僧复至太原，与章叙旧。僧一见惊曰：「贫道十年前，曾言郎君必贵。今削尽，何也？」章自以薄妻启之，僧曰：「夫人生魂诉上帝，以罪处君矣！」旬日后，为其下所杀。

史堂，微时已娶。及登第，遂恨不得宦家女为妻。因日睽隔，其妻郁郁成疾。数岁，堂不一顾，妻深饮恨。临终，隔壁呼堂曰：「我今死矣，尔忍不一视耶？」堂终不顾。及妻死，心不自安，乃谋压胜，束缚其尸而殓。是夕，妻托梦与父曰：「女托非人，生怀愁恨，死受压胜。然彼亦以女故，禄寿皆削尽矣！」明年，堂果卒。

迪吉录曰：人生莫作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彼其离亲别爱，生死随人，所主惟一夫耳！饥不独食，寒不独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我父母。一遇远旅之商、游学之士，孤房独处，寒夜铁衾，岂易受哉？一旦富贵，姬侍满前，罔念结发，恐惧与汝，安乐弃予。噫嘻！何待人以不怨也。长舌之妇，恣志凭陵，失行之女，忘身撒泼，固宜已矣。若乃事舅姑、睦妯娌、和姑叔，以及前后嫡庶间，人各有心，众皆为政，其于忧烦展转，忍辱吞声，殆未可言。而衣食不充之家，最夜无炊，针黹自活，种种艰苦，又有不能殫述者。岂其终身望我，甫得出头，遽中道弃之，其情理谓何哉？

洪武中，京师有校尉，与邻妇通。校尉夫出，入门登床，夫复归，校尉伏床下。妇问夫：「何故复回？」夫曰：「天寒，思汝熟寝，恐伤冷，来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尉念彼爱妻之至，乃忍负之，拔佩刀，杀妇去。有卖菜翁供蔬妇家，邻里执而抵之。狱成，将弃市。校尉出呼曰：「妇是我杀，忽累人。」上闻之，曰：「杀一不义，生一无辜，可嘉也。」释之。（以上辑夫妻）

慈教类

柳公绰，字子宽，唐京兆人。世为名家，最有家法。每平旦，诸子皆束带晨省于中门。公绰出至小斋，决私事，接宾客。与弟公权及群从弟再会食，皆不离小斋。烛至，命子弟执经史，躬读一过，乃讲议居官治家之法。或论文，或听琴。人定，然后归寝。诸子复昏定于中门。凡二十余年如一日也。岁饥，饭不过一食。诸子平时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为丹州刺史，以学业未成，不听食肉，吾不忍忘也。」尝居外藩，子来省，郡邑不之知。夫人韩氏，亦最严整。常以熊胆为丸，令诸子学舍含之，以资勤苦。公绰卒，子仲郢一遵其法。事叔父权如事父。非甚病，见公权，未尝不束带。出遇于路，必下马端笏立，候过，乃敢上。公权暮归，必束带候马首。三为大镇，无良马，衣不熏香。公退必读书，私居未尝不拱手。郢子玘，复述家训以戒子弟曰：「凡门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有失，得罪重于他人，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此所可畏

也。门高易骄，族盛招忌。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隙，众指乘焉。此所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学加勤，行加励，仅得比他人尔。」

吕希哲，字原明，正献公公着长子。正献公家居，简重寡默，不以事物经心。申国夫人，性严有法度，教子事事循蹈规矩。祁寒暑雨，侍立终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带以见长者，虽甚热，在父母前，不得去巾袜裤。出入不得入茶坊酒肆。市井里巷之语、郑卫之音，未尝一经于耳；不正之书、非礼之色，未尝一接于目。有焦千之者，方正士也，正献公延之使教诸子。诸生小有过差，焦端坐竟日不与语。诸生恐惧畏服，焦方略降辞色。时希哲方十余岁，内则正献公与夫人教训如此之严，外则焦先生化道如此之笃，故德器成就，大异众人。

颜光衷有云：「凡家世茂盛者，必以仁厚 谦谨立教，故能保世滋大，不为造物所忌。有父兄令仪令范，而子弟渐以趋时、渐以轻脱，便是渐以衰替之道。然亦由少年不早教，使成性子来，故大来教，不若小时教。教贫家儿，稍宽犹可；教富贵子弟，切须痛绳。何则？彼其骄贵痴养，颐指气使，种种已积之胸中，非严父良师共加追琢，鲜不败也。乃有一种人，极知要子弟学好，一时上心，便急厉迫切，严挞毒楚，顷刻欲其成器。一旦放下，便任其悠悠荡佚，夷然不复记忆。如此岂能有成？不知教子弟全同养子弟一般，不可宽懈，而又不可性急，必须依规蹈矩，循循渐进，使之日就检束，而全然不觉其苦，自然成得好人。又有一种人，只思教子弟作文，而不教子弟作人，所学止知有章句吟诵，且时常以声色货利、权焰威宠激其读书志气，而自以为善教也。就使遂志居官，必傲桀贪婪，思以偿其初愿。名厕衣冠，心忘礼义，曷足贵乎？苟未能然，即为下流不肖人也。君子爱子，但教之以孝弟忠信其日用持循，则惟习之以小学洒扫应对进退揖让之节，以默化其乖心戾气，使之鞭向入微。夫然，故才高学瞻者，固可望之辅主庇民；即才学钝劣者，亦自成一端人善士，于以寔炽寔昌何有哉？」

程母侯夫人，大中公恂之妻，明道、伊川之母也。事舅姑尽孝，治家有法，而性谦顺自牧，虽小事，必禀之大中公而后行。不喜鞭扑侍婢，或诸子小有呵

责，必戒之 曰：「贵贱虽殊，人则一也。」怒仆妾之色，惟恐有伤；独诸子有过，小则诘大则请命于大中公，必求其改而后止。尝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过，则父不知，而无由以正之也。」母生男六人，所存惟二，珍惜非不至矣！纔数岁，行而或踣，家人急前扶抱，恐其惊遽。母未尝不呵之曰：「汝若安徐，宁至踣乎？」饮食 常置之坐侧。尝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称欲，长当何如？」与人争忿，虽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故二程夫子少时，便于饮食衣服一无所 择，绝无恶言骂人。及长，遂成大儒。

颜氏家训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 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当抚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此及数岁，可省笞罚。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云为，恣其所欲，无故叫号，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轹同辈，不知戒约，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则曰『小未可责。』 宜诫反奖，宜诃反笑。至有知识，谓法当尔。骄傲已习，方复制之。捶撻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亦可惜哉！」

刘忠肃公摯儿时，父居正督课极严，动必绳以规矩。或谓曰：「君止一子，独不可少宽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忍纵也。」

家训又曰：「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撻惨其肌肤耳。当以疾病为喻，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思勤督训者，岂愿苛虐于骨肉乎？诚不得已也。」

司马温公尝语人曰：「光幼时弄胡桃，女兄年亦尚小，欲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代光脱之。女兄来问，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之，呵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

长者言云：「凡小儿嬉戏，杀蝶蝇虫蚁之类，俱宜禁之。非惟伤生，亦将炽其杀心，长大不知仁恕。」同一慎微之论。

陈了翁，日与家人会食，男女各为一席。食已，必举一话头，令家人答。一日问曰：「并坐不横肱，何也？」孙女方七岁，答曰：「恐妨同坐者。」

李亦人曰：「凡人日用行常，及古人单辞片语，皆有一至理寓于其间，特习而不察，遂视之贸贸耳。若为父兄者能处处指点，俾为子弟者在在思惟，道理有不日熟，见解有不日开乎？」

王沂公教子弟，求馆宾必博学善士。或谓：「发蒙何必尔？」曰：「先入者为主。」

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曰：「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乌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难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讽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也。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若牢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讎而不欲见。规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明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作，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礼貌习熟，德性坚定矣！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

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使其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綢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舒其心意。久则义理浹洽，聪明日开矣！」

陈 几亭，龙正，有子曰略，时年十二，以扇请书。为书之云：「问：『如何是孝弟？』曰：『父母言语，逐句遵依；兄弟姊妹，从不争斗，此名孝弟。孝弟之人，自然 合家喜欢。』问：『如何是惜福？』曰：『人人爱惜，不轻怒骂；物物爱惜，不忍破坏，此名惜福。惜福之人，自然寿命延长。』问：『如何是勤学？』曰：『读书 时不带白相，白相时常带读书，此名勤学。勤学之人，自然科名易就。』

【注】白相：俗谓嬉游曰白相。~ 出版者注~

浅浅说给，最与童子相宜。其所训举业数 则，尤切中学者之病：「精神散，无微弗败；精神聚，无巨弗成。散不特宴安游戏，如一日之内，既读经，又欲翻史，又欲观世说小品，又欲作时艺，头头涉猎，便 色色粗疏，此亦精神散也。后生习某经，且熟玩某经；习举业，且专心举业，不必以学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杂，其成立当在高才博学者之前。异日读一书， 必得一书之用；为一事，必奏一事之功。博才泛滥，将貽后悔；况才短而效为泛滥，是少壮空努力也。与无所用心者同归。读书不可有欲了心，纔有此心，便只向背 后白纸上，去了无益。须是紧着功夫，不可悠忽。又不须忙，小作课程，大施工力。如读得二篇，只读一篇；却于一篇中猛施工夫，仔细理会，徘徊顾恋，如不欲 去。如此，即没有记性人亦记得，绝无识见人亦理会得。聚谈极害功程。凡年少喜谈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无一点为己意思。或骋其记诵，或恣其臆见，似乎颖悟 过人，锋辩可爱，其实胸中都不领会，百难一成者也。今汝辈读书，除饭食之暇、散步少顷，余时则各安几席，以静观为贵，以默想为神。遇有疑义疑字，特置一小 册，挨编日月，逐时登记，饭后相对，一一参考。既明了者，随即勾去；余俟多闻广记之士，乘便请教。如此，则实实扩充进益，比相聚闲谈者霄壤矣！早成者，大都一顿奋发；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岁颇发英慧时，笔锋正锐，墨

气正鲜，勤观勤作，常如临试，约半纪可登作者之堂。每见士人常年优游，临场数月方自鞭策，迨不能及，锻羽而止：优哉游哉，又仍故辙。如是者数科，每科用功半年，亦总有二三载勤劬矣。只因不并在一时，终于不熟不进；较一顿并用，愚智天渊。」此说出钱龙门，深切晚成之病。吾恨闻此迟二十年！汝辈幸早闻之，讎甘明犯？况少年心不涉俗，专功最易；长而鲜涉俗者能几人？日涉俗而日超然者，益无几人。劳半功倍，必然之理。目前延缓，曰暂且无害；岂知日复一日，倏尔岁年，望后堪惧。抚今能不惜哉？

朱文公教子曰：「事师如事父，凡事必咨而后行。朋友年长以倍，丈人行也。十年以长，兄事之。年少于己，而事业贤于己者，厚而敬之。居处须是恭敬，不得倨肆傲慢。言语须要谛当，不得戏笑喧哗。凡事谦恭，不得尚气凌人，自取耻辱。不得多饮，荒思废业。亦恐言语差错，失己忤人，力当深戒，不可言人过恶，及说人家长短是非；有来告者，勿答。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记录之。见人好文字，则借来熟看。或录而咨问之，思与之齐而后已。」此可令初学者佩服。

谢贺与宾客谈人之长短，其母在屏后闻之，心甚怒。客去，笞责一百。或劝之曰：「臧否亦恒情，何责之重也？」母曰：「孔子爱兄女，必取三复白圭之士妻之(注)。今我独有一子，乃出语妄议人之长短，此岂保身之道？」因涕泣不食。贺惧，痛自改悔，卒为名儒。

【注】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集注：诗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南容一日三复此言，事见家语，盖深有意于谨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废；邦无道，所以免祸。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出版者注~

鬼谷子云：「口可以饮，不可以言。」是制之使不言也。程明道云：「德进，则言自简。」是自然能寡言也。朱晦翁云：「觉言语多，便检点。」是言而可不至失言也。昔人谓人生丧身亡家，言语占了八分。贺若弼父敦为宇文护所

害，临刑，呼弼谓之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人之爱子，常有过于爱其身者，但逊此母几先之识耳！

沈文端家居，将律例中极轻条款尽数摘出，与家塾子弟闲中讲解，使彼知世俗所谓无伤者，皆法之所不能为也。而懔然不敢肆矣！甚为检身一助云。

韩山子云：「吾人生于世间，士农工商、男女贵贱，日用祇有二路：曰礼、曰刑。出于礼，则入于刑，更无别径容身。可不慎诸？！」

胡文定公安国，子弟或出宴集，虽深夜不寝，以俟其归。验其醉否，且问所集何客，所论何事，有益无益。以是为常。

规家日益曰：「世人有虑子弟血气未定，而酒色博弈之事，得以诱其失德破家，则拘束之。严其出入，绝其交游，致其无所闻见。朴野蠢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窦顿开，如火燎原，不可扑灭。况拘束既久，无所用心，私下密为不肖，与外游何异？不若出入程以时候，游接尽是端人，其事之不肖者，耳闻目见，自能识破，不为小人所摇荡矣。」

又公家至贫。然「贫」之一字，于亲故间，非惟口不道，手亦不书。尝戒子弟曰：「对人言贫，其意将何求？汝曹志之。」

安贫者，不自觉其贫，即真贫者亦不肯自言其贫也。惟不贫而求富无厌者，乃惟见己之贫而常言之，其人品卑鄙已甚；又有一种人，欲诉己之贫，而更张人之富以形之，其心术益不可问矣！

疏广为太子傅，受赐金归，日卖金置酒，与族人故旧娱乐。或劝为子孙立产业，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有旧田庐，令勤力其中，足供衣食。复增以赢余，祇教其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富

者，怨之府也。吾既无以教子孙，不欲益其过而招怨。并此金者，以惠老臣耳；吾与族党共享以尽余年，不亦可乎？」

昔贤有云：「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举而措之一家之人，谓之产业；举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谓之冤业。以事业作产业，人怨之；以产业作冤业，天殃之。」乃古人于人怨，尚避而不为，今人于天殃，竟趋之若鹜矣！昔贤又谓非分得财，是留冤债与子孙偿，留冤债与子孙偿，尚自以为爱子孙乎？

宜兴万古斋公吉，子士亨、士和，同举进士。贻书戒之曰：「愿若辈为好人，不愿若辈为好官。」

嗟乎！为好人与为好官，竟不并行若此哉！古者论贤授职，其所谓好官者，好人也。自世以制举取士，而士之所日从事者，不复求之道德仁义，而徒习之学庸语孟。夫学庸语孟者，诚圣贤教人为好人之方也，而士子举以为朝廷，用我为好官之资。读一章一句，必不曰此义理如何行，而惟曰此文字如何做。言及于为好官，则津津然有喜色；言及于为好人，则淡然无味；往往有迂怪而诋毁之者。复何望登仕以后为好官而为好人哉？然诚以好官而为好人，比寻常好人当不啻十倍；若不为好人而惟求为好官，更藉为好官以为不好人，天下事尚可言哉？尚忍言哉？

泰和罗文庄公，兄弟叔侄相继登朝。每谓子弟曰：「势位非一家物，须要看得破。」后以冢宰归养。仲子谒选，乞书贻当路，图仕南方，以便省问。公曰：「数字不足惜，惜认『义命』二字欠确耳！平生训汝谓何，而有是言！」竟不与书。

韩亿知亳州，次子为西京判，谒告省觐。公喜，置酒召僚属，俾诸子隅坐。忽问西京有疑狱奏献者，其详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诟曰：「汝倖貳

一府，事无巨细，皆当究心。大辟尚不能记，则细务不举可知。」必欲撻之，众宾力解，方已。

为朝廷成得好臣子，为百姓成得好官府，就家言之，则为「慈教」。究其量之所至，则功德莫大于此矣！若夫为善积德，而子孙享之，岂非「慈」之最深者乎！立身行己，使可作楷模，岂非「教」之最切者乎！此又原本之言，爱子者所尤当加意也。

隽不疑，为京兆尹。于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有无平反，活几何人。如多所平反，母喜笑异他时；或无所出，母怒为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陶侃，母湛氏。世贫贱，侃就学，母纺绩给之。侃少为县吏，监鱼梁。以鲊遗母，不受。责之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为悦乎？是增吾忧也！」后侃所至，以廉干称。

财非从天降，不由地出。夫仕宦而多财，非取之于官，即取之于民也。崔玄晖为郎，其母卢氏诫曰：「吾见姨兄辛玄驭云：『子姓仕宦，或闻贫不能自存，此好消息；若闻货财充足，裘马轻肥。此恶消息。』吾以为确论。比见亲表中仕宦者，多财以奉亲，而亲竟不问所从来。必是俸禄余赀，诚善；如不然，与盗贼何别？纵免大咎，独不内愧于心乎？」又一陶母哉！

杨士奇，为四朝元老。而其子杨稷，怙势行恶。士奇溺爱之，不及知。或以实告者，则以为诬而疑之，其谏其善者，则以为实然而喜之。由是稷恶日甚，致干上听，乃付法司。而特旨慰士奇曰：「卿子既乖家训、干国纪，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处。」士奇感泣，乃论其子杀之。

姚若侯云：「嗟乎！杨公，聪明慎密人也。而稷能使之溺爱而不知，是其才必有大过人者矣。凡权贵子弟，不幸而不才，征歌买妓，纵酒呼卢，其祸止于败家。尤不幸而有才，其智术足以结纳官府，豪华足以延致宾客，聚敛足以增

置田产，而专于收养奸猾以为爪牙，攫取小民以恣鱼肉，其父兄且倚之为家干，同辈且羨之曰能人，一旦祸至，则杀其身而危其亲矣！若转其才而善用之，则国之贤能、家之麟凤也。」许氏家则云：「生子质敏才俊，可忧勿喜。便当豫加防检，陶习谦厚，禁绝浮夸诞傲者与之游处，庶可成远大之器。」陈几亭云：「累盛之家，子弟多浑厚。忽生一雕巧自喜之人，衰象萌矣！」知言哉！

芒山有盗，临刑，其母来诀。盗曰：「我今死矣！愿得我母乳头一含。」母乳之，盗啮断乳头。血流，母死。盗对众曰：「我少时无知，偷得一禾一菜，我母见而喜之，遂积渐做贼，以致有今日也。」

此种爱小便宜光景，村媪每时有之，其子自多不肖，或幸未至盗耳。然今富贵之家，多有见其子儇薄而喜其聪明，见其骄纵而称为官样，皆盗母类也。幸推类可也！

宽下类

陶渊明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遗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此亦人子」，全从己之以力给子为自爱其子说来，十分体贴近情。「亦」字如此下落，后人截来实用，遂几忘此原委。鲁文恪公铎为举人时，远行遇雪，夜止旅店。怜马卒寒苦，令卧衾下。因赋诗云：「半破青衫弱稚儿，马前怎得浪驱驰。凡由父母皆言子，小异闺闾我却谁。事在世情皆可破，恩从吾幼岂难推。泥涂还藉来朝力，伸缩相加莫漫疑。」腹联亦用此语。文情既好，厚道更确可传。

杨诚斋夫人罗氏，年七十余，寒月黎明即起，诣厨作粥，令奴婢遍饮，然后使之服役。其子东山启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

也。清晨寒冷，须使腹中有火气，乃堪服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饥人子以哺吾子，是何心哉？」三子皆登第。

颜光衷曰：「奴婢亦人子，少于我者惟钱耳。以乏财故，委身于我。业已颐指气使惟吾命矣，又从而残忍之，酷虐之，责所不堪。已又饥寒之，锢蔽之，使穷愁无诉。至妇女虐婢，有炮烙夹指之刑。然多起于妒根。谁致之纵之？则丈夫不得辞其责矣！亦思一般出世，我得如是，彼竟如是。使我投入穷胎，得免此光景耶？试设身思之。」

昔有卖男女诗二首，一曰：「养汝如雏凤，年荒值几钱，辛勤当自爱，不比在娘边。」又曰：「哭尽眼中血，泪洒身上衣，业缘如不断，犹望梦来归。」词甚凄惋，读之惻然。

魏齐谦之子道让，好施贍恤，言语无亏。家居仆隶，对其儿女，不挞其父母。生二子，便免其一。僮婢不施重刑。每谓家人曰：「此辈俱禀人体，纵极愚顽，从容教道，自然晓悟，何忍动加鞭挞？」

袁氏世范曰：「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资多愚，作事舛错违背，不会有便当省力之处。又性多忘，嘱之以事，全不记忆。又性多执，所见不是，自以为是。又性多狠，轻于应对，不识分寸。所以致主于使令之际，常多咄叱。其性不改，其言愈辩，其主愈不能平，于是有以轻罪而忽致重责者矣！为主者于此，当云：『小人天资之愚如此。』宽以处之，多其教诲，省其瞋怒，则婢仆可以免罪，主人胸中亦大安乐省事多矣。」

座右铭云：「凡使僮仆，耳聋其半。先顾饥寒，后从呼唤。置腹推心，合离萃涣。情恕才原，人子可念。得使且庸，可疑则换。勿妄鞭挞，致生他患。」

沈心松，袁了凡之姑夫也。了凡叙之，有曰：「公为人乐易，未尝口道人过。与人语，煦煦惟恐伤之。怒詈之声音颜色，不加于婢仆。尝赴宴浦氏，夜

深，仆从皆醉，公自操舟而归。既登岸，命诸仆之妻，各扶其夫安寝。及旦，公未起。吾姑袁夫人促之曰：「汝何独今日晏起乎？」公曰「恐诸仆见我而惭。且俟其下田作业，吾徐起未晚也。」我姑亦厚德，未尝疾言遽色。予偶作厨中半晌，见所行三事，不愧古人。时表兄有疾，姑亲携好酒一碗置桌上。仆文成自外入，覆之于庭。姑询其故。曰：「我将谓茶耳！」姑曰：「汝不知，原无过。自今凡事当仔细，千粒米难成一滴酒也。」其人愧悔可掬。盖耿耿数言，严于捶楚。又有小童持盘，尽覆厨下，其母自责之。姑望见，急止之曰：「此非故意，何得责之？但弃其碎者，勿留以伤人之足，可也。」一田保附舟问病，姑为具酒食，且送舟金；复度所送二物，加厚答之。语予曰：「贫人问病，大是好心，岂可令其折本吁！」片时所见，皆中伦虑如此。」生子科、孙道原，皆登进士。

唐阳城，尝绝粮，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阳怪其不还，与弟迎之。未醒，乃自负以归。及醒，谢罪。城曰：「天寒而饮，何责焉？」与公事若相类。然公煦煦之意，但觉宽和，而城未免纵弛矣！若夫人所行三事，何其厚也。然平心思之，事理原祇合如是。且其中有许多节制在，与矫情市宽者不同。陆文定公树声云：「大凡臧获，当御之以正，抚之以恩。平居则恤其饥寒，轸其疾苦。使令则均其劳逸，程其勤惰。如此则感恩知劝，无不尽心矣！」最得御下之体。

按格所称宽下，盖为寻常服役者言之耳。若夫宦家豪仆，倚势作威，呼僮引类，横行街市，渔利撒泼，肆毒乡村，隶胥串为羽翼，簿尉凭其指挥。遂使乡愚小户，忍气吞声；即远族疏亲，亦屏息侧目。为主者当着意防闲，痛加惩究。苟执宽下人之常说以优容之，是蹈纵豪奴之大恶而不自知也。予统为之说曰：「失误愚戇之罪，可原也；豪悍狡黠之罪，不可宥也。得罪于己，可宽也；得罪于族亲乡里，不可恕也。」庶折衷之法云。

松陵计举人有仆，家累三千金，将死，子方十岁，请献其半于主以保孤。举人曰：「我受之无名。但汝下人，而致富若此，岂无刻事？且享福过分，致

损尔寿，安能善后？当以半为汝子种德耳。」仆感泣长逝。主人尽散其半，行种种方便事。延名师，与己子同学。后仆子与己子同科。

胡子远之父，唐安人，家饶财。尝委仆权钱，得钱引五千缗，皆伪也。而其仆旋死，家人欲讼之。胡曰：「干仆已死，岂忍使其孤对狱耶？」或谓减其半价与人，尚可得二千余缗。胡不可，曰：「终当误人。」乃取而火之。其家暴贵。

司徒马森之父，年四十始得子。生四岁，眉目如画，夫妇宝若拱璧。一日，婢抱之出外，从高处失手跌下，伤左额而死。马公见之，即令婢奔匿，而自抱死儿入。曰：「吾自误跌死者。」妇惊痛，撞公倒者数次；索婢挞之，无有也。婢走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吁天，愿公早生贵子。左年果生子。左额宛然赤痕，即司徒也。

子既死矣，虽杀婢，岂能复生哉？然一时哀痛之深，决不肯作是解也。真人情所难！

刘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间。修德不耀，家甚富。利人之财不及怨，施人以惠不望报。有善相者谓曰：「更三年，子大限至矣！如何？」元溥涕咽曰：「夫寿夭，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虽不寿，而德厚，度量尤宽。且有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灾，犹享爵禄，而况于寿乎！」相者行。元溥乃为身后计，将以女适人，求女奴资嫁。买得一婢，名兰荪，风骨姿态不类贱流。元溥诘其情，久乃对曰：「某代为名家，居本河洛。先父卑官淮西，遭吴寇跋扈。缘姓与寇同，疑为近属，身委锋刃，家仍没官。以此淹沈，无处告诉。骨肉俘掠，不可复知矣！贱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又及此。」言已潸然。元溥太息曰：「夫履虽新，不加于首；冠虽旧，不践于地。汝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吾若不振拔，神明必诛。」询其亲戚，则外氏刘也。乃收为甥，以家财五百缗，先其女而嫁之。后数日，梦一绿衣怀简者谢曰：「予兰荪父也。感君厚恩，知君寿限将尽，已力

请于帝，许延二十五载，富及三代子孙。」元溥犹未甚信。后相者复至，迎而贺曰：「君寿延矣！是有阴德动于天者。」元溥始以兰荪父之言告。

按格：「占用良家流落子女，百过。」盖良家流落，多由其祖父不幸，适遭冤横使然；或由其祖父作孽，子孙受报所致。夫冤苦固所当恤，即孽报亦自堪悯。且极盛之家，必有衰时，苟非常修积，代代滋培，一朝凌替，为奴为婢，亦非甚异常事也。世乃视为固然，而下贱指使之。或且矜为异种，而故狎昵玩侮之。其情理谓何哉？

宪副项希宪，原名德棻。梦己为辛卯乡科，以污两少婢，被主科名神削去。遂誓戒淫邪，力行善事。后梦至一所，见黄纸第八名为项姓，中一字模糊，下为原字。旁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名梦原。壬子中顺天乡试第二十九名，会试第二名，殿试二甲第五名。疑梦中名次之爽，徐悟合鼎甲数之，恰是第八。

姚若侯云：「嗟乎！污婢者，其势顺，其事易，人几以为家常茶饭矣。乃主科名之神，如是之严刻，何耶？不知人家家政不肃，家道不和，强半由此。盖人贱则逢迎必工，地近则口舌多有。或妒妻鞭撻以伤生，或悍仆反唇而叛主。况负妖淫之质。处骨肉之间。至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交迷而荐寝。伤风败检，所不忍言。」愚谓此论诚深悉其害矣，疑未见所损于阴鹭也。吾友吴振夏云：「按格：恃财淫人妻者，百过。恃家主之势以行无礼，使彼夫先无完体之妻，其恃其淫，不更甚乎！且主号义父，婢称义女，顾名思义，尤宜悚然。」看来于理于情，凿凿不可。神人之严刻，不亦宜乎！

劝化类

郭泰，字林宗，好奖借士类，多所成就。茅容避雨危坐，劝令就学。孟敏破甑不顾，泰以为有分决，亦劝令学。拔申屠蟠于漆工，识庾乘于门卒。其余或出屠沽士伍，因泰奖进成名者甚众。贾淑性险仄，为里邑患。泰遭母丧，淑

来修吊。既而孙威直后至，见泰受恶人吊，不进而去。泰遽追谢曰：「贾子原诚实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故吾许其进也。」淑闻感愧，卒为善士。后党祸作，名士俱被祸，而泰以隐恶扬善，独免世网焉。

何慎吾曰：「凡恶之初作，只缘一念之差，未必不可劝禁；恶之既炽，犹有一念之明，未必不可解救。但世每拒绝如讎，而渠亦趋死如鹜。及沦罔赦，悔恨无及。任世道之责者，所当引为己辜，奚啻怜悯而已也。若善则人我所同得，人每妄分彼此。高者惟欲善自己出，卑者亦不欲善自人行。甚有诬词以抵瑕，阴计以败美者矣！亦知乐人善者之为善更多乎？矧能乐善者，不独诱掖于事始，奖劝于当机，善自我成者，为吾善也。即彼之善已完满，吾力能登吁，固以发潜德之光，即言可播扬，亦以鼓好修之趣，使已善者益者益加坚信，未善者闻风兴起。与人为善，君子之所以大哉！」

管宁，字幼安。尝避地辽东，公孙度设馆待之，不就，而庐山为室。邻有牛暴田，宁为牵牛着凉处牧之。牛主人惭。里中男女共汲一井，争先有斗者，宁多买汲器，置井旁待之。既闻，乃各自悔责。所居故旧邻里有穷困者，家不盈担石，必分贍救之。与人子言孝，与人弟言悌，与人臣言忠。貌甚恭，言甚顺，名行高洁。望以为不可及，而即之熙熙，能因事以导人于善，渐之者无不化焉。

庞统，字士元，性好人伦。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或咎之，士元曰：「方今雅道凌迟，善人常少。不美其谈，即声名不足企慕，而为善者寡矣！今拔十得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兴起，不亦可乎！」人服其言。

卓然自命之器，世所实难。奖诱之，无不成就；沮抑之，无不摧败。齐谢朓好奖人才，会稽孔暗粗有文章，未为时人所知，孔稚圭尝令其草让表以示朓。朓嗟叹良久，自折简写之，语稚圭曰：「此子声名未立，应共奖成，无惜齿牙余论。」虽所取止在文艺，然可为前辈汲引后进之法。

陈瓘，字此锡，性甚谦和，与物无竞，对人议论，多取人善。虽短，未尝面折，微言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奖励后辈，一言一行，苟有可取者，即誉美传扬，谓已不及。官至宰相。

王阳明先生有云：「大凡朋友固以责善为贵，然必箴规指摘处少，诱掖奖劝意多，方是。」先辈又云：「语人之短不曰直。」深足破人似是而非之见。

文征明，性不喜闻人过，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终其身以为恒。

昔马伏波诫兄子曰：「吾愿汝曹闻人有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而言也。」至龟山杨先生则曰：「口固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闻也。」与衡山所操，同出一头地。又先辈有云：「捏造歌谣，非惟不当作，且不当听。徒损心术，长浮风耳！若一听之，则清净田中，亦下一不清净种子矣！」此言最为入微。

祝期生，好讦人短，又好诱人为非。人有貌陋者，讥笑之；俊美者，调嘲之。愚昧者，诳侮之；智能者，评品之。贫者，鄙薄之；富者，讪谤之。官僚讦其阴私，士友发其隐曲。见人奢侈，誉为豪士；见人狠毒，赞为辣手。人谈佛理，目为斋公；人谈儒行，嗤为伪学。人言一善言，则曰：「渠口中虽如此，心上未必如此。」人行一善事，则曰：「这件事既做，那件事如何不做？」乱持议论，颠倒是非。晚年忽病舌黄，必须针刺出血升许乃已。一岁之间，发者五七次，苦不可言。竟至舌枯而死。

姚若侯曰：「嗟乎！期生之舌，美舌也。使竭其舌才而善用之，必能宣扬大教，劝化无边。其舌上青莲花，且弥天盖地矣！天生美才，何可易得，而竟以枯死，惜哉！夫舌有二业：恣杀物命，以供饕餮，是谓入业。恶言邪论，惑人害人，是谓出业。然入业犹曰有味存焉；若出业，则吾不知其味之所在矣！」

陈寔，字仲弓，平心率物。乡人争讼。辄求叛正。寔为谕以曲直，开以至诚，皆感动至曰：「宁为刑罚所加，毋为陈君所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不 发，呼之孙训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成性，遂至为非。梁上君子是矣！」盗惊，投地规罪。寔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此当由贫困。」遗绢二匹以归。自是邑无盗者。

刘 庄襄公璲，大父曰仲辅，自少仁恕爱物。与赠夫人初婚之夕，家尚贫，有一偷儿入室。公惊视之，乃所识人。公曰：「乃汝耶！想以贫故为此。」检夫人首饰数事给之，令去，曰：「我终不言。」其后夫人讯之，公曰：「已许不言矣！何见问？」及公歿，有一族子制衰服，头触棺，哭极哀。人疑其为偷儿，而有善行，盖愧而改也。公既以孙贵累封，后甲第不绝。

仇 览，字季智，汉蒲亭长。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吾近过元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朝忿，欲致子于不义乎！」母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元竟成孝子。

为元惜身名，又为其母惜恩谊，有此惻怛至诚，焉得不化？为陈孝行祸福，其余事也。

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争产不休，公命取一大镜，令兄弟同照之。见面庞相似，须发皆皓然，泣悟交让而出。

妙处绝不容言！

孙 洪，少游太学。有同舍生得家报，洪索观之。内云：「昨梦一神人传登科录，汝与孙洪皆列名籍中。洪名下有朱字云：「某年月日，不合，代写离书，落其籍。」洪 愕然曰：「果有之。不意上天谴责乃尔！」及试，生果中，而洪下第。洪归，访前离婚者，夫妇俱未有偶，为委曲劝导，复合之。寻亦登第。

贺 灿然，秀水人。万历间，尝以诸生从同邑御史姚思仁巡按河南。时中州大饥，灿然目击其艰，特草荒疏，力劝思仁急上请赈。思仁尝历按山东等处，持法严正，多置不法者于死。一日病瘵，被摄至冥司，群鬼索命。冥王诘之曰：「何嗜杀乃尔？」思仁曰：「御史为天子执法，此辈自死于法耳。」王曰：「居官而不体上帝好生之德，不存矜恤而草菅民命，罪孽自重，无从解免。」思仁曰：「当河南凶，某上疏请赈，所活不下千万，独不可相准乎？」王曰：「此贺灿然所为也，已注其中年大富贵矣！」思仁曰：「固也非某，即贺疏何由上？独不可分半乎？」王颌之，命吏诃散群鬼，放还。后灿然四十成进士，官至冢宰。思仁亦登八座。

姚若侯曰：「按格，化豪杰权贵者，功尤倍。盖豪杰有手，权贵有势。才势者，人中之江河也。溃而决之，怀山襄陵。若引归正道，则通舟楫者数千里；穿为漕渠，则灌田地者亿万顷。其害大，利亦大。是以三教圣人，皆急收才势之人而用之。幕宾者，名为豪杰权贵所用之大，而实可以为用豪杰权贵之人也。监司守令之幕宾，劝监司守令于善，则郡县受福矣！督抚之幕宾，劝督抚于善，则一省受福矣！部堂宰相之幕宾，劝卿相于善，则天下受福矣！且居官者，政成而万民誉之，绩奏而朝廷荣之，阳世之福报既奢，则阴司之记录亦减。幕宾则有德无名，是为阴德，其功最大。推此而论，凡为要路腹心、豪门亲戚，及挟一艺一术，游于豪贵之家者，皆可即此意而善用之。」

杨 询，性巧媚，善揣人意，怱怱之以得其欢。丹阳尹杨开，性暴横，果于决责。与询最厚，每事必访。询明知其非，不敢有所忤，一切赞美而已。开一日盛暑中，杖公吏及系囚四十余人。二人死，询犹盛称其快。后梦至一处，金紫者谴之曰：「成杨开之恶者，汝也。罪当坐汝。」数日，果中恶疾而死。

李小有曰：「杨开每事必访，犹有虚心焉。询肯一言劝导，必当有救。反称快以甚之，是杀被杖人也，亦并陷杨开矣！竟以杨开之罪坐之。冥司折狱，固为允当。」

张全义，唐人，治东都。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老幼，赐以茶彩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有田荒芜者，则集众杖之。或诉以乏人牛，乃召其邻里，责使助之。由是比户丰实，称富庶焉。

按此尚有长民之责也。若后汉京兆王丹，隐居养志。每岁农时，辄载酒骰于田间，候勤者劳之，其惰懒者耻不与。皆兼功自励，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浮荡废业者，辄晓其父兄黜责之。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治。谁谓匹夫无化俗之权哉？

士子某赴省试，文甚慊意。于僧寺访一神相士，士摇头不答。揭榜果黜，因再往问终身。相者曰：「以君骨相，岂敢相许？莫如种大阴德，或可以回造化。」士子归途自思：「我贫士也，安能济人？但我见近日为师者，多误人家子弟，我从今只留心教道，以积阴德。」后复与试，寻前相士，再问之。相曰：「君骨相全换矣！」揭榜果中。留心教人，乃莫大阴德，宜造物之默相也。

吴中塾师于明英，力学强记，甚得时名。但惟知自为，不肯讲论。时喜游览，不加检束，且善于涂饰。生徒课艺，已恒代草，冀以欺其父兄。屡试棘闱不中，晚遭退黜死，子孙无识字者。

有一友尝语予云：「骗人财者谓之拐，偷人财者谓之贼，劫人财者谓之盗。三者阳罚苟不及，阴戮必加之。为师而受人束脯，又享人供奉，而误人子弟，与此三者何异？」余谓：「三者尚专攫财耳，实无他损于人也。为师而误人子弟，其攫财损人，殆兼人矣！」然而朝廷不闻设一法以绳之者，何也？盖尊师重傅，立国规模；以贤人君子之礼优容之，亦责其以贤人君子自处耳！若阴司，则专补阳世所不及；阳法所纵，阴律每加严焉。然则于生之受报，未知如是而止否也。

嘉兴府某庠生，喜隐恶扬善，遇子弟亲友谈笑闺门事，便正色怒。因作口业戒文，垂训后学。万历年间，年迈无科学。门生多应试者，强邀之同入省。

偶出犯布政钺，因命题试文，大受知赏。为咨学宪，得与棘闱。榜发前一夕，梦其父曰：「前月有一士该中，为奸室女，除名。文昌奏汝作口业文，劝戒后进，请以汝名补之。来春还登甲榜，务益积德以报天恩。」果联捷。

宋时程一德，粗知字义，孜孜欲人为善。每遇嘉言善行，辄刊刻施人，使世警悟。一夕，梦梓潼帝君语曰：「汝有善念，诸刻俱录报天庭矣！」自此三教典藉，不学而晓；子孙悉俊拔，多高第。二程夫子，皆其后也。

黄庭坚，好作艳词，人争传之。尝谒圆通秀禅师，秀呵之曰：「公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时秀方戒李伯时画马事，庭坚笑曰：「某但空言，初非实践，岂亦欲置我于马腹中耶？」秀曰：「伯时但以想念在马，情落不过止其一身；公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罪报何止马腹？一朝绝笔，正恐入泥犁（华言地狱）耳！」庭坚悚然愧谢，自是绝笔。

按山谷以改正实录窜死，刚方铁石人也。而好作艳词，何哉？亦其生来有此种俊才，不能自遏抑耳。然用以为他述作，何遽不妙？一朝绝笔，虚心勇决可敬。世非山谷之才，而假以风流自命，艳词未审于山谷何如，泥犁知先山谷独入矣！

某郡僚，暴卒复苏，命请太守群僚至，告曰：「某被摄，见阴司主者，乞命甚哀。主者悯之，谓曰：『汝能劝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敕予再生图之。』非诸公为我遍劝百姓，不可得也。」众以为妄。过三日，复报某官死矣！守大惊，召僚属共持此戒。立一簿于通衢，劝百姓愿者书姓名。一日得数千人，望空焚之。少顷，报某官生矣！往讯之，云：「复被使者摄去，主者方怒让，有吏持一籍至云：『是劝戒食牛人姓名。』主者大喜，准延寿四纪；太守与众，俱受福无量矣！」

朱在庵曰：「吾人之戒，止于一身一家。固不若作一缘册，时为捧持，随身劝化。募缘者不费人一钱、粒粟，而应募者积福寿子孙，奚难慨许？」感应录曰：「劝百人不食牛肉者，增寿一纪。」

救济类上

范仲淹，字希文。少孤甚贫，日食菹粥一角，勤苦读书，便以天下为己任。每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尝谒相士问云：「能作宰相否？」相士云：「不也。」再问：「能作否医否？」相士讶之曰：「何前问之高，而今问之卑也？」曰：「惟宰相、名医，可以救人。」相士赞曰：「君仁心如此，真宰相也。」举进士第，为秘阁校理，博通六经。学者多从质问，为讲解不倦。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公宴如也。寻为右司谏，岁大旱蝗，奏遣使循行，因请问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恻然，命公安抚江淮。所至开仓赈之，奏蠲除弊政十余事。后参知政事，边陲有警，自请行边。麟州罹大寇，言者多请弃之。公为修筑故寨，招还流亡，蠲其租，罢榷酤予民，河外遂安。性好施与，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显时，志欲赡族，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自西帅至参大政，于其里中买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赡族人。日有食，岁有衣，婚娶凶丧有助。择族之长而贤者一人，主其计而时其出纳焉。得钱氏南园，将徙居之。阴阳家谓当踵出公卿，乃曰：「一家独贵，孰若吴中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以其地为学宫。与富郑公当国，阅监司簿之不才者，一笔勾之。富曰：「一笔勾之甚易，但恐一家哭矣！」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此又最得治体，不以煦煦为仁者。卒谥文正，赠魏国公。子纯仁，复为相；纯佑、纯礼、纯粹，俱名卿侍。

窦禹钧，燕山人。年三十无子，梦亡祖父谓之曰：「汝命无子，寿且促，当早行善事。」公为人素长者，于同宗外姻，有丧不能举者，为出钱葬之，前后凡二十七丧。孤遗女，及贫不能嫁，为嫁者，凡二十八人。故旧相知，遇其窘困，必择其子弟可委以财者，随多寡贷以金帛，俾之营运。四方贫士，赖以

举火者，不可胜数。公每量岁之所入，除伏腊供给外，皆以济人；家惟俭素，无金玉之饰、衣帛之妾。建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延礼文行之儒，以育四方之俊。其贫无供顿者，资给之。赖以成名者，前后接踵。复梦祖父告曰：「数年来，上帝以汝有阴德，名挂天曹，延寿三纪，赐五子荣显，福寿而终，充洞天真入位。」言讫，复嘱公曰：「阴阳之理，大抵不异。善恶之报，或发于现世，或报以来世，或受之子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无疑也。」公愈积阴功，以谏议大夫致仕。年八十二，别亲友，谈笑而卒。子仪、俨、侃、口、僖、皆登卿侍；八孙皆显。范文正公书其事于册，以示子孙。

善恶之报，自有现世、来世、子孙三者不同。三者错出示报，正天地之大，使人难以捉摸处。世人只看得目下，乌得无报应或爽之疑？因有积疑生惰，积惰益生疑，而为善之念不坚矣！盖善人获福，如大贾居货，岂必日日见钱；只通盘打算，决定有十分便宜。若窦公者，竟三者兼之，则亦其为善之不一端而止也。

大观中，有士人于京师铺中，见靴一双，类其父殒殛时物。问之，主之曰：「昨一官人过此，令修理者，顷当来取。」士人伫立以待。俄一马上郎至，乃其父也。取靴径去，子追呼曰：「吾父何忍无一言教我？」父回首曰：「尔做人当如葛繁。」问葛为何人？曰：「镇江太守。冥司皆设像焚香礼拜之。」遂不见。士因往镇江谒繁，具道前事。问平生何修，繁曰：「某力行善事，日或四五条，或至一二十条。今四十年，并无虚日。」士问如何为善事？乃指坐间踏子曰：「如此物置之不正，则蹙人足，某为正之；若人渴，与之杯水，皆利人事也。几微言语动作，皆有可以利益于人者。自卿相至乞丐，皆可为之。惟行之攸久，乃有利益耳。」后葛以高寿坐化，子孙富贵不绝。

朱在庵曰：「今人不肯行善，非诿之财力不足，则曰时势有所不可也。抑知时时处处俱有可为之事，自上至下，原无限量。有如是之简便直截者乎？自踏子杯水而推之，可矣！」

合上二条：范文正，贵而得行其道者也。窦禹钧，富而好行其德者也。葛繁虽任太守，然其所言善，乃至纤至悉，即贫人妇女俱可为之。故首列以为济人统概。而兵刑食三者之中，尤以济人有无量功也。虽原格所不载，亦类辑，以望慈惠官长鉴其一得。其所行一事者次之，所济一人者又次之，而以爱物终焉。

邓禹，字仲声。行师有纪，所至辄停车驻节以劳来之。父老童稚，满其车下。尝曰：「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厥后子孙侯者三十人，二皇后，显爵不可胜数。

曹彬，帅师征讨，未尝妄杀。从攻蜀，破遂州，诸将欲屠城，公不可。有获妇女者，悉闭之一第，令密卫之。洎事罢，访其亲，还之。无亲者，备礼嫁之。伐金陵，先焚香誓众：「城下之日，毋得妄杀一人。」凯旋还京，舟中惟图籍衣衾而已。合门进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句当公事回。其谦恭不伐又如此。族弟曹翰亦为将，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尽载其金宝以归。彬子玮、琮、璨、继领旄钺。祀追封王，子孙昌盛无比。翰死未三十年，子孙乞丐于道矣。

颜光衷曰：「兵主杀，而以救民止暴，则生机在焉。故能以生用杀。则功无在将上者。何也？抛一死，救万生，视寻常行善，固有不同。若以杀用杀，则罪亦无在将上者：第一、无事生事，以百万枯骨博封侯印。第二、鏖战屠杀，败则多杀己，胜则多杀敌。第三、冒杀平民，攘功首级，又军无纪律，纵其劫掠，至有木梳贼、篋机兵之谣，痛何如乎！何怪世之为将者，多不良死哉！」

正统间，邓茂七倡乱福建延平等处。张都宪楷，计擒贼首；复委布政谢都事，搜求东路贼党。谢求贼中真党之外，凡可疑及胁从者密授白布小旗，约搜路兵至，各插门首为信，仍预戒兵丁，不得妄杀；全活万人。后生子迁，状元名相。孙丕，复中探花。

姚若侯曰：「都事领兵，自是苦差。然都事，小官耳。非此苦差，安能活万人？子孙之状元探花，何自而来哉？都事积德如此，受福如此。则上而监司以及督抚，偏裨以及大将军，苟以都事之心为心，其子孙之状元探花，岂一世再世已哉？」

人不幸当乱贼窃发之际，厕身其境者，岂得自主？苟一不从，未死于官，而先死于贼矣！故胁从一项，诚为可悯。后汉虞诩临终，谓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无愧。所悔为朝歌长时，杀贼数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余年，家门不增一口。获罪于天，已可知也。」夫以虞诩之贤，而尚有冤杀之服；世之滥杀胁从以为功者，其无冥责哉？」

狄仁杰刺豫州时，越王兵败，其党二千人皆论死，仁杰释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陈，似为逆臣申理；不言，且累陛下钦恤至意。表成复毁，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恶，诬误至此。」诏得谪戍边。囚出宁州，父老迎劳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与哭碑下，三日乃去。

言言嗫嚅畏慎，自然使之倾心入听；若侃侃执理极谈，恐反未必从也。

建州章太傅，妻练氏，素有贤德，智识过人。太傅出兵，有二人违令，欲斩之，练氏密使亡去。二人奔南唐为将。后攻建州，州破。时太傅已死，二将重以金帛遗练氏。且以二白旗授曰：「吾将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门，吾戒士卒勿犯。」练氏返金帛，并旗不受。曰：「君幸念旧恩，愿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与众俱死耳，不愿独生也。」二将恐亡练氏，又感其言，遂止。夫人所生八子，皆登第。

大慈悲，真胆智，须眉男子尚且难之！

刘大夏，为车驾郎中。成化间（或言宣德时），有人言先朝遣郑三保至西洋，获宝无算。上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时项忠为尚书，使吏检旧案。

刘先入，检得藏之。项笞吏，令复检；三日不得。刘终秘不言。会有谏者，事遂寝。后项诘吏，以库中案卷，焉得失去？刘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万计。纵得珍宝，何益？旧案虽在，亦当毁之。尚追究有无耶？」项降位再揖而谢。指其位曰：「公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属公矣！」刘果至其位。

后又议征安南，传旨索永乐中调军册籍。公尚在前职，故匿其籍，不以予。尚书余子俊，为榜吏至再。公密告曰：「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余乃悟，力阻其事。两次匿籍，不知阴救多少生灵。何等智术胆气！他人纵有此仁心，岂能有此妙用？洵乎做好人不可无才！

王韶以取熙河功，致位枢密。晚年悔之。尝游金山寺，以因果问众长老。皆言以王法杀人，如舟行压死螺蚌，自是无心。韶犹疑之。有刁景纯者，前辈学佛。一日，逢于寺，韶复举前问。刁曰：「但打得贤者心下过，便是无妨。」韶曰：「今自打得过否？」刁曰：「打得过时，自不问也。」韶益不自安。岁余，疽发背，终日阖眼。医者欲令开眸看眼色，韶曰：「安敢开？斩头截脚人，有许多在前。」洞见五脏而死。

颜光衷曰：「当其热肠图功时，不知也。一旦灰冷，真心自现，不必问天证佛，已知端的矣！」

人于势位炎赫，事业谒忙中，切须稳提住，平心一观。（以上辑用兵）

王贺，汉武帝时为绣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盗，多所纵舍，以奉使不称免，叹曰：「吾闻活千人，子孙有封。吾后世其兴乎！」后至一门五侯，诸女为后，荣贵震天下。

此与于公高门待封，同一自信，似有意望报矣！然其言竟若左券；人只要真正为善耳，亦无嫌有意也。

崔篆，王莽时为新建大尹。至治，见狱犴填满，垂涕曰：「陷人于井，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余人。掾吏叩头固争，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谓之知命。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盖所愿也。」卒释之。

仁心剖论，可泣鬼神！

史弼为平原相。诏举钩党，郡国承旨，连至数百；弼独无所上。从事坐传责曰：「诏书疾恶党人，旨意垦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异尚。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善良，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无以诘之。

不讼党人之冤，不言他郡之枉，就郡说郡。与鲜于侁为利州运副，部民不请青苗钱，安石遣吏诘之，侁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部民不愿，岂能强之？」同妙。得守土官之体。

熙宁中，新法方行，州县骚然。邵康节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诚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姚若侯曰：「宽一分二语，可为黯然。然宽一分者，较宽十分者更难。昔人所以论徐有功在张释之之上也欤。」

欧阳观，庐陵人，有学行。历泗绵二州推官，留心狱狱，惟恐不得其情。尝夜对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夫人郑问之。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求之而不得，则死者与我俱无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生子修，未及成

立，而观卒。母夫人尝以是语修，且曰：「吾不能必汝之有成，但知汝父之必有后也。」修果及第，为贤相。追封观郑国公。

理刑官肯发如此心，肯用如此功夫，则虽杀人之中，皆是活人之仁。不然，刑曹真不可为也。

屠康僖公勋，浙人，为刑部主事。宿狱中，细询诸囚情罪，得其无辜者若干人。不自以为功，密疏其事，以白尚书。后朝审，尚书摘其语以讯诸囚，遂释冤抑十余人，一时咸颂尚书之明。公复禀曰：「辇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兆姓，岂无枉者？宜五年差一减刑官，核实而平反之。」尚书为奏，允其议。时公亦差减刑之列，梦神告之曰：「汝命无子，减刑之议，深合天心，赐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实生应垠。次应坤、应竣，皆显官。

世言刑官不可为，据此，则刑官乃求富贵、求子孙之捷径矣！范文正公言：「惟宰相、名医可以救人。」予于刑官亦云。

王安石，尝与其子雱，议复肉刑，雱寻死。一日，与叶涛坐蒋山。本府一牙校来参，乞屏左右，言：「昨夜恍忽至阴府，见待制带铁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荐拔。某恐相公不信，迟疑间，待制云：『但说某时某处所议之事，今坐此备受惨毒。』」安石悟其事，不觉大恸。

肉刑虽未复，而立心惨虐，天必殛之。与上条一福一罪，顶针对照。

程仁霸，为眉山参录。有盗芦菰根者，所持刃误伤主人。尉幸赏，以劫闻，狱掾受财，掠成之。公知其冤，谓盗曰：「盍诉冤？吾为直之！」盗称冤，遂移狱。公直其事，而尉掾争不已。复移狱，竟论杀之。公因罢归，尉掾暴死。后三十余年，见盗拜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决。前地府欲召公暂对，我叩头争之曰：『不可以我故惊公。』今公寿已尽，我为公担荷而往。暂时即生

人天，子孙禄寿，朱紫满门矣！」公沐浴衣冠，就寝而卒。子孙富贵寿考，果如其言。

颜光衷曰：「盗竟以受诬死，则仁霸于盗，未霸有功也。而其全活人之心，系其肺腑，至死不忘，可见恩怨自有真也。」

巡抚阎公莅南京，有诬镇江民周志廉主盗者。廉富民，畏刑，以货属诸权贵请间。公反以此疑其真矣，竟杖杀之。已而镇江郡丞卢仁上谒，公曰：「汝何带囚周志廉来？」仁茫然不省。公复厉声曰：「皂隶傍边立者，廉也。」即日昏仆。自是廉常在目，未几卒。

颜光衷曰：「阎之杀廉，以其行赂疑之，可谓公正矣！然实非其罪，冤死为厉。可自恃无私，遂妄决断乎哉！」

谨按张南轩有云：「为政须先平心。不平其心，虽好事亦错。如扶弱仰强，岂非好事？往往只这里错。须如明镜然，妍自妍，丑自丑。若先以其人为丑，则相次见此人，无往而非丑矣！」颜光衷又云：「官府簿书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聪明，或乘其火性，或乘其忙错，种种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则有明知其枉，而无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无愧古人。只误杀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谳狱之难也。其难，其慎，又不在依违二三，而在虚心观察。」二训，居官者宜日读一过。

陈洎，为开封府功曹。章献太后临朝，有族人杖杀一卒，当洎验尸。太后遣使谕旨，欲宥其罪；诸吏请以病死闻。洎正色曰：「彼实冤死，待我而伸。岂可惧太后之威，而不以实奏乎？尔曹弗预，我独任咎。」自为牒以白府尹程琳。既而太后原其族人，亦不罪洎。梦一人谢曰：「某冤非公不伸。阴司以公有阴德，注位贵显，生子孙贤，故来相报。」洎官台省副使。孙传道、履常，皆以文学显仕。

此伸死者之冤，与平反而活人命似异。然幽愤所在，不堪沈没。苟其公正，讞罪亦属生理也。彼受赇卖放者，能逃冥责乎？

魏 钊，广东人。尝往夷陵验尸，道经某镇。有乡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梦神告曰：「明旦本府魏推官过此，前程远大人也，可预识之。」明日伺之，果至。徐 乃修敬而谒款焉。魏去不数日，徐复梦神曰：「可怪魏钊受贿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极，上帝已尽削其禄寿矣！」徐甚嗟讶，遣人济迹其事，果然。未 几，丁母忧。起复候补，卒于京邸。

人命至重，得贿而入人死者，非丧尽良心，必不至是。得贿而出人死者，世或借言罪宁失出，且事近好生，因以得便已私而为之矣！抑知冤死不伸，与受诬冤死，同一性命乎！此公以四百金易却大大官，并数十年寿，惜哉！然则世之受赇减福者多矣，帝君岂得逐一诏之？故没世而不自知也。悲夫！

冤死固宜急伸，乃世有借尸图诈一节，极为惨酷。颜光衷尝极论之曰：「下辈恃此放刁，至奴仆胁主人，顽佃梗业主，妻妾制夫长。一有不虞，则乡族乘而攘臂，缙绅因而磨牙。抢家私，辱妇女，缚尸灌 汁，以求贿赂。则有子激杀母，妻气杀夫，恃多男为图赖之根，指富家为甘脆之货。至有儒绅亲奴婢，衣冠族乞丐，官告私和，朝怒夕喜。甚而略借事端，抛根滥 及，贫冤对袖手旁观，富亲戚遭殃坐罪，种种难以殫述。官长每以为尸场一检，足辨冤称快；而孰知虎噬狼吞，鱼糜肉烂，已不可言乎！此弊不革，不惟启人自杀，且令父子兄弟，以死为利。暴尸灭法，揣其情由，与手刃无异。今既难概置不理，但严诬告加等之法。凡药死、缢死、投水死，而不实首明者，拟问如律。其系亲人 逼死，以为图赖之本者，勘明抵罪。有乘乱搬抢，冒认索诈者，严究号令。庶亲戚无利死之心，风俗无诬赖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

羊 道生，为邵陵王参军。其兄海珍，任涪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临别祖送。见缚一人于树，乃故部曲也。见道生，哀请云：「涪州欲见杀，乞垂救济。」道生问：「汝何罪？」曰：「造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忿。」即拔佩

刀，剝其眼睛吞之。须臾，海珍至，又嘱决斩之。坐席良久，方觉眼睛在喉内，噎不下。索酒咽之，顿尽数杯，终不能去。转觉胀塞，遂不终席而别。在路数日死。

造意逃叛，可死也，道生自可不救也。乃人既死矣，又从而惨虐之。在道生不过逞一时刚忿，或借此以威其众耳。然与其求怜故主之心，竟何如乎？情上去不得，即理上去不得矣！若直死于刺史之法，无从为厉也。

杨自惩，鄞人，为县狱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时县宰严肃，挞一囚，流血满前，怒犹未息。杨跪而解之。宰曰：「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杨叩头对曰：「如得其情，哀矜弗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为之霁威。家甚贫，私馈一无所受。遇囚人乏食，多方以济之。一日，有新囚数人待哺，家又缺米，与其妇商之。妇曰：「囚从何来？」曰：「自杭来。沿途忍饥，菜色可掬。」遂辍己之炊，而煮粥以食囚。生子守陈、守址，南北吏部侍郎。孙茂元，刑部侍郎；茂仁，按察使。

此一狱吏耳，而积德获福如此。旧传朱子之训僚役有曰：「古云公门中好修行，何也？公门常常比较，时时刑罚。其间贫而负累，冤而获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抢地，无可告诉。惟公门人下得民隐，上知官情，艰苦孤危之际，扶持宽假一分，胜他人方便十分。若能释贫解冤，教愚扶弱，无乘危索骗，无因贿唆打，无知情故枉，无舞文乱法，则一日间可行十数善事。积之长久，自然吉庆日至，子孙昌盛。如其不然，而狐假虎威，自负权势，作奸犯科，争夸胆智；而一罹宪网，身命顿捐。纵或幸免，而子孙受之，来生偿之。怨毒之财，岂有安享者哉？」

明池州邵道，充郡皂。索取财物，满意则喜，否则拳殴之，官命行杖，极力施刑。力毙杖下者，不可胜数。后得异病，手足窘束，遍体肿决如板痕，片片烂下，痛不可言。因呼曰：「善恶终有报，桥南看邵道。」卒至皮肉俱尽，余骨在床，方绝。（以上辑用刑）

韩韶，字仲黄，为赢长。贼闻其贤，相戒不入境。余县多被寇盗，废农桑。流民入韶县界，韶悯其饥困，开仓赈之，所廩贍万余户。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获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无所坐。李膺、陈实等立碑颂焉。

民命至重，人心不泯。饥馑流离之苦，目击者鲜不动念；特难得首任其责者耳！故自汲长孺矫制发粟以来，如范忠宣之擅发常平，洪文惠之擅留运米，以贤见称者多矣！其得罪而死者，未之闻也。景泰中，徐淮大饥。王竑为巡抚，不待奏报，大发广运官储赈之。先是大饥疏至，上大惊曰：「奈何！百姓其饥死矣！」及得竑奏，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饥死吾百姓矣！」此又为君之仁。圣明在御，谅皆如是，当事者何惮而不为此乎？

富弼，字彦国，为枢密副使。坐谤，谪知青州。河朔大水，饥民流入境。弼乃抚所部丰稔者三州，虚己以请，劝民出粟，得十万斛，随处贮之。括公私闲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择待缺官吏廉能者，给其禄，使循行问老弱疾苦。书其劳，约为奏请。率五日一召奖劳。委曲劝谕，出于至诚，人为尽力。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为生者，听流民取之，主不得禁。死者大冢丛葬之，至者如归。或谓弼非所以处危疑。曰：「吾岂以一身易六七十万人之命乎？」行之愈力。明年，麦大熟，又各以远近受粮而归。仁宗闻之，遣使劳弼，即拜礼部侍郎。寻召相，封郑公。寿八十，谥文忠。

颜光衷曰：「处危疑而尽职，反以得君，祸福何常之有？」

赵抃，知越州。熙宁八年，吴越大旱。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被灾者几处？乡民待廩者几人？沟防兴筑可僦民治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民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所食羨粟，书于籍。乃录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人三万余。故事，岁廩穷民，当给粟三千石。抃简富民所输及僧道羨余，得粟四万八千石。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男女异

日，人各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以禄而任以事。告富人无得闭粜。诸州皆榜禁米价；拊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自解金带粜米以施，为吏民倡。又发官粟，平价予民，凡五万二千余石。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粜者。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人，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粟再倍之。明年春，人疫病。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时；死者使就处收瘞之法。廩穷人尽三月止。是岁五月止。事有非便文者，一以自任，不累其属。应上请者，遇便宜辄先行。早夜惫心力，无巨细必躬亲。故大旱而继以疫，州无失所。卒相神宗，为名臣。

救荒诸条，惟此最为详尽。更为综古策而约论之：一曰开仓赈贷。二曰截留上供米赈贷。谓过往上供粮米，截留平糴，疏请以价归朝廷。或至冬粜米补解，则米价自落，国赋不亏。三曰自出米，及设法劝富民赈贷。四曰借库银，循环糴粜赈贷。五曰兴修工作赈贷。令饥民有工食可食，而官府富民且易于集事也。然皆城市之民得蒙周恤，而乡村山僻实惠难敷，所宜周详曲处者也。大略赈济之法，旬给升斗，官不胜劳，民不胜病。坐而仰食仓米，卒无以继。此立毙之术。莫若计其道里远近，口数多寡，人给两月粮，归治本业，可无妨生理也。赵令良帅邵兴，盖用此法。又李玉治鄱阳，将义仓米多置场屋，减价出糴。既先救附近之民，欲以此钱给价计口，逐月一顿支給，以济村落。一物两用，其利甚溥。盖远者用钱，可免减窃拌和之弊，转运耗费之艰。且村民得钱，非惟取赎农器，经理生业，亦可收买杂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粮，可作数日之粮。此二策者，俱可行也。又所当虑者，上人一图赈济，则付里正抄札，实未有定议也。村民望风扶携入郡，官司未即散米，裹粮既竭，饿死纷然。浊气熏蒸，疠疫随作。曾无几何，而官仓已罄。是以赈济之名，误其来而杀之也。故须先印榜四出，谕以方行措置。发钱米下乡，不可轻动，以免饥贫云集之弊。然后于各乡分立给粟之所，按里照籍分拨，使各以便受之。壮者不去其故乡，则生理依然；老弱不艰于远涉，可无裹粮露宿、奔走负载之苦。第给发之际当核奸，造报之中当检实。而朝夕经营，总宜尽心力为之。视为万命生死所在，应不惮勤劳矣！其义仓米用平价，恐不足以给。更借库银，于多米地方循环糴粜。则于贵米时，减价四方之一，而民

已有 所济。然必须多设巢所于乡郊，以免无力者壅挤转运之艰。更人定所余之制限，以杜有力者转贩专利之害。至富民之价，切不可抑。抑之则闭余，而民愈急，势愈 嚣，其乱可立待也。况官仰价，则客米不来，纵尽发富民之粟而平巢之，能得几许？昔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为增至百八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饥增 价。商贾争利齐集，米价顿减。盖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文正所见，过人远甚也。至于弃子有收，老病有恤，强余必禁，盗萌必剪。此又慈祥之所自 至，弭防之所最先者矣！

明道末，吴遵路治通州。值岁大饥，使民采薪刍，官为收置，以为直，易官米。至冬雨雪时，仍以原价易薪刍与民；时米价大减，而薪直则倍矣！官不伤财，民再获利。

岁方大荒，即有减价之米，贫民何处得银钱来？薪是将来所必须，取于野而甚足。似此调度，迥越意表，然实亦从兴修工作想出。当事者更体此意而推广之，无不可救之荒矣

浙 西大饥，范文正公为杭守。纵民竞渡，与僚属日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僧谓曰：「岁歉，工直贱，可及时兴造也。」时舟车伎乐、贸易饮 食、工技服力之人聚者，无虑万数。监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公乃条叙所以宴游兴造之故：皆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民也。诸郡惟杭民不流徙。

冯子犹曰：「凡出游者，必力足以游者也。游者一人，而赖游以活者，不知凡几。往时苏郡大饥，当事者以岁俭禁游船。富家儿率治饌僧舍为乐，而游船数百人，皆流徙失业。不知随时方便者类如此。

陈尧佐，知寿州。岁大饥，自出米为糜以食饿者。吏民以故皆争出米。尧佐曰：「吾岂以是为私惠哉？盖令以率民，不若身先之而使之乐从耳。」仕至平章事。寿八十二，赠司空。

为糜乃富民事，非官长职也。然能以之率民，便有作用在。

叶梦得，在武昌。值水灾，既尽发常平所储以赈，惟遗弃孩儿，无由得之。询左右曰：「民间无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既长或来识认。」叶阅法例，凡灾伤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取。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凡得儿者，皆使自明所从来，书券给之，官为籍记。凡活三千八百人。

乱离之时，所在居民，奔匿山谷。有被婴儿啼声，贼得其处，故皆弃路傍。有教之为绵球，随儿大小，缚置口中。或预以甘物浸入绵内，使儿啗之。儿口中有物，自不能作声，而不闭气；又绵硌不伤儿口。此法亦不可不知。

虞允文，知太平州。旧制，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岁祲，贫不能纳者，生子多不举。允文为置荻芦税，以补添丁钱，由是生子并举。先是允文无子，明年妻妾双诞二男。

按贾彪为新息长，民贫多不举子。时城南有盗劫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按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北行，按致其罪。窃尝心拟其所坐，而不可得。后读文昌化书，则知阴司直等之杀人偿命矣！苏东坡先生与朱鄂州书中，载神仙乡百姓石揆妻，浸杀两子。后一产四子，痛楚不堪，母子皆毙。又润州陈氏，因子多复孕，心甚恶之。有谈媪者，以药为陈氏下胎。后复孕，再谋下之，药方合而未服。梦一小牛曰：「我与汝何讎？汝必欲杀我，我将因而杀汝也。」寤而未解，竟下之。血崩不止，痛楚月余。见小儿缭绕床头乞命而卒。盖其年在丑，则子属牛，梦中之牛，乃其子也。未几，谈媪亦暴死。报应如此，不可殫述。乃近世淹杀其子者，百难一二；浸杀其女者，比比有之。不知男女虽殊，生命一也。昔何慎吾作戒淹女歌，予为节其文而广其意曰：「虎狼性至恶，犹知有父子，人为万物灵，奈何不如彼。生男与生女，怀抱一而已。我闻杀女时，其苦状难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语，鲋鳢盆水中，良久声乃止。吁嗟父母心，残忍一至此！若本应死者，养之听自死，何须行恶念，所争岁月耳。若不应死者，天神注籍矣！违天及杀人，冤

罪岂放汝。靠男与靠女，岂能料到底。柔顺兼亲近，女或反胜子。若还虑遣嫁，有生自有所，荆钗与裙布，随分又何愧。我故劝世人，毋为杀其女。」

王仆射，初为谯幕，因按逃田。时岁饥而流亡者数千家，乃力谋安集。上疏论列，乞贷以种粒牛粮。朝廷从之。一夕，次蒙城驿。梦有紫衣象简者，以一绿衣童子遗之曰：「上帝嘉汝有爱民深心，故以此为宰相子。」寻生一男，王后果拜相。

林机，淳熙初为给事中。司农少卿王晓，尝平旦访之，尚在省。其妻，晓侄女也，垂泪而诉曰：「林氏灭矣！」晓惊问故。曰：「天将晓，梦朱衣人持天符来。言上帝有敕，林机论事害民，特令灭门。悸而寤，犹仿佛在目也。」晓慰以梦未足凭，无为深戚。因留食，待林归。从容叩近日所论奏，林曰：「蜀郡以部内旱歉，乞拨米十万石赈赡。寻有旨如其请。机以为米数太多，蜀道不易致，当酌实而后与，故封还敕黄。上谕宰相云：『西川往复万里，更复待报，恐于事无及，姑与其半可也。』只此一事耳。」晓颔蹙而去。未几，林以病归，至福州卒。有三子，继踵而亡。遂绝。

此等见识，似欲为朝廷省费，且凡事必期核实耳。而孰知竟以灭门。乃孝宗既不从机言矣，而米竟减半。可见财利之于人，无不吝惜。故聚敛之言常易入，而恩泽每难下逮也。然此等臣，亦究为林机之续耳。洪熙时，有使南京还者，上问所过地方何似？对曰：「淮徐山东，民多乏食，而有司征夏税方急。」上立召杨士奇，令草诏免税粮之半。士奇请传谕户部，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取纸笔，令士奇就前书诏。呈览毕，用玺遣使赍行。因顾士奇曰：「汝今可语户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余里，其间未必尽无收，亦宜有分别，庶不滥恩。」上曰：「恤民宁过厚。为天下主，宁与民尺寸计较耶？」真万世法矣！

耿 寿昌，汉宣帝时大司农丞也。时岁穰，谷一石五钱。寿昌奏言：「岁数丰穰，谷贱，农人少利。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用卒六万人。今宜糴三辅弘农五郡谷，足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价而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糴以济贫。名曰常平仓，民甚便之。赐昌爵关内侯。

颜光衷曰：「此法原无岁不糴，无岁不 糴。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是无岁不糴也。小饥则发小熟之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敛，是无岁不糴也。夫然，故不患积久成埃 尘，亦不患侵用徒文具。乃后世循行，愈失其初。府县配户，督米上仓，追比鞭撻，甚于赋税。名埃为和糴，其实害民。又至救荒之时，悭吝不发。既发亦多衙门有 势力者占之，不能遍及乡村也。厘而剔之，惟在良有司矣！」

随开皇中，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为差，储之当社，委社司检校，以备凶年。名曰义仓。

储之当社，是仍藏之民间也。委社司检校，则官制其籍，故人不得而短少侵盗焉。其以济凶年，无异发诸故廩而食之也。后世并归州郡，已不免有申请反复，给散艰阻之虞；渐而罄为贪官污吏所挪移侵没。苟欲行之，是于籍外又生一调矣！原其初意，岂若是乎？

朱 文公熹首立社仓法。其自叙云：「干道戊子，余居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时大饥，予与进士刘如愚，劝豪民发粟减值赈济，里人获存。俄而盗发浦城近境，人情大 震，藏粟亦且竭，则以书请于府。知府徐公，即以常平粟六百石溯溪来；予率乡人迎受之。饥民以次受粟，欢声动傍邑。于是浦城之盗，无复随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王公准来代守。适丰登，民愿以粟偿官。而王公曰：『岁有丰歉不常，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倘后艰食，无前运之劳。』予奉教。又明年。请于府曰：『山谷细民无积，新陈未接，虽乐岁，犹称贷豪右。而官粟积无用，将红腐。愿岁一收敛，收息什二。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储、

广积蓄。即不欲者勿强。岁少 饥，则弛半息；大饥则尽捐之，着为例。」王公报可。又以粟分贮民家，于守视出纳不便，乃捐一年之息，为仓三间以贮之。十有四年，已将原米六百石还府。其见 管三千一百石，则累年所收息也。申本府照会，永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皆予与乡官士人同其掌管。遇敛散时，即申府，差县官一员监视出纳。以此，一乡五 十里内，虽遇凶年，人不阙食。其法以十家为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晓者为社首。其逃军及无行之士、花食不缺者，并不得入甲。得入者，又问其愿与不 愿。愿者开具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岁以下不与，置籍以贷之，以湿恶还者有罚。淳熙八年，奏请以其法推广。行之他处，令随地择人，随乡立约。 申官遵守，实为久远之利。上布其法于诸路，民甚赖之。」

此真乡先生事也。今岁颇丰稔，民犹艰 食；一有水旱。将何以堪？救荒之策，前论详矣！而常平之基，鞠为茂草；存留诸仓，荡如悬磬。发粟以赈，知无由也。属以军饷旁午，鞭扑催科，旋征旋解，尚恐 不及，借银以籴，是可望乎？截留上供，势颇难行；即肯以身命殉之，亦未必有便。兴修工作，工既无几，而迺来州县役民，从未尝给食也，况敢望直乎？若官自出 米，岂非至幸！然廉者欲出而不能，贪者能出而不欲，惟有借赈富民，似可实有其事。而劝谕则徒付空文，抑勒必致生变乱。且各佃之田产，既燬没无余，则上户之 税粮，其赔偿岂易？势必难贷，贷亦不多。即有慈惠之有司，请之督抚；慈惠之督抚，请之当宁。而待奏待报，已淹月旬；议折议捐，奚补目下？望润东海，势索枯 鱼。计惟先事以图。在一二乡绅富户，纠合同志，乘粟贱之岁，或百石，或数十石，率千倡输，其小富善良，愿助十石数石者咸听。设法掌管，仿朱子之法以行之。 十年之外，获粟十倍。一乡有之。一乡永不饥矣！一邑有之，一邑永不饥矣！此种功德，视输金辇粟以饭僧塑像者，何啻倍蓰也。所拭目望焉者矣！

余于辛亥之春，为变通其意，作放贷赈 说，附记之。玉涵子曰：康熙九年，吴越大水，吾宜为甚。吾乡名东村者为尤甚，予有田顷余在焉。去冬偶过之，行其巷，寂无人声，非锁门而他出，则阖户而就 寝，余深讶焉。或告予曰：「凡锁门者，殆举家行乞他所；阖户者，殆绝粒而僵卧不起耳。」予大惊曰：「然则

不皆将死乎？」曰：「但未至是也。凡吾村之困守家居，而不远行丐乞者，类皆以网罟作本，以虾鱼为资。每得虾鱼一斤，可买米半升，辄得一日活。数日来，雪大冰坚，无可施网。又今年巨浸，芦苇亦淹没无遗，虽欲采薪以沸水，亦不可得耳。」春二月，复过之。忽有言曰：「昨有某者，三岁儿饿死矣！」余骇甚而问其状，曰：「吾地迩来，惟割野菜马兰，杂煮而食。虽得些少米，不敢以为糜也。惟粉之而入于草汤中，可以得膩，藉以稍充饥肠耳。是家无撮糊入爨数日矣！儿幼不能草餐，母绝粒许久，岂复有乳？是以遘死耳。」予泪泫然下，不能收。思上年之水，凡隶吾地者，真极难矣！计予业田二百余亩，得租不过十七石有奇。因漕米紧急，尽数输仓；所存欠数，谓当卖产借贷以入矣！忽遇天恩，准以水灾蠲折，反领米四石九斗有奇以归，岂不可譬之未尝蠲折乎！此村立就危亡，吾家尚日三餐；又三日粥，辄欲一餐饭。见此光景，而私此四石九斗有奇者以独丰，义不忍。时二月二十四日也。中夜以思，余持此米，将何为而可乎？欲施以煮粥也，则余见煮粥之弊矣！煮粥者，环一二十里而设一场。饱暖者未必不近，饥寒者未必不远也。饱暖者不宜食，其无耻者未必不食也。闻粥一熟，群相哄然。吾见有大桶小碗，而携归以饲其工人者矣！又取多积剩，而臭腐以及夫犬豕者矣！远方饥民，在十数里外，扶老抱幼，冲风冒雨，颠蹶而至，则锅已罄空，相向一恸，枵复而归耳！夫少壮者得以自达矣，衰穉妇女何以自达乎？晴天暖日不难早候矣，雪霜泥泞岂能早候乎？况今春作方殷，农务正急，若舍一日之田功，而往返十数里之遥，以就二三碗之薄粥，将来秋收，宁复有望？性命旦夕苟延，活计愈加断绝矣！故愚谓不如计口分赈，领归自煮之便也。出米以赈者，诚莫大之功；然人皆吝财，谁肯竟舍？有出无入，事实难行。虽有官府临之，急之而严戒切责，劝之而礼貌温文，终莫肯应也。即有十分好义者，吾知其出之亦有限矣。今使有人于此与之米一升，明日即无以继。有人借之米五升，至冬要还一斗。二者不可得兼，其人必宁借五升矣。盖与而无继，究必饿死；借重利之债而可以得生，将来秋收一熟，奚难此一斗乎？故愚谓劝赈不如劝借之便也。然今日之借，不患利息重，而惟患不肯放。放债者，富人之所乐为，而在今偏不肯为。巨万家赀，锱铢以积，连廩积囤，群视眈眈。一人可借，十人岂得辞乎？一升可借，十升宁便已乎？岁荒民歉，借去尚肯还乎？拥粟借钱，如负重责；器器群口，竟同敌仇。幸天下太平，众皆明妒暗嫉，摩掌嫉视，雁行相

持，而莫敢轻动也。一旦有变，彼堆千累万者，负之将安往乎？然以今之势，苟不力为斡旋，亦未必保能无变也。富人齿肥，贫无半粟；富家厌罗绮，贫者衣百结。寻常亦诿于命而安之矣！同是人耳，竟甘心独槁饿以死哉？且不借者，将谓其必赖乎？灶冷烟空，朝不谋夕，藉此救命，奚忍负恩？计口而给，不过升斗；秋收一熟，等之锱铢。崔子曰：「惠不在大，济人之急可也。」济人只在急时，凡衣食不缺之家，不过暂值荒歉耳！若肯竭力节省，岂无一石五斗赢余？省得一石出，即可救百人三日之饥；省得五斗出，亦救百人日半之饥矣！吾米尚不满五石，欲以出放济贫，岂不令人齿冷？然只要与吾辈作一榜样，做一先驱耳。计熟矣，恨不即曙！黎明即起，书片纸曰：「史八房有米五石出放。其米作价，至冬偿还，其息加二。凡本村极贫之家，论丁分借。此白。」时余仆庄四在傍，余语之故，且备告以作价加息便宜事。庄四曰：「仆幸邀主庇，积省得米一石，不须自食，亦可搭放以济人乎？」余喜吾术之得行，而此法之果可以行之人人也。急颌之曰：「是极善。」遂续书其下曰：「下人庄四，亦放一石。」时值清明，余以执事祠祭，无暇过彼，而已有先余而告之者矣。相与踊跃称快。晡后余至，则益相与叹息致感。余愈愧赧不自胜。因挟前片纸，不敢出。忽一人大声言曰：「审若是，我等穷人，今兹或者尚有命乎！我等平日借贷于人惯矣，虽加六加七，而未尝一负也。乃今者过之，而俱谢无有也。无已，以倍称许之，而益谢无有也。岂其无有，咸以为今岁非放债之时也。今秋宁再大水乎？若其有收，奚至负此担石活命之债也；若其无收，吾将视其拥此陈陈者而独食矣！无非怕有富名耳。官人宁富者哉？」余曰：「众等皆在是，此纸可以无贴矣！」众曰：「岂官人是为要欲令通邑式也。」竟实贴之通衢。因请余出放之期，余曰：「今米尚在城中。廿九即月尽，其次月初一乎！」众散去，独有一人尾予后，私请曰：「官人能有米在此间乎？」余曰：「前者因筑圩埂，给发饭米，尚存数斗。又板渚圩佃该我给数斗，今还当问我家人周百福耳。」其人曰：「官人放米，前后等耳；余家七口，三日无粒米下锅矣！遵官人论丁分借法，当得二斗有零，今可以一斗先惠予乎？」余曰：「吾应汝，然勿令他人知。」余先归。俄而此人至，余视剩米约有三斗，即以二斗与之。其人向天连叩首曰：「官人积德如此！皇天皇天，你必速报！」余急扶之起，谓曰：「我放米与汝，又作价要利钱，非舍汝也，何至作如此状乎？」其人曰：「如余等人，今者孰肯借余一勺

乎？虽加十加廿，亦万感也。余有一媳，十九岁矣，有娠。因合门将饿死，欲出脱一人，兼可得众人活。媳请曰：「当此荒年，身居贫贱，廉耻之事，固不足言。独恨妇有重身，已五月矣！将持此谁适乎？只待相向同死耳。」今得官人米，又再挨过去矣！」俄而又有一人至，曰：「见彼尾官人后，似有所私者；吾家极惨之事，且不及言，尚有余剩，即惠余乎？」余罄量，具及一斗，急与之。比余入城，则前此四石九斗有奇者，已为内人买薪市盐杂费，用去二石矣！急省饭米一石补入，而尚少以一石也。且下乡再图之。初一日，众等将来领米。余先令人告曰：「不须皆来，只二三人领去足矣！」俄而五人棹一破舟至；内二人，即前日之先支二斗一斗者。外又同一人，乃余旧佃；余识之，遥问曰：「汝非此村人也，何以至是？」其人前致辞曰：「某实不住此村。顷来饥肠欲绝，闻官人放米，特来相央耳。」余谓曰：「吾前许五石，今不意自缺一石，而无从措也。宁尚有余，能及汝乎？」其人力恳添彼一丁，以与此村人均分。五人者辞曰：「吾村已论户照丁派定，虽勺合曾不相假也。吾等虽欲便汝，真无由。若官人此处能多出，必与汝矣！」其人泪悬悬欲下，叹息以视。余命先将四石量讫，唤周百福取前所收板渚圩米来。至则带阴元米六斗，命倾之盘中；则热气蒸蒸欲烂矣！盖余收租，必用官斛，故每得佳米。而彼人见今岁米贵，虽稍收，亦属贫艰，故不觉搀水重耳。余曰：「今无奈，只得凑与汝去；但不须利。」有二人者喜曰：「是竟与我！吾视之，亦甚甘，而可以免息也。」余少四斗，则前已发过三斗矣，止缺一斗。余入内细检，得一年藏米旧囤，巢后尚有少剩也。余悉取出。见中有空蛀及草屑，余命筛之，又簸之，并归盘中。在傍者咸笑曰：「是殆一斗有余。」暗察前佃面，忽欣欣有喜色。余命量清一斗，再量得八升。前佃急前请曰：「是宁得不借我乎？」余曰：「是畀汝。」而前领过二斗者，忽愀然曰：「吾此行，吾家所分不过数升矣！今地下有狼藉及蛀屑空头，可以施余乎？」余急命尽扫以去。彼四人者出一纸，上细开三十三家，共一百七十六丁，止分所借米共六石耳，悲哉！夫余之此法，既详且稳矣！作价以偿，防秋熟而米或贱也。加二起息，以周年计之，即加三也。既可获利，又救人性命，天下无此两便事也。吾辈要大修行积德，舍却此等时，再无此好机会也。而继余者尚鲜，何也？意皆实处于不足耳。夫下人庄四，宁有余之家乎，亦放一石。毋论一石，即一斗二斗，皆可济人。苟其出之，必有受其惠者。若自己偶乏，而转借以放，尤见

至心。吾辈遇此岁年，钱粮赔累，食指繁多，自难尚有余剩。惟是平昔行谊，苟足信人，但一开口告贷，代人生息，人之与余，不待卑辞而苦口也。借来放去，仍讨来偿还，不过以一担当转换间耳！无损于己，而大有济于人，何惜此点点面情、几许筋力，任人展转垂危，而不一援手耶？因义仓社仓之不能旦夕复，而欲使出者不伤财，受者立有济，愚谓此放贷赈法之切实可行，可以人人行之，为甚便也。

高玉立曰：毋论社仓难复，似此随地为社仓，随时有社仓，不用收贮，又无侵盗，真前此未有之议，后此必传之法。其法以十家为甲，甲有长。通地为村，村有长。一图为坊，坊有正。其人必择地之公平有信行者为之。一人不能独任，再择一二人分任之。甲内饥民，甲长村长结报，邻甲乡村查核，达之坊正，坊正勘实入册。男子全给，妇女及七岁以下半给。其三岁以下，及无行之士，与从来乞丐者不与。计丁分借。其米色必论高低，会同牙行，三面作价。至冬还，亦如之。其斗斛，出入同用流图。其息加二。放米之家，借户书与借券，甲长村长作中，坊长照数入册。本坊之米，即放本坊。其本坊米少而借之邻坊者，借户书借券外，坊长村长另立收领。任与追清，务期有放必还，有米乐放。或曰：「其利不可以已乎？」曰：「此又子贡赎人不受金、子路救溺而受牛之说矣！凡立法要使久而可行，其刻待借者，所以广劝放者，而加惠贫民，实所以安富民也。」（以上辑救荒）

救济类下

黄汝楫，越人。宣和中，方腊犯境，乃尽瘞其财，将逃避。闻贼掠得二千人，闭之空室，邀金帛赎之。否则杀。黄乃悉发所瘞，直二万缗，输之贼营，以赎其命。二千人皆得归，诣黄谢。欢声如雷。夜梦金甲神从天而下，呼曰：「上帝有敕，以汝活人多，赐五子登科。」后其子开、阁、阅、闻、閤，俱登甲第。

真会该前人，真会使钱人。不然，瘞定二万缗不用，与一堆瓦砾何异？又焉知不遭人之发掘哉？甚有因而贾祸者矣！即竟可以貽之子孙，而贤者则无所事此，愚者反益其花荡。财有聚必有散，聚之愈久者，其散之必甚速。吾未见粟红贯朽之家，曾有与其子孙，岁衣日食逐渐空乏而后贫困也；还望其散得不十分出丑为佳耳。

姚若侯有云：「兵荒者，世界一劫运也，救劫者，顺天之心，逆天之运。天心好生，顺以承之；天运行杀，逆以挽之，人道之所以与天地参也。人欲一日而行千百善，一人而救千百人，舍却此等时，无处着力矣！」创论！快论！至论！足空千古。

伏湛，为平原守。更始时，仓猝兵起，天下纷扰，岁又大歉。乃谓妻子曰：「天下皆饥，奈何独饱？」乃共食粗粝，悉分俸禄以贍乡里。后官至司徒，封侯，子孙世爵。

不必论所分多少，只此一念，便堪侯封数世。

全琮，字子瑾，越人。父柔，简默冲退，好积聚。使琮赍米千余，至吴市易。值旱荒，琮皆以赈饥贫，空船而返。父责之，琮对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吴民方有倒悬之难，故因便赈给，不及启也。」父深奇之。琮仕吴，封钱塘侯。

袁了凡曰：「凡系世家，未有不由祖德深厚而科第绵延者。予旧馆于当湖陆氏，见其堂中挂一轴文字，乃其先世两代出粟赈饥而人赠之者。文中历叙古先济饥之人，子孙皆膺高位，谓他日陆氏必有显者。今自东滨公而下，三代皆为九卿，其言若为左券云。」

李谦，尝值岁歉，出粟千石以贷乡人。明年又歉，人无以偿，谦即对众焚券。明年大熟，人争偿之，一无所受。明年又大歉，复竭家财，设粥以济；死

者复为瘞之。或曰：「子阴德大矣！」谦曰：「阴德犹耳鸣，己自知之，人无知者。今子已知，何足为德？」谦寿至百岁，子孙多显。

谦之施济大矣，何可复议？但遇歉而破券，诚盛德也；大熟而争偿，是亦可以受乎！受而遇歉再贷，可为乡人长备此千石粟矣；不受，便不可继，后虽竭家财，止能设粥以济耳。若其所论阴德，则发微之言也。

黄 兼济，成都人。时张咏知成都，夜梦紫府真君接语未久，忽报西门黄兼济至，见幅巾道服入。真君降阶接之，列坐咏上。至旦，访得之，果梦中所见者。因问平生所行何善，以致真君礼遇如此。黄曰：「初无善事，惟黍麦熟时，以钱三百缗收籴。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艰食时粜之，价值不增，升斗如故。在我初无所损，而小民得济危急。」张公叹曰：「此宜坐吾上也。」令吏掖而拜之。黄后无疾而逝，子孙大显。

此常平仓遗意也，匹夫可以行之矣！诚欲济人，岂必势位乎？然持此三百缗岁余岁粜，其为民辛勤也，岂易易哉？愚以为是难于不受千石粟者。

魏时举，北魏巨鹿人。值岁歉，谷价腾贵，因发廩出粜，价惟取人之半。尝语人曰：「凶岁之半价，即丰时之全价。虽少取之，而又何损？使不遇歉，将求赢乎？」生子收节，累官仆射。

绍兴丁卯大饥，流民满道。饶州富民段廿八，积谷数仓，闭不肯粜。一日，方与家人评论物价低昂间，正幸踊贵，忽天雨晦冥，火光满室，段遂为雷震死。仓所贮谷，亦为天火烧尽矣。

颜光衷曰：「惯理钱谷者，便伏此根。段其甚者耳！人不可不自勉。」

祝 染，延平沙县人。遇岁饥，辄为粥以施贫者。后生一子，聪慧，应举入试。春榜将开，乡人梦黄衣使者驰报状元，手持一旗，上有「施粥之报」四字。

开榜，子果状元。又倪闪，字奏夫，颖悟嗜学，用俭好施，屡试弗遇。人议之曰：「君以济贫为事，何屡屈于春官？岂造物有未知耶？」闪闻，益自励。绍定四年大饥，道殍相枕，闪以糜粥济之，活者甚众。次年赴试，人多梦竖旗于闪门，上书「饘粥阴功」四字。果大魁天下。

朱冲，多买敝衣，择市姬之善缝纫者，成衲衣数百。当大寒雪时，以给冻者。冲寿九十余，子孙多显。

崔子有言：「惠不在大，济人之急可也。敝衲之所直无几，而寒雪时冻者得之，不啻重裘之温矣！昔陈璘家本清贫，每急于行义。常戒诸子，遇贫者宜随力赈之，不必计多寡；若待富后行，恐终无济人之期。人可以财力不及自诿哉？」

薛西原先生好施，尝解绵以衣寒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济之？」先生曰：「但不负此心耳！」又曰：「天地间福禄，若不存些忧勤惕励的心，聚他不来；若不做些济人利物的事，消他不去。」至言也。

颜光衷曰：「匹夫存心济人，于人必有所济。凡救性命，所损无多。但足衣食者，不知饥寒之苦，视为可已，泛泛置之。菜色时既不留意，及有病卧危笃者，又以为不能复振，遂坐视其死。即有心人，慨叹焉耳。其他则侧目之、屏逐之矣！不知缘饿得病，病既不能得食，则愈饿愈深。此不过一二升米调护之，累日便能求趁。既能求趁，便有生意，何惜损太仓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若托生非地，与此何殊？幸得自足，乃享丰席盛，又为子孙计长久，而眼前救人，一文不舍。亦观昔所称富豪，今存者几乎？彼其子孙不终享也。岂由前人好施而不为远图也哉？世间水火盗贼，疾病横灾，皆能令我家业顿尽。稍稍福分，亦是天庇之；宁一吝嗇钱癖，能致然乎？」一旦无常，祇供子孙酒色赌荡之资，何如积德邀庇于天之为愈哉？」

杨少师荣，建宁人，先世以济渡为生。久雨溪涨，横流冲毁民居，溺者顺流而下，他舟皆捞取货物，少师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乡人嗤其

愚。逮少师父 生，家已裕。有神人化为道者，语之曰：「汝祖父有阴功，子孙当贵显。宜葬某地，即今白兔坟。」生少师，封三代皆一品，累世贵盛。

孙三，居涑水西涯。冬月水浅舟胶，往来病涉。孙每冬用板七片渡人，二十余年。因病到冥，主者曰：「此人曾作七星桥，当延一纪。」后享寿八十，无病而卒。

杨 雍，洛人也。兄弟六人，以佣卖为业。少修孝敬，达于遐迩。父母没，葬无终山。长慕追思，凄怆欲绝。乃卖田宅，徒居墓侧。山高八十里，大道峻阪，往来患渴。公晨夜辇水浆给行旅，兼补履屨，不受其直，累年不懈。天神为致白璧一双，钱百万。以娶北平徐氏女为妻，生十男，皆令德俊异，位至卿相。

张仲和，善用张仲景法疗治伤寒，活人甚多。二子相继登科。张行甫亦行医救人，贫者不取药直。子孙显宦数世。

许 叔微，毗陵人。省试不利，祷于神。梦神告曰：「汝欲登科，须凭阴德。」叔微自念家贫无力，乃精意学医，久遂通妙。人无高下，皆急赴之。贫者厚与药，不受其 直，所活甚多。复梦神授以诗曰：「药有阴功，陈楼间处。堂上呼卢，喝六作五。」是年以第六名登第。因上名不禄，升第五。上则陈祖言，下则楼村，方省前梦 也。

医人刘太初，治薛司法妻，差误致死。后数年，白昼有绯衣妇人，蒙首，称薛司法妻，来求医。刘偶不在，家人实告。遇于路，叙前病症，数其用药之误。刘惊骇回家。入门而死。

姚若侯云：「按律，庸医杀人，有故者 斩；误者以过失杀论，无死法也。太初亦误耳，而死于此妇，何也？意其人必忽于审病，轻于试药，其心几以人命为儿戏矣！阳罚可逃，冤鬼肯释之哉？窃叹医道之 衰，同于贸贩。视金如命，

视药如金；恃己专功，嫉妒同道；高抬体面，忽略贫穷；读书草率，切脉粗浮；药味不精不全，制度或假或减；以病试方，送生入死。皆太初类也。乃有诈轻为重，恐吓钱财。甚而故用毒虐，使之沈苦，而徐收其功，以大索其酬。多至无术挽回，遂致不救；真罪不容于死矣！」

宁崇礼，性好善，常造棺施人；贫不能葬者，又助以钱米。终身不变。寿八十余。没后，其家小奴丁贵童，梦礼与语曰：「我平生多做屋与人住，积累阴功，庆延子孙。汝说与十四郎，明年秋试必得解，嗣后登科者常不绝。」十四郎者，其子谦光也。次年果预荐，自是殆无虚榜。

李之纯，为成都转运使，专以掩骼埋胔为念。吏人徐熙，专为宣力。计其所藏，无虑万计。一日，金华街民王彬，死复苏云：「见冥官曰：『汝以误追，当还人间。阴司事虽禁泄露，然为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纯葬枯骨有功，与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劳，与一子及第。汝宣传与世间。』」后李以直学士知成都，徐子果贵。

欲使人知者，冥官之心也；而不可泄露者，阴司之禁也。然则冥官间一使人知，亦几冒禁而为之矣！世乃以尽知，遂并可知者而亦不信，不深负冥官一片热心哉？！（以上专行一善事）

周必大，庐陵人，监临安府和剂局。局内失火，逮吏论死，未报。必大问法吏曰：「设火自官致，当得何罪？」吏曰：「除为民。」必大遂自诬服，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归，道谒妇翁。门外雪交下，童子扫于庭。妇翁前一夕梦扫雪迎宰相，及见必大，叹曰：「今扫雪，乃迎失职官也。」必大归，刻苦读书，赴博学弘词试。至京，寓一班直家。遇其携小册自外至，借观，则卤簿图也。悉录记之。入试，适命此题，遂中式。历官至宰相。先是必大梦入冥司，见一判官掠一捻胎鬼曰：「此人有阴德，当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请为作宰相须。遂起摩必大颞，为之种须。及觉，犹隐隐痛。后罢相家居，一相士来谒，邂逅于门外。相者问：「相公安在？」必大进揖曰：「某前此待罪宰

相。」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诳我耶？」必大气色愈和，延入上坐。相者复请见宰相，必大答如初。相者审视，起捋 必大须曰：「真宰相也。」必大惊服。盖前此种须事，从未以告人也。

以一官可换一人命，平心思之，原得算也。以一小官竟换一宰相，此番交易，竟何如哉？诚共详之。

台 州应太犹，习业山中。夜鬼啸集，应不惧也。一夕，闻鬼云：「某妇以夫客久不归，翁姑逼嫁之。明夜当缢于此，吾得代矣！」应急潜卖田，得银四两。乃伪作其夫书，寄银还家。其家见书，以手迹不类，疑之。既而曰：「书可假，银不可假，想儿无恙。」遂不逼妇。后其子归，夫妇相保如初。应又闻鬼语曰：「吾当得代，奈 此秀士坏吾事！」一鬼曰：「尔何不祸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阴德尚书矣，吾安得祸之？」应果登第，官至尚书。

张 福州，农家子。幼时，父使持钱入山市斧柯。经行林莽，见其间有人自缢者，急扶而下。诘之，则为官逋所迫耳。尽以所赍钱赠之，其人泣谢而去。张少憩于盘石， 俄有操瓢者问云：「将无渴否？」倾瓢内浆以饮之，曰：「不惟止渴，稍有益也。」归而顿觉异香遍体，精爽非常，自此绝粒。忽识字能诗，久而仙去。

农家之钱，来处甚难。其子固未尝学问也，矧在幼龄，竟能倾手以付，知其具大根器矣！竟以得仙，非幸也。

新 建里长某者。丁亥大饥，甲内一贫人居窘，计无复之，乃以木桶易米数升炊饭，和以毒药，欲与妻孥共饱而死。里长因索丁粮过其家，遇饭欲啖，贫人急摇手曰：「此非君所食也。」泣告以故。里长大骇，曰：「何遽寻死？吾家尚有五斗谷，与汝负归舂食，尚可少延也。」贫人受谷而归，则五十金在焉。贫人曰：「此必里长 官饷也。」急持还之。里长对以无有，贫人曰：「此殆天以报若。」遂各分二十五金，则两家稍稍饶矣！

賑谷，宜報也；還金亦宜報。均分天賜，最妥。

高郵張百戶，以公事渡湖至淮。其返也，望見一舟浮沈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救。張心憐之，呼漁舟往救。不肯。張即解裝，出銀十兩与之，乃行。救至，則其子也。父子抱持恸哭。問之，曰：「因有事，候父而來。遭風被溺，稍遲則葬魚腹矣！」

正德初，徽商王志仁，年四十余无子。遇善相者曰：「數月內當有大難，不可逃矣！」王素神其術。亟往他郡斂貲歸，途寓旅店。時梅雨暴漲。晚霽，散步河濱，見一少婦抱兒投水，乃急呼諸漁舟曰：「救此，與二十金。」漁舟竟出之，遂如數與金。叩婦故，則曰：「夫佣工度日。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販豕者來，值夫他出，以價贏，遂自鬻之，不意皆假銀也。夫歸，必怒楚；且無以聊生，故謀死耳。」王惻然，問豕價多少，而倍周之。婦歸，其夫亦至，泣告其事。夫挈婦詣王謝，已闔戶就寢。夫令婦叩門，王拒之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夫悚然曰：「我夫婦俱在此。」王乃披衣起。方啟戶間，聞室中轰然。回視之，則屋牆因久雨而頹，正壓碎卧榻。非此婦呼之出，則立斃矣！復遇前相者曰：「子氣色迥異，是必曾救幾人命者，後福未可量也。」果連生十子，九十六而終。

使當時不再遇相者，必以為相術之疏耳；誰知轉移之速，有如此乎！弘治甲寅，有呂琪者，春日郊行，遇一已故府吏，出紙示曰：「我今又充東岳役夫，奉批提人，汝亦有名。我為汝熟識，安忍相逼？汝當干畢家事，俟我于各處提完，將一月，至矣！」琪歸，以是故語諸子。且曰：「吾平生三事未了吾愿：某五喪未舉，欲代殯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年傾圯，欲葺未能，三也。」亟出囊，命諸子畢此三事。繼治后事，杜門俟死。歷數月無他異，諸子悉意其妄也。后除夕，復遇前卒云：「向勾攝至中途，忽接免提牌，云汝近來有三善，加二十年壽矣！」琪后康健勝前，果越二十年方卒。禍

福之变正同，然人纵有吕君等念，都泄泄不为，到得勾摄来时，欲为必无及矣！安得尽有一旧识府隶，而与之先通信一声哉？

江西舒翁，假馆于湖广二年，偕诸乡里同舟归。登岸散步，闻一妇人哭甚哀，问之，曰：「夫负官银十三两，将鬻吾以偿。吾去，幼儿失哺必死，是以不胜悲耳。」翁曰：「舟中同载者，皆江西塾师也。每人一两，足完汝事矣。」返而告诸同行，皆不应。翁遂捐两年束修尽与之。未至家三舍，赀粮已竭，众争非之。亦有怜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饱。抵家，语妇云：「吾忍饥二日矣！速炊饭。」妇云：「安得米乎？」翁云：「邻家借之。」妇云：「借已频，专俟汝归偿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妇云：「如此，则吾有寻常家饭，可觅同饱也。」遂携篮往山中，采苦菜和根煮烂，同食一饱。既就枕，闻窗外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岁产状元。」亟同起，披衣向天拜谢。明年生子芬，果中状元。

邯郸张翁，家甚贫，未有子。尝以一坛积钱，十年坛方满。有邻人犯徒，拟卖其妻。妻生三子俱幼，翁虑其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乃谋诸夫人，举所积钱，代完赎银。不足，夫人复拔一钗凑之。是夕，梦神人抱一佳儿送之。遂生弘轩先生，子孙相继登科。

吴都宪诚，其父济人利物，孳孳不倦。同里一百户，欠官银无措，议出妻以偿。翁闻而叹曰：「伉俪中道相背，何以为情？吾幸不至饥寒，且力尚能辗转措办，顾袖手以观人离拆乎？」为曲处代完。后数年，寻地葬亲。择一地，乃百户产也，复倍价买焉。当时尚葬高一穴，忽雷雨送下一穴。即生都宪兄弟四人，皆巍科。

王曾，字孝先。咸平中，以乡贡赴试礼部，居京师。一日，过甜水巷，闻母女二人哭甚哀，因询其邻，云：「其家因少官逋四万钱，止有一女，鬻于商人，今当远离，无复相见矣！」曾因谓其母曰：「汝女可卖与我。仕宦往来，时得一见。」遂以原价与之，令偿其客。约三日取。踰期不至。访之所馆，而曾则行矣！是年礼部廷试皆第一。

脱然竟去，省得一番感谢；辞却几许称扬，少了多少缠扰。君子施恩而不望报，行善而不居功，大宜如此！

冯商，鄂州江夏人，壮岁无子。将如京师，其妻与银数錠，调曰：「君未有子，以为买妾之贖。」至京，买一妾，立券偿价矣，问妾所自出，涕泣不言。固问之，乃曰：「父居官，因纲运欠折，鬻妾赔偿。」商恻然，不忍犯之。送还其父，不索其钱，不望其报。及归，妻问买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无子！」居数月，妻有娠。里人皆梦鼓吹喧阗，迎状元至冯家。是夕生子名京，弱冠举三元。

镇江靳翁，年五十无子，训蒙于金坛。其夫人鬻钗钏，买邻女为妾。翁归，夫人置酒于房，以邻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颇良，买为妾，或可延靳门之嗣。」翁颊赤俯首。夫人谓己在而翁赧也，出而反扃其户。翁踰窗而出，告夫人曰：「汝用意良厚，不独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时，吾常提抱之，恒愿其嫁而得所。我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谒邻而还其女。逾年，夫人自产子，名贵，十七岁发解，联捷，为贤相。

此非乘人之危，及抑良为贱也。然自己一段初心，却不忍负，即此便是惻隐之至者。发念甚真，故其获报甚速。

尚霖为巫山令，邑尉李铸疾剧，霖邻之，因请所托。尉拭泪以老母少女对。及卒，霖为割俸，送其母及其函骨归河东，为嫁其女于士族。一夕，梦尉如生，泣且拜曰：「公本无子。感公之恩，为力请于帝，今得为公子矣！」是夕，霖妻果孕。诞期，复梦尉曰：「某明日当生。」翌日果然，因名曰颖。及长，敦厚笃孝，官至大理寺丞。

宣城沈少参，卜葬地。启土，乃古冢也。有志，乃先朝名公之墓；急掩之。惧复有发者，立碑识之。夜梦一官峨冠博带来谢曰：「君掩吾冢，蒙德已厚，

况又立碑，无以报德，当送一大魁为公嗣。」已而少林生，弱冠及第。（以上救一患难人）

赵素，华亭人，往青浦探亲。夜行舟次，见一人立舟上。视之，则亡仆也。惊问之。曰：「见役冥司，今追取三人耳。」问三人为谁？曰：「一湖广人，一则其所探亲也。」其第三人不答。又问：「莫非赵某否？」曰：「然。」仆忽不见。至所探亲门首，则已闻室中哭声矣！赵骇甚，促棹归里。复遇仆曰：「无怖也。于路见有为君解者，以君阖门戒杀故也。及夜吾不至，则免矣！」赵后二十余年方卒。

人于众生，能遇物即慈者，上也。戒不肉食者，次也。举家戒杀，并不食四等肉（自杀、特杀、闻杀、见杀者，又其次也。乃有一等人，在外结会放生，而家中宰杀不禁；是犹见人杀人，则请释之，而自己却持刀杀人也。苟知放生，当先戒杀）。

介葛卢，朝于鲁，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

读此，可见禽兽之恋情爱子，何异于人。且时时以其冤情痛苦，向人告诉，人自闻之而不解耳。其就死时之声，更不知作何言语也。可为怵然！

【注】介葛卢：春秋介国之君也，能通牛语。

眉州鲜于氏，因合药，碾一蝙蝠为末。及和剂，有数枚小蝙蝠，围聚其上，面目未开，盖识母气而来也。一家为洒泪。

每阅一过，便为黯然不怡者竟日。「母气」二字，极惨极挚。心与性，又落第二义矣！先辈有云：「世界之惨，莫甚有冤而无言；世界之冤，莫甚就死而无罪。」予少时，见童子执虾蟆，以线缚两足，悬篱间，急鞭复缓，缓鞭复急。

予心惻惻动，若系予足而鞭之也。长入市，见屠缚豕，刀尖从项刺其心，盘旋数四，鲜血喷尽，声乃徐绝。予更惻惻动，如刀在予腹盘旋而刺也。偶经厨下，见庖人置足于鳖腹，努出其颈，斫之。余颈不能入，而四足与俱出，仰天而颠。嗟嗟！此何景象！灵蠢虽殊，怖死无二。常思及此，一块肉其能下咽耶？凡物就死之惨，无不皆然。一经写出，便不堪竟读。

放生戒杀之报，不可枚举，而所辑止此。盖其事虽约，其理已甚备也。阅者更取二放生文而详玩之，亦可以惻然有所动于中矣！谨录于左：

盖闻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惨者杀伤。是故逢擒则奔，虬虱犹知避死；将雨而徙，蝼蚁尚且贪生。何以网于山，罟于渊，多方掩取；曲而钩，直而矢，百计搜罗。使其胆落魂飞，母离子散。或囚槛笼，则如处囹圄；或被刀砧，则同临剗戮。怜儿之鹿，舐创痕而寸断柔肠；畏死之猿，望弓影而双垂悲泪。恃我强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补己身，心将安忍？由是天垂悯，古圣行仁，解网着于成汤，畜鱼兴于子产。圣哉流水！润枯槁以囊泉。悲矣释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凿放生之池；大树仙人，护栖身之鸟。赎鳞虫而得度，寿禅师之遗爱犹存；救龙子而传方，孙真人之慈风未泯。一活蚁也，沙弥易短命而长年，书生易卑名为上第。一放龟也，毛宝以临危而脱难，孔愉以微职而封侯。屈师纵鲤于元村，寿增一纪；隋侯济蛇于齐野，珠报千金。拯已溺之蝇，酒匠之死刑免矣！舍将烹之鳖，厨妇之笃疾瘳焉！贸死命于屠家，张提刑魂超天界；易余生于钓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孙良嗣罾口之危，卜葬而羽虫交助；潘县令设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号。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甘雨；曹溪守猎人之网，道播神州。雀解衔环报恩，狐能临井授术。乃至残躯得命，垂白壁以闻经；难地求生，现黄衣而入梦。施皆有报，事匪无征。载在简编，昭乎耳目。普愿随所见物，发慈悲心，捐不坚财，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则大积阴功；若惠及一虫，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广而福崇。慈满人寰，名通天府。荡空冤障，多祉萃于今生；培积善根，余庆及于他世矣！（莲池大师放生文）

夫 灵蠢者性，躯命奚分；贪怖者情，生死各一。凡人临疾病，罹水火，莫不号呼争命，目不瞑不休。间遭盗贼，临刀锯，筋缩股战，齿击毛竖。见主者意色稍改，辄惊 辄喜；有人出一语从旁解救，即感激生悲，铭刻至死。一旦捕致生物，此情都忘。震栗惶遽，既不遑辨；哀鸣怆凄，亦复罔闻。不知四生轮转，物或为人；此施彼 报，易体相啖，岂不痛哉？！所以仁人动念，智士镜机，损未用之余货，买垂死之肌骨，使断魂残喘，续命回生。其为公德，盖可知也。然有三无常放，两不必放； 有物生物，有人生放，有我生放。世人放生，多刻定时日，广购生命。射利之夫，因网罗钩弋以赴之，多致困毙。是以杀为放也。途间市上，耳目所及，随便买放， 是谓放无常期。世人放生，凿池置苑。既有常处，人得伺之。方脱豫且之网，旋作校人之羹，是以放为杀也。江河林藪，地利随宜，监以善信，攸然而往，是谓放无 常处。世人放生，外买生物；家中之畜，宰割不疑。语云：「经营还债，胜于布施。结会放生，何如戒杀。」以至草木斩伐，有碍生机；虬虱虫蛾，都关佛性。或坏 垣而伤蛰，时覆巢而毁卵。种种伤生，道不一途，皆当避忌，豫护生全。是谓不放之放，放无常物也。若乃遭噬触网，颠坠束缚，应手而放，未必有生。更宜调养， 使其平复；即不全活，因而瘞之。又有猛兽毒鱼，恶虫鸷鸟，虽困厄可悯，而吞噬成性，救彼一生，实延众毒。是当较丧全之多寡，量功过之重轻，听其自生自死， 比之不见不闻。此二种者，不必放也。凡若此者，随缘随力，相机相宜。毋以杀小为无伤，毋以放小为无益。毋惮劳而阻善念，毋争价而废善缘。所谓有物生放，尽 于此矣！物既有之，人亦宜然。凡柄国主家，莅官当事，或遇诖误可悯，或遇冤困莫救，或厄盗贼水火，或遭疾病阽危，或营求失利而忘生，或逋负莫偿而欲死，此 能资以物力，开其生路，惠之周旋，图彼解脱，人生我放，其视物生尤为关切者也。故念我困阨望救心，自然形骸不隔；推我感恩救护心，自然功德有归。若乃我放 我生，倍当吃紧。凡人未生时，面目何在？既无四大相缠，安有一切苦厄？一入凡身，骨肉为吾陷阱，躯壳为吾牢笼，络我以恩爱之网，牵我以得失之饵，供我以腥 秽之豢，驱我以功名之策。无火而焦，不疾而灾。是故拘累鞭撻，匍匐劳役，便是驴驮生。牵策在途，行与死近，便是屠牛生。集膻逐臭，附势趋炎，便是蝇蛾生。 争长攘臂，相啖相噬，便是鹰鹯生。毒螫害人，怨怒作孽，便是蛇蝎生。淫情炽荡，不择男女，便是鸽雀生。惊网触法，

游魂汤火，便是鸡鹜生。偷食顽睡，痴伏一室，便是圈豚生。光阴瞬息，转盼生死，便是蜉蝣生。又有疾病水火之虞，重以饥馑盗贼之苦。前魂未安，后肠复断；人祸未已，天刑洊至。甚者宿怨今业，难解难分，阱上加阱，缚更添缚，沈沦展转，化为异物。真是众生，真待人放矣！倘能六时打磨，一切透悟；断世谛之网，撤尘劳之鞫。一条洒洒，不系去来；无迫无拘，逍遥自在。则非人非物，打出四生之中；不德不功，永超福报之上矣！（陈荐夫「广放生论」。以上辑爱物。）

交财类

刘大夏，自户部侍郎予告归，构草堂傍先垄，读书其中。不通请托，薄田仅供衣食。常言：「财货须务农服贾，凡力得者获用。其余易致之物，终非己有。子孙视之，亦不甚惜。况官货悖入者乎！」

深明天理，尤历谙世故。

裴璞，韦元方外兄也。卒后，元方客陇右，道逢武吏跃马来，视之，乃璞也。惊喜拜曰：「兄去人间，任何武职耶？」璞曰：「吾职山川掠剩使，专主世间财之盈缩。世间农勤得谷，商勤得财，士勤得禄，只得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无。不勤，则并本分失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过此遗子，又当复掠，故不敢厚。」

勤得本分所有，不勤并失本分，可以消经营者之妄心，又非怠纵者可借口，天命人事，两得其平。陆象山教家，每晨揖，三挝鼓，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又唱云：「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二训相参，真治生不易之理。陈几亭云：「俗子治生，精明之处多是刻，宽厚之处多是昏。若能琐屑不较，而不失精明，泾渭了然，而务从宽厚，虽曰治生，抑亦通于学矣！」又云：「贫者多高，富者多劣，亦为古高隐而概言之也。其实，家业日落，未

必贤；产殖渐滋，未必不肖。如公子荆日增一日，勤俭所致，无损于品。若汰侈成性，入不供出，堕尽祖宗之业，弥彰其不肖耳。岂得自附于洒落，以不问家人生产为高致耶？」愚按凡所贵于有财者，为其能用财也，毋庸视财太重，亦毋庸视财太轻。视太重者，必欲藏之朽蠹，是为守财；视太轻者，一径荡费浪用，是为弃财。然凡彼荡费浪用者，一使之济人利物，却又不胜吝惜也。以此自负轻财，其惑不益甚乎？

四川资县张御史，语其亲邓给事继曾曰：「予按云南日，丙夜独坐，有绯衣人至前，曰：『某为公守钱神，待公久矣！』予问金何在，神指坐下示之，果见白金布地，数当千两。因语神曰：『御史岂得携此，尔能送我家否？』神曰：『不难，但要乡贯帖耳。』遂写焚之，神即隐。比复命，有同年某，托荐一官，强纳二百两。归而夜祷前事，神复至，获八百两。问何以减二百？神曰：『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谢。」

姚若侯曰：「嗟乎！人之好利无厌者，为贪多耳。奈何明增暗减，如江畔沙洲，东长西塌哉！凡为官者，前世必有功德，今世乃有福禄。脚跟所到，皆必有守钱神以供之。然而不闻丙夜相见者，何也？盖人多性急手痒，遇财即攫。其同年之金，不待纳于复命之后；且所纳者，又不止二百金，以及千金已也。则守钱神，亦安事以赤手空言，相见于灯烛之下哉？昔李景让之母，早寡而贫。尝掘地，得金数斛。拜祷曰：『天盖以先君余庆，怜氏母子贫苦，故赐此。若然，则愿诸孤学问有成，此金不愿取也。』遽拚之。已而景让兄弟皆贵。又范文正公亦极贫，尝得地埋金，而不取也。已而为相归。有求施造寺者，欲出前埋金付之，则无有矣。只有契细书历仕禄入，如其金数！然则贪廉所得，均不越应分中。而顺者迟收之，逆者捷得之。所得原同，而罪福则若霄壤焉。人宜何从哉？！」

徐孝祥，吴江人。隐居好学，布衣草履，泊如也。一夕，散步后园，见树根一坎圯，谛视，有石甃。启之，皆白金也。亟掩之，一毫弗取。后二十余年，岁大饥，民不聊生。乃曰：「是物当出世耶！」启穴，日取数錠，收余散贫，

全活甚众。时有女出嫁，惟荆布遣之，于藏中物，锱铢无犯。子纯夫，发解，官翰林承旨。

收余散贫，较不取者更进一筹矣！又其日取而无犯最难，真有坐怀不乱手段。

兵部员外李约，尝舟行，与一商舟初相次。商忽病革，邀约相见，以一夜光珠遗之，因以二女为托，二女皆绝色。明日商死，财宝数万，一舟之人莫不窥覬。约乃悉籍其数，寄之于官，二女立为择配。当殓之时，复以所得夜光含之，人无见者。后商属来理财，约请发视，夜光在焉。咸为称叹。

太师杨公博，蒲州人也。其父服贾淮扬，众商服其行谊。推为盐祭酒。有关中盐商，急于还乡，将橐中千金寄公处，二年不返。公取埋花盆中，上值时卉。遣人于关中物色之，则商已谢世矣！止有一子，不知有金寄公处。公邀之至，指花盆谓曰：「此若翁所寄千金也。」其子愕然不敢取。公曰：「系尔家物，何必辞？」其子叩谢携金而去。后生太师，历官吏部尚书。孙俊民，户部尚书。

如二公，真可以死者复生，生者不愧矣！骨肉亲故间，能由斯道者，曾有几？奚论泛泛哉！

舟师，姓吴，余干人。与其子载商至瑞洪，商遗金一袋于舟而去。吴理船舱得金，惧子见之，乃收置灶灰中。子欲发舟去，吴故迟延半日。商反觅金，吴举以还。商请均分，吴坚不听。商吁天拜谢而去。其子恚曰：「横财入手不能享，乃举以还人！」吴笑曰：「吾父子终日棹舟，尚不能饱暖，横财岂易享耶？」命发舟去。其子不用命，吴自运舟。舟旋转不动，如有物碍其舵。吴乃入水验之，得一皮箱，内盛二百余两。遂成富室。

秣陵旱西门回子哈九，开饭店。有一江浦人，假火于哈，遗银一袋而去。哈九见之，自思此人失银，未必能记在此，遂追至江干还之。其人大喜过望。

随渡江至江浦，见大风覆一舟，可二十余人。其人自思：「譬如哈九不还我银，何不将来做些好事？」遂呼渔舟，救得一人者，谢银五两。渔舟争捞，止救得一人。问之，则哈九之子也。」

其还处，更真而切；其报处，尤大而奇。

还遗之报，自裴晋公而下，旧录有甘余条，不胜载也。且其人多士人君子，读书明理，无足深异；今录舟师饭店，下及僮仆，而凡人可以知所自处矣！」

袁尚宝，家居时，有友蓄一童子，甚韶秀，且机警。尚宝相之，以为不利于主，使逐焉。友虽素神其术，然意不忍也。数言，乃遣之。童无所归，往来寄食宿古庙中。一夕，见有墙角破衲裹银百两。欲取之，忽自叹曰：「我惟命薄，故为主逐；今更掩有此物，天益不容矣！」遂守之以待失主。旦见妇人掩涕而来，四顾傍徨。问之，答曰：「吾夫，军也。犯罪当死，某指挥治之。妾卖产并借贷，得银若干，将以献彼。过庙少憩，不觉失下，吾夫死矣！」童历问皆合，遂付还之。妇人欲分谢，不受。携去，夫得脱。念童子之德，遍以告人。某指挥闻而异焉，访致之，育于家。悦其美慧，年老无子，遂子之。数年袭职，归拜故主。主叹曰：「袁君之术，乃疏如此乎！」留之。俟袁至，乃使素服捧茶。袁一见，惊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致此！」主谬云：「逐出无依，今又来矣！」袁笑曰：「君毋戏我，今非君仆矣！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顿异，岂尝有善事以至此乎？」此子备述前故，其友益叹袁术之神云。

此童草草数语，竟通身讲出一个知命畏天，说来恒似极浅道理，守定便是绝大学问。

罗伦，永丰人。成化丙戌，赴试礼闱。仆于途中，拾一金钏。行已五日，伦偶忧路费不给。仆曰：「向于山东某檐下，拾一金钏，可质为费。」伦大怒，欲亲赍付还。仆屈指曰：「如此往返，会试无及矣！」伦曰：「此物必婢仆失遗，万一主人考讯致死，是谁之咎？吾宁不会试，毋令人死非命也。」竟返至

其家。果系一婢泼洗面水，钏在水中，误投于地。主母疑婢所匿，鞭笞流血，几次寻死。夫复疑妻私授，根求诟骂，忿欲投缳。伦出钏还之，遂全两命。当时见者，即咸以鼎元期之。急复趋京，已三月初四矣。仓皇投卷，竟得中式。廷试果状元及第。

此亦还遗耳，似无足为罗公异者，仰思罗公之心何心乎？舍己功名，忧人性命，岂尚区区钏上起见哉？且他之还遗，往往揆之天命，多出于不敢；此之还遗，念念发之至诚，实出于不忍。不敢不忍之间，安勉之别？亦仁与义之分也。

闽中春元林某，万历间，会试过杭州，谒房师理刑某。有一窝主在狱，愿以千金释罪。理刑属意林，林曰：「纵虎伤人，于心何忍？誓弗敢为。」理刑甚重之，更许言一事。乃富家妻以孕亡，而内翁诬以人命，令出二百金为贖。林访知其诬，慨然曰：「伸冤理枉，正吾辈事，何必计谢！」即言于理刑，释之。夜梦神语曰：「君却非义之财，救无辜之命，上帝已赐汝第矣！」是科果登第。

迺来游客为害地方，安得尽以林君之风，耳提面命之？

定远狄令。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遗数万金，叔欲之。不与，告县。使人密嘱曰：「追得若干，愿与中分。」狄立拘其嫂，严刑考讯，悉追出之；狄果得其半焉。其妇积恨而死。后狄罢归，一日昼寝，忽见前妇持一小团鱼，挂于床上，倏然不见。未几，遍身生疽，如团鱼状。以手按之，头足俱动，痛彻骨髓。昼夜号呼，逾年而死。凡五子七孙，皆生此疽，相继而亡。止一孙仅免，无立锥之地矣。

姚若侯曰：「嗟乎！病死者，世所谓考终命也。乃有如此患病，痛楚号呼，钻心澈骨，经年累月，求死不能。病之惨，固有惨于刀锯鼎镬者矣！乃其子讞状，不过曰『某月某日，终于正寝』而已。愚者横者遂曰：『某某且得善终，天道

何知哉？』死者如哑人受杖，无处说苦；生者如盲人傍听，但闻杖响，不闻号声。直臆曰『官刑不痛』而已矣！」

锦衣卫王佐，其知友陆松亦掌卫篆。后松子某袭居松职，势焰甚张，而佐子不肖。有一别墅，极雄丽，不欲得之，不可，乃陷以罪，捕及其母。其母膝行前，诉其子罪过甚详。其子恚甚，呼母曰：「几顷刻死矣！忍助彼为虐乎？」母叱之曰：「死即死，何说？」指陆坐而顾曰：「汝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复奚为？」陆颊赤汗下，趣遣之出。事遂寢。世徒见宦家子为势要所鱼肉，莫不恨彼而悯此；而不知宦家子被人鱼肉，原是宦家之报。然今日鱼肉人者，他日又必有人鱼肉之，所谓后人复哀后人也。悲夫！

绍兴府一布政，巧于贪饕，积财至数十万。及败官归，买良田千顷，富甲一郡。其祖父屡见梦，言冥谴将及。弗信。有一子一孙，纵欲嫖赌，夭死。布政公寻染瘫痪。子媳孙妇，颇着丑声。利其有者，趋之若鹜，公犹目及见之；垂死，家已罄矣。临危。忽张目大呼曰：「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万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说毕而死。

陈探塘曰：「前辈樊知县毅、王司训辅，予少时聆其言。樊曰：『吾归，囊赀仅五千耳，金绘不及一千。』王曰：『勿谓学官贫，吾积俸并诸生馈遗，亦有六千金。』樊意恨六千为少，而王且喜六百为多。迨其后也，樊三子不相容，分异。六千金买田筑室，悉与三子。子疑父有私藏，辄不顾养。樊取田数亩，自衣食焉。未谷而粿，未丝而卖，门无五尺童。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愁。比卒，葬不成礼。今诸孙皆凌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养父甚欢，暮年惟花竹为乐。客至，留饮尽欢乃已，无日不开口笑也。今诸孙且岐嶷济楚，家声駸駸未艾。夫樊财十倍于王，而王受用顾十倍于樊；子孙贤不肖又不啻十倍。然则居官者经营宦橐，身且未必能享，况能谋子孙乎？静言思之，可以一悟。」

苏掖，仕至监司，家富而珉。每营产，必减其直，争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以微货取之。尝置一别墅，与售者反复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儿曹他日卖之，亦得善价也。」掖愕然，自此少悟。

贫富无定势，田产无定主。买产之家，当知此理。上元有姚三老者，货甲閭右。尝买一别墅，池馆甚盛。一日，邀王大痴游酌池上。酒酣，大痴曰：「翁费直几何？」曰：「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曾觴咏于此，主人告我，费且万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谋之久矣！其子孙无奈，只得贱售。」大痴曰：「翁当效赞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孙，异时无奈，不宜贱售。」其旨与此正同。

马氏家训曰：「人之卖产，或缺食，或负债，或疾病死亡，或嫁娶争讼，故至于此。为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则阳拒阴诎之，以重扼其价。既成其契，则姑予以直之半，迟延累日。或以些少，或以米谷他物高价补偿。而卖产之家，所得零星，随即耗散；向之准拟以办此事者，今不复能办矣！而又往来催取，跋涉之费，出乎其中。富家方自喜以为善谋，不知天道好还，其子孙自能为之破坏，以与他人复糴。谚云：『富家更替迭相报。』诟不信夫？！」

东海钱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众已偿价七百金，将售矣。翁阅房，竟酬以千金。子弟以为言，翁曰：「非尔所知也。吾侪小人，彼违众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众口？且欲未餍者，争端未息。吾以千金获七百之产，彼之望已盈，而他人亦无利于吾屋，从此为钱氏世业无患矣。」已而他居多以亏价求贴，或转贖，往往成讼，惟钱氏帖然。

凡宽厚者不占便宜，占便宜者不宽厚，所行殊路，宜毕世而不相谋矣。此则步步为己便宜地也，而其法只是用一宽厚。知宽厚之为占便宜，斯善占便宜；知占便宜之在宽厚，亦可不疑于宽厚矣。

弘治时，有淮民陆氏，富而奸，计夺其邻郑氏之产。撤其居以为园，所余惟嘉树一本。晚得子而哑。一日，忽指树而言曰：「树乎！汝犹在耶！」家人大惊。问之，则哑如故也。及长，荒淫赌荡，家罄乃死；盖郑氏后身也。至今里人尚能征之。

陆氏家本富，而夺郑氏之产。除郑氏之产外，其家所固有；及他所营趁者，正尚多也。郑氏转身来索，亦应偿其所夺之旧耳。乃直至家罄方死，还先所夺，竟不知几倍矣！人间未必有此重利息也。且陆氏百计图维，持之何其艰；郑氏口都不开，安坐淫赌，用之何其逸也哉？！

陇右水门村有刘钥匙者，以举债为业。善规取人货财，如执钥匙开人箱篋不异也，故以此得名。邻家有借其债者，积年不问。忽一日执券而算之，即积累数倍，并其货财物产皆尽。后钥匙死，邻家生一犊，有其姓名在赚肋之间。

方通判乳媪周氏，性朴直，不虑人欺。有蔡翁者负其钱，每督取，率托以他故。经数年，媪呼责之，妄答云：「欲偿婆钱，辄为官事所荡，愿宽今岁。如背约，当为八乳牝狗以报。」未几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媪尝戏呼曰：「汝是蔡翁耶？」即掉尾而前，十年乃死。

如此业报，只是开口一愿耳！不愿将如何？曰：「童安珩、解奉先、竹永通之设誓变牛，固已。他如宜春姥、王稍同一变牛，王珍变羊，高瑀家之马，皆以负债变偿，均未尝设愿也。且蔡翁口中既不说变狗，心中能不说负债乎？负债必须要偿，心所自知处，便见真报应。既与设愿无涉，亦不待问之转轮王也。

李玉，广陵人。少随父贩籴，父老，玉继之。人与籴者，授以升斗自量，不计贵贱，每升只取两文，利以养父母。岁月既深，衣食自足。父异之，曰：「吾辈之业，每用升斗，出轻入重，虽官府治之，莫绝其弊。吾早悟，用一升斗出入，自谓无偏。汝更任之自量，吾不及也。然衣食丰给，岂非神明之助乎？」八十有余，不改其业。值宰相李玉节制江南，乃避讳，改名宽。李相梦入洞府，

见彩云瑞霭，琼楼玉宇，石壁上有金书「李玉」字，甚喜。俄二仙童出曰：「此姓名非相公，乃广陵部民也。」寤而访之，得宽旧名玉，遂舆入府。因请平生何修？宽辞无有。固问之，具以贩籴对。后年百余岁，尸解而去。

高忠宪公有言：「善须自积。今日积，明日积，积小便大。升斗自量，所惠有几？而守此不变，竟证仙果。谁谓贩籴中，便无修仙之路哉？」陈几亭云：「贫士不执一业，无以为生。即为工商贾，何害？言必信，行必公，操市井之事，绝市井之心，工商贾真士品矣！若夫避市井之名，而奇赢诡诈特甚，则一工商贾而已，而又加贱焉。」

宋时南城陈策，有人从买银器及罗绮者，策不与罗绮。其人曰：「向见帑有之，何靳耶？」策曰：「然，有质钱而没者。岁月久，丝力靡脆，恐不堪用。闻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银器投炽炭中，曰：「吾恐受质人或得非真者，故为公验之。」危整，亦南城人。买鲍鱼，其狙舞秤权，阴厚整。渔人去，狙请留，曰：「公买止五斤，已为公密倍之，愿畀我酒。」整大惊，追渔人数里而返之，酬以直。又饮狙酒曰：「尔所欲，酒而已。何欺穷人为？」吕南宫作不欺书，述其事。

瞿嗣兴，常熟人，仁慈笃厚。岁歉，有贫人籴粟，受其钱五百，佯忘曰：「汝钱十百耶？」倍与之。凡负贩者，必多偿其直。家人怪问之，曰：「彼胼手胝足，求升合利，吾忍与较耶？」自少至老，为善之念未尝少怠。寿九十八，二子一孙同登科。

世间负贩一流，诚为可怜。盖其乏商贾之资，鲜农夫之力，无百工之功，而耻为贫丐之行。借本营趁，冀觅锱铢。一条扁挑上，举家父母妻子衣食在焉。间尝设身代处一番，每思瞿公之言，深为有理云。凡吾所辑交财者，谓非己有而不苟取云尔，此则微近于能与矣！然不常存此能与一念，则事事定要公平，究竟已稍伤刻薄矣！公平为本，宽厚行之，取与之大致也。

周妇，信州人，贤德能干。翁才美，将以家政付之。谕以斗斛秤尺各二样，并出纳轻重便宜。妇不悦，拜辞翁姑，不愿为妇。恐他日生子败家，以为妾之所出，枉负其辜。才美愕然曰：「何遽如是？」妇曰：「翁所为，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才美曰：「汝言诚是，当悉除毁。」妇曰：「未可。」问其所用年数，曰：「约二十载。」妇曰：「必欲妾留侍奉，若许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买物，大秤长尺卖物。二十余年，以酬前日欺瞒之数，妾即愿留。」才美感悟，欣然许诺。妇生二子，皆少年登第。

二十余年轻出重入，亦二十余年轻入重出，前后只合得公平耳；而后来便宜已特甚。但世人偏只要目下小便宜耳。人人皆要便宜，而彼苍视之，莫有此肯吃亏者，二十年秤头斗头，换得进士两个。便宜乎？吃亏耶？

俞翱者，专造钻铅假银。正德戊戌，至晋陵贸易。经卖羊处，欲以银一两三钱买四羊。主人求益，弗许而去。明日主人他出，复来，增价一两八钱买去。夫归，怪其增价太多。视之，乃假银也。怒骂其妻，妻忿经（注）死。夫痛其妻，亦经死。不数日，翱被迅雷击死，陈于湖滨，所存假银在手，远近称快。

【注】经：上吊也。~出版者~

姚若侯曰：「嗟乎！俞翱所知者，用一两八钱之假银耳，岂知毕其夫妻二人之命哉？乃夫死妻死而翱亦震矣！每人一命，约止值假银六钱也。悲夫！世之贪官污吏，横绅土豪，虐取人财以快己欲。或虚声恫吓，或设计罗网，未必即有杀人之心也。然而被害之家，财命相连，有以惊怖死者矣，忧愤死者矣，饥寒死者矣。杀人者岂必尽以挺与刃哉？阴律甚重，概从抵偿，不拘阳间真命致死之例也。请以俞翱为前车。」

奢俭类

范文正公尝曰：「吾每夜就寝，必计一日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若相称，则熟寐；不然，终夜不能安枕，明日必求以称之者。」勋名德业，卓越古今。

嗟乎！尽如公所云，吾人盍粥亦岂能消也耶？天下农工商贾之子，无不自食其力，而我辈泛泛一编，饱食终日，劳心劳力，两无所居。外既不能有益于时，内断不可有歉于己，端修清操，质之衾影而无惭，庶几亦是一种消食方法。先辈格言云：「受享知惭愧。」能知惭愧者，差可受享矣，自不敢厚享矣！

又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为逸老计。公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逾六十，乃谋治第，顾何时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有诸己而后为乐耶？」

人俱以有诸己为乐，应只乐有诸己耳，未必能实享其乐也。白乐天诗云：「多少朱门锁空宅，主人到老未曾归。」公言：「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谁障吾游者。」正笑尽此辈；而公之园林，直无边无界矣！本分俭啬中，煞甚潇洒快活也。赵普将营西第，遣人于秦陇市良材数万。及第成，普时为西京留守，已病矣。诏诣阙，将行，乘小车一游第中，不再来矣！陈升之治宅润州，极宏壮。宅成，疾甚，惟肩舆一登西楼而已。极力经营，何用哉？

胡九韶，金溪人，造诣洁修。家甚贫，课儿力耕，仅给衣食。每日晡时，焚香九顿首，谢天赐一日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无兵祸。又幸一家骨肉不至饥寒。三幸榻无病人，狱无囚人。非清福而何？」

邵尧夫先生云：「无疾之安，无灾之福，举天下人不为之足。」至哉言也。布衣粝食，妻子相保，则恨不富贵。一旦祸患及身，骨肉离散，回想布衣粝食、妻子相保时，天上矣！聪明强健，则恨欲不称心。一朝疾病淹缠，呻吟痛苦，回想聪明强健时，天上矣！语云：「上方不足，下方有余。」谚曰：「别人骑马

我骑驴，仔细量百不如；回头只一看，又有赤脚汉！」人能常作如是观，则无入而不自得矣！

李文靖公沆为相，治第于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祀厅事已宽矣！」张文节公为相，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所亲或规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宜少从众。」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常人之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司马君实曰：「呜呼！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从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黄鲁直在宜州，尝为人书卷云：「余所僦城南民舍，上雨旁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愤，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间庐舍如是，又不可堪其忧耶？夫方贵而思爵禄之去时，既贵而追思农桑之往时，虽欲不俭，不可得也。」

高景逸曰：「治生之道，只守俭之一字。每事辄思曰：『此亦可已也。』便斩然已之。凡宫室饮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数。朴素些，简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纵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转念之间，每日当省不省者甚多。日减一日，岂不安静快活？！不但治生，即是寡欲清心之要；力持此法，更加以一勤，终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财，泰然自得，衾影无惭，不胜贪秽之富千万倍耶？」

张乖崖为令时，尝坐城门外，见有负菜归者，问：「安得此？」曰：「买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种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颜氏家训有云：「生民之本，要当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甘，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但家无盐井耳。夫如此为生，尽可称丰赡逸乐矣！而尽人勤俭可自致，人生何必求多余，又何尝有不足耶！？」

昔太学生二人，同年月日生，又同年发解。过省，二人约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祸福。故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黄州教授。未几，授黄州者死。鄂州为治其后事，祝柩前曰：「我与公年月日时同，出处又同。公先我去；使我今即死，又后七日矣！若有灵，宜梦以告。」其夜果梦告云：「我生于富贵，享用过了，故死。公生寒微，未曾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须留有余。后鄂州教授历官至典郡。岂非闻此儆悟修省而然耶？

崇修录曰：「人生衣食财禄，皆有定数。若俭约不贪，可得延寿；奢侈过求，受尽则终。譬如有钱一千，日用一百，则可十日，日用五十；便可二十日。若纵恣奢侈，一千之数，一日用尽矣！或难之曰：『世亦有廉俭而命促，贪侈而寿长者，何故？』曰『贪侈而寿，当生之数多也。若更廉俭，必愈寿矣！廉俭而促，当生之寿少也。若更贪侈，必愈促矣！』」

苏东坡谪齐安，日用不过百五十。曰：「口腹之欲何穷？每加节俭，亦惜福延寿之道。」其在杭州，尝书云：「自今以往，早晚食不过一爵一肉。又尊客至，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广德守赵次山公崇贤，方崖公大佑之大父也。方崖髫年夜读，怀炭少许，欲为烘足之用。次山见之，叱曰：「汝少年读书，当习勤苦，乃尔不能耐寒耶？」

如霜天雪夜，朝臣待漏，亦不免于寒苦耳。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则终不老；未贵而享已贵之福，则终不贵。」方崖谨佩斯训，官至大司寇。

怀炭夜读，今缙绅家之良子弟也，而赵公乃斥其过享，前辈之家法如此！祝氏训子书云：「忆昔吾兄弟当尔兄弟之年，方且戴斗笠，向赤日中采山灌圃，形容黧黑。吾十九岁始受书，尔叔受书更后。吾两人夏无葛，冬无炉，朝夕不辍，以有今日。而尔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旧书向北窗下披风而哦，免于樵圃之苦。是尔兄弟受享，过我兄弟远甚。而或勤劬少避，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于过耳聩也。」是且以得读书为受享矣！然吾辈寒素之子，衣食分心，奔走旷业，负笈无行李之费，求师鲜束修之资，楮笔艰难，膏火缺乏，种种苦楚，不可殫述。以此而观，得如祝氏子者，谓之受享，诚宜也。

雪峰、岩头、钦山，至吴山下，濯足涧侧。钦山见菜叶而喜，指谓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寻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浊，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为哉！」入山，果无名衲。

杨襄毅公父瞻之言曰：「现在之福，积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将来之福，贻于子孙者，不可不培。现在之福不惜，如灯之焰，愈焰愈易竭；将来之福能培，如添炷油，愈添则愈久。」知言哉！

唐干符初，有朝士谓门僧圣刚曰：「凡以炭炊饭，先令烧熟，谓之炼炭。不然，犹有烟气，难飧。」及被寇乱，昆仲数人与僧同窜。饿伏山莽中，得脱粟升许，手折生柴炊之。甫半熟，争以杓就锅而食，以为至味。僧笑曰：「此非炼炭所为。」朝士惭悔。

原评云：「岂口腹先贵而后贱哉？彼拣择精好？皆矫奢使然耳。」愚谓矫廉矫俭多矣，「矫奢」二字独奇。然如此奢法，真奢之不近人情者也。争靡斗侈，无可翻新，只于一饭，又生出如许骄贵。寇乱之来，皆自此种暴殄有以致之；而究使斯世亦同被其毒，悲夫！

棟塘陈良谟曰：「正德三年，州中大旱，各乡无收；吾乡赖堰水大收。明年又大水，吾乡颇高阜，又独收。两次州官概申灾，俱得免粮。因得买各乡所鬻田产及器皿诸物，价廉而所值三倍。于是诸家奢侈相高，旧时朴素之风尽变。予告叔兄曰：『吾村当有奇祸。』问：『何也？』予曰：『无福消受耳。吾家与都与张，根基稍厚，犹或小可。彼俞费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叔兄不谓然。未几，村大疫。四姓男妇，几无孑遗。叔兄稍动念，曰：『吾三家毕竟何如？』予曰：『虽无彼四家之甚，耗损恐终有之。』果陆续俱遭回禄。」

姚若候曰：「嗟呼！奢侈之为祸若此。雪窦大师每云：『人无寿夭，禄尽则死。独尽为灾，众尽为劫。天以其所甚惜之福与人，人不知惜而天自为惜，则兵、荒、疫三劫生焉。有父于此，以其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授之于子，子不知惜而抵掷之泥秽之中。其父见之，必夺珠收璧而去，加以楚挞乃已。兵荒疫三者，亦天夺珠收璧之法哉？』」

无福消受，斯不可享用。然则将为守钱儿乎？曰：积德以益福而已矣！盖格之所云俭者，非鄙啬之谓也。鄙啬之极，必生奢男。固有祖宗锱铢积之，而子孙泥沙用之者矣。大凡人生而有些钱财，亦是前生种下些福分，不可不自惜，而又不可不自用。其半菽不舍，非惜也；矫奢暴殄，非用也。窦禹钧家无金玉之饰、衣帛之妾，而赖以全活者不可胜数，斯真为善惜！斯真为善用！前辈有诗云：「忽闻贫者乞声哀，风雨更深去复来。多少豪家方夜饮，欢娱未许暂停杯。」嗟乎！岂特欢娱也。甚而腹胀膨脝，呕吐秽藉，思得少减涓滴而不能也。故有富人一盘飧，足供贫人七日饱者矣；一席宴，足供贫人终岁食者矣！究之一人之下箸，曾无几何，而谐狎之饕餐，婢仆之狼藉，总折算其一人之禄食也；何如少存节省，多作几年享受，旋行施济，以留与子孙领用乎？昔甘矮梅先生通五经，从学甚众，其徒有为御史者谒之，留之饌，惟葱汤麦饭而已。因口畀一诗云：「葱汤麦饭暖丹田，麦饭葱汤也可怜。试向城头高处望，人家几处未炊烟。」噫，意深矣！

性行类

赵清献抃，贞介绝伦，巨细不苟。昼之所为，夜必焚香以告于天。其不敢告者，不敢行也。始终一节，如青天白日，百世可师。

纵不以告于天，天无不知之也。而人恒若以为不知也。故必以告，为持身制行之至诀。

按公帅蜀时，有妓戴杏花。公偶戏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逼晚，公使老兵呼妓。几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声呼曰：「赵抃不得无礼！」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后出曰：「某度相公不过一时辰，此念便息；实未尝往也。」可见公之端方，信及厮役，而其得力于克己者诚深矣！

司马温公尝自言：「吾生平无他过人，但未尝有一事不可对人言者。」刘安世尝学于公，求尽心行己之要。公教之以诚，且令自不妄语始。

妄语一事，极不可解。人于有关系处说谎，还是有意欺人；乃寻常说话，最没要紧事，亦偏带几分虚头。想来甚是无谓，却不觉口中道出，自非实曾用力，诚未易免也。

范忠宣公纯仁，每戒其子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人但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有友请教于公，公曰：「惟俭可以养廉，惟恕可以成德。」

邝子元曰：「恕之一字，固为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为行恕之要。学量之功何先？曰：穷理。穷理则明，明则宽，宽则恕，恕则仁矣乎！」

韩忠献公尝言：「君子小人之际，皆当诚以待之。知其小人，但浅与之接耳。」凡人于小人欺己处，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独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奸，然每受之，未尝形于色。

此种局量，非大学问不能。然全身远怨之道，无出于此。

尚书云：「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一毫之拂，即勃然怒；一事之违，即愤然发，是无涵养之力，薄福之人也。故曰：觉人之诈，不形于言，有无限余味。

李文靖公沆为相，有狂生叩马献书，历诋其短。公逊谢曰：「俟归详览。」生怒，遽詈之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济天下，又不引退以让人，久妨贤路，能无愧乎？」公于马上蹶蹶再三，曰：「某屡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也。」终无忤意。

薛文清公有云：「辱之一字，最为难忍，自古豪杰之士多由此败。」尝考王昶戒子云：「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害于彼，妄则无 害于身，又何反报焉？则其道在反己也。」陆文定公云：「或非意相加，度其人贤于己者，则我当顺受，待其自悟。其同于己者，大则理遣，小则情恕。（卫洗马 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至不如己者，则以不足较置之。是其道在审人也。」昔贤云：「逆我者，只消宁省片时，便到顺境，方寸寥廓 矣！」故少陵诗云：「忍过事堪喜，斯忍逆之方也。」郑孟发云：「有以横逆加我者，譬如行草莽中，荆棘在衣，徐行缓解而已。」云游斋录云：「凡有横逆之来，先思我所以取之之故，随思我所以处之之法，潜不动气，而静以守之，则患消而祸远矣！斯处横逆之道也。」合数言，而可无难于涉世矣！

夏忠靖公少时，有人触犯，未尝不怒。初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不觉俱化。故知量亦从学问来。

唐一庵尝语弟子曰：「人知颜子『不校』难及，不知一『犯』字学他不来。」弟子曰：「何谓？」先生曰：「颜子持己应物，决不得罪于人。故有不是加他，方说得是犯。若我辈，人有不是加来，必是自取，何曾是犯？我辈未须学『不校』，且先学到『犯』字。」

高景逸曰：「见过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祸。常见己过，常向吉中行矣！自认不是，人不好再开口矣！非是为横逆之来，姑且自认不是。其实人非圣人，岂能尽善？人来加我，多是自取，但宜反求，道理自见。如此，则吾心愈细密，临事愈精详。一番经历，一番进益，省了多少气力，长了多少识见。小人所以为小人者，只是别人不是而已。」

陶侃为广州刺史，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常语人曰：「民生在勤。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凡俗，当惜分阴，岂可但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真自弃也。」

受横受谤，所以降伏火性，为反求诸己地耳。若一径淡漠置之，便易流于悠悠任放；故须竖起脊梁，着实奋励一番，方是君子为己之学。程伊川自省云：「农人祁寒暑雨，深耕易耨，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无功泽及人，而浪度岁月，宴然为天地间一蠹。」古人云：「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乐则淫，淫则恶心生。」孟子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为近于禽兽。然马牛尚能引重致远，直豨豕而已矣！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古人叹善难而恶易也。朱子云：「要做好人，则上面煞有等级。做不好人，则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间耳。」攀跻，分寸不得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学者可不畏哉？

武林张恭懿公，名瀚。释褐，观政都察院。其时廷相王公为台长，一见即器重公。延坐，语之曰：「昨雨后出街衢，一舆人蹶新履，自灰厂历长安街，皆择地而蹈，兢兢恐污其履。转入贯城，渐为泥泞，偶一沾濡，更不复顾惜。居身之道，亦犹是尔；倘一失足，无所不至矣！」公佩其言，终身弗忘。

苏叔党过，读南史。东坡因语之曰：「王僧虔居建业中马粪巷，子孙笃实谦和。时人称马粪诸王为长者。东汉赞论李固云：『观胡广赵戒如粪土。』粪之秽也，一经僧虔，便为佳号；而比胡赵，则粪有时而不幸。汝可不知乎？」与王公此喻，同一真切微婉，得风人之遗。

张九成初年贫寒，衣衾不备。有送裘衣者。却不受，曰：「士当贫苦，正是做功夫持节。若不痛自砥砺，则贪欲心生，廉耻丧矣，功夫何在？」

伊庵权禅师用功甚锐，在昼若未尝与人作一方便，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么空过！」

西域有胁尊者，年八十出家，少年消之。尊者闻而誓曰：「我若不通三藏，不断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脱，终不以胁至席。」乃昼则研究教理，夜则静虑凝神，三年悉证所誓。时人敬仰，号为胁尊者。

莲池师云：「世间即一技一艺，其始学不胜其难，似万不可成者；若置而不学，则终无成矣。故最初贵有决定不疑之心。虽能决定，而优游迟缓，则亦不成；故其次贵有精进勇猛之心。虽能精进，然或得少而足，或时久而疲，或遇顺境而迷，或逢逆境而堕，则亦不成；故其次贵有贞常永固不退转之心。诚能如此存心，何事不办哉？」

周孝侯讳处，阳羨人。少不修行检，常出游。遇父老，问曰：「今时和年丰，而人不乐，何也？」父老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侯问：「何为三

害？」父老曰：「南山白额虎、长桥下蛟，与子而三矣！」侯曰：「若是，吾能除之。」乃射虎斩蛟，折节好修，就机云学问。基年，州郡交辟。

人孰无过，过而能改，乃大贤矣！然如此之决捷勇猛者，实罕其俦。顾涇阳云：「李延平，初间是豪迈人，后来琢磨得与田夫野老一般；这便是一个善涵养气质的样子。吕东莱，少褊急。一日，诵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平时悃忿，涣然冰释；这便是一个善变化气质的样子。」近闻一朝士，生平善怒，其母与一戒板戒之。怒发，便持此戒板击人。大堪发哂！

李文正昉，丁太夫人忧，起复充职。窦俨责之曰：「鱼袋之设，取夙夜匪懈之义。以金为饰者，亦身之华也。子居忧，虽恩诏抑夺，不当有金玉之饰。」文正遽谢不敏，且志于心曰：「为人子者，丧礼固非预习，然苟不中礼，非惟有亏名教，亦何面目处缙绅之列乎？固知窦兄真长者也。」

【注】鱼袋之制始于唐，盖以为符契也。其始曰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鱼袋。宋因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非复如唐之符契也。~出版者注~

徐存斋阶，由翰林督学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颜苦孔之卓。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将领责，执卷请曰：「苦孔之卓，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人服其雅量。

【注】颜苦孔之卓：颜回苦孔子之卓然不可及也。扬子法言学行：「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以为乐。然亦有苦乎？曰：颜苦孔卓之至也。」

凡用古书，须使不觉其为古书方妙。且古书亦自有疵累处。苦孔之卓，入之制义，断乎不妥。但「杜撰」二字，批得欠确耳。徐公之改等。多只悔己少学，若以能用古即佳。窃未之许也。

陈白沙访庄定山，庄携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肆谈无忌，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则当谈时若不闻其声；及既去，若不记其人。定山大服。

邵尧夫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杯，微醺即已。兴至，成诗自咏，就事欢然。出游城中，则乘小车，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稚皆欢，相谓曰：「安乐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

君子以太和元气为主。止庵子每教人去杀机，觚觚子每教人养喜神。大圣人之申申夭夭与兢兢业业，初非二义。乃有无事而忧，对景而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岂非便是一座活地狱？昔人言：「景物何常，惟人所处耳。」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原是极凄凉物事，一经点破，便作佳境。彼郁郁牢愁，出门有碍者，即春花秋月，未尝一伸眉头也。

程明道、伊川，各从群弟子同游僧舍。明道与伊川自寺门分道，会于法堂；弟子不觉皆随明道。伊川谓人曰：「此是某不如家兄处。」

杨 翥，字仲举。笃行不欺，仁厚绝俗，善处人所不堪。邻人作室，檐溜落其家，家人不能平。翥曰：「晴日多，雨日少也。」邻人产子，恐所乘驴鸣惊之，即郁驴步行。墓碑为田家儿推仆，墓丁奔告。公曰：「儿伤乎？」曰：「无之。」曰：「幸矣！」语田家：「善护儿，勿惧也。」又或侵其址，有「溥天之下皆王土，再过来些也不妨」之句。尝夜梦食人二李。既觉，深自咎曰：「吾必旦昼义利心不明，故至此。」不餐者三日。

刘 宽，字文饶。性仁恕，虽仓猝，未尝疾言遽色。有人失牛，就宽车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送还谢罪。宽曰：「物有相类，事容错误。幸劳见归，何为谢之？」一日，当朝会，严装讫，婢奉肉羹，误污朝衣。宽神色不异，徐言曰：「羹烂汝手乎？」官侍中，封遂乡侯。

凡宽以待人，而使人惭愧至无可容身，其不宽孰甚焉！此独替他开解得甚是平常，全然不觉有人之不是，所以为佳。宋元丰六年冬祀，群臣导驾，即进辇。辇中忘设衾褥，遽取未至。上觉之，乃指顾问他事。少选，褥至，遂升辇。以故官吏无罪。其有意无意，俱不可得而名也。则又浑然无宽之迹矣！

罗循，号双泉，吉水人。会试时，亡其罽褐。同舍生不自安，物色其窃去者，同循访之。比入座，故探其囊，出褐示循。循趋而出，谓其人曰：「物偶相类，彼醉语耳。」归语生曰：「我失褐，初无所损；彼得恶声，尚得为士人耶？」生始谢不及。循是年登第。子即洪先，状元。

郑晓为文选时，里中士宦有馈金首饰者，承筐以将，而上覆以茗；公直谓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拨茗知之，击柝语公。公不动声色，第整理其茗，覆筐如初。出召其人，谓曰：「吾初以家适乏茗，故拜君惠。顷入内询，家尚有余茗，心谢尊意矣！」授之，令持归。

清者极易刻，廉者多好名。既无二者之病，而又出之从容谦婉，反觉杨伯起四知，直而寡趣。

庆历间，有李京者为小官，吴鼎臣在侍从，二人相与通家。京荐其友于鼎臣，鼎臣即缴其书奏之。京坐贬官，将行。京妻谒鼎臣妻取别，鼎臣妻惭，不敢出。京妻召吴仆语曰：「我来，为往还之久，欲求一别。且乃公尝有数帖与吾夫祷私事，恐汝家终以为疑。」索火焚之而去。

江阴徐晞，由县吏起家，为兵部侍郎。时同官一主事，少年甲科，每向胥曹，辄骂狗吏，意以辱晞。晞坦如也。未几，主事没，为棺殓送归。人愈服其长者，历仕至大司马。

人自薄，我自厚，自处地步甚高。韩宣子之适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晋境，晋侯亦将弗逆，叔向曰：「楚僻我衷，若何效僻？」同是此种学问。

杨大年，弱冠，与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时已皤然，杨每论事，侮之曰：「二老翁以为何如？」翰大不堪，正色谓曰：「君莫欺我老，老亦终留与君。」昂从旁摇手曰：「莫与！莫与！免为人侮。」厥后，杨不及五旬卒，求为老翁何可得也！

巢道卿为浙漕，以母老求养罢。长子经，从临江来修谒。方入客次，闻众宾聚首言：「道卿被罪去位。」经问：「得报耶？」曰：「传闻耳。」曰：「道卿乃某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实无过。」众宾负赧，无可容身。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谈是非也。

宋肃王与沈元用，同使北地，馆于燕山愍忠寺。见一唐碑，辞甚骈丽，凡三千余言。元用素强记，即朗诵一再。肃王且听且行，若不经意。元用归馆，欲矜其能，取笔追书。不能记者阙之，凡阙十四字。肃王视之，即取笔尽补所阙，又改元用谬误四五处。置笔他语，略无矜色。元用骇服。语云：「休夸我能胜人，胜如我者更多。」信不诬也。

陈几亭曰：「君子有二耻：矜所能，耻也。饰所不能，耻也。能则谦以居之，不能则学以充之。君子有二恶：嫉人所能，恶也。形人所不能，恶也。能则若己有之，不能则舍之。」

萧颖士恃才傲物，尝携壶逐胜，憩于逆旅。风雨暴至，有紫衣翁领二童子避雨于此。颖士颇轻侮之。雨止，驹从入，翁上马呵殿而去，始知为吏部待侍王丘也。明日造门谢罪，引至庑下，坐而责之。复曰：「子负名傲物，其止于一第乎？」果终于杨州工曹。

江 阴张畏岩，积学能文，有声艺林。万历甲午，乡试无名，大骂试官。有一道者在旁，微哂曰：「相公之文必不佳。」张怒叱曰：「汝乌知之？」道者曰：「闻作文贵 心平气和；心气如此，文安得工？」张不觉屈服请教。道者曰：「文字固要佳，若命不该中，文虽工，无益也。须要自己做个转变，始得。」张曰：「命已不中，如何转变？」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广积阴功，而又加意谦谨，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张曰：「我贫士也，安得钱来行善事、积阴功 乎？」曰：「善事阴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无量。且如谦虚一节，并不费钱；如何不自反而骂试官乎？」张自此感悟，折节好修，丁酉果中式。

袁了凡曰：举头三尺，决有神明；趋吉避凶，断然由我。须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而虚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方有受福之基。俗云：「有志者事竟成。」盖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处处方便，自然感动天地鬼神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第者，初未尝有真志，不过一时兴到耳！兴到则求，兴阑则止。孟子曰：「王之乐 甚，则齐其庶几乎！」予于举业亦云。

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 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王文成公示子正宪曰：「今人病痛，大段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 下人。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结果了一生。汝曹为学，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进。傲字，反为谦，『谦』字便是对症之药。非但是外 貌卑逊；须是中心恭敬，撙节退让，常见自己不足，真能虚以受人。尧舜之圣，只是谦到至诚处，便是允恭克让、温恭允塞也。汝曹勉之！」其毋若伯鲁之简哉！

弘 治辛酉，山西和顺县一粮户，上粮讫，去布政司取通关。夜梦县尹至省城南门，撤仪从，止一青衣控马，谓粮户曰：「尔且跟我入会议府。」因随之。一省府县官皆 在：太原、平阳、大同三知府上坐，泽、潞、汾、沁、辽五知州前席，其余州县以次列坐。茶毕，俄有符使赍文书至案，曰：「山西新举人榜

也。」一官开而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学生。」大同府县皆起，应曰：「其人孝友，多为人方便。」至第六名陈桂，和顺县应曰：「其人遵父命，事继母能孝。」至三十四名，县官应曰：「其人放重利私债，逼死二人命。」中坐者遂打一叉。至四十一名，县官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为人佣。」中坐者又打一叉。至五十九名，县官曰：「其人捏写呈词，好唆人讼，害者凡几家，死者凡几人。」中坐者打一大叉。唱名毕，中坐者命众各举所知。众举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择九人。命写本者写讫，复谓符使曰：「月内进场，快去，不可误事。」粮户醒而记之。次日领文回，路遇陈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为述其事，揭榜果然。

姚若侯曰：嗟乎！天榜已定之后，县官得以纠举而除其名，众官各举所知而补其数，是阳间所中者文章，而阴间所中者德行矣！自隋唐以文章取士，而周汉以来乡举里选之法，阳间不用而阴间用之。盖幽明二教，彼此相成，佐其不逮，如车两轮，如鸟双翼，可偏废哉？且和顺县城隍，阴间岂少衙役，而必借阳世一粮户，跟入会议府哉？亦是城隍一片婆心，指引读书人一条取功名正路，特托粮户口中说出，即是现身说法活城隍也。此城隍何等苦心，何等真切，而世人只泄泄不信，奈之何哉！

李登，年十八，为乡贡首。后年五十不第，诣叶靖法师，乞入冥勘之。师为叩梓潼帝君，恍见一吏持籍示曰：「李登初生时，上帝赐以玉印。十八岁魁乡荐，十九作状元，五十三位至右相。缘得举后，窥邻女张燕娘；系其父澄于狱。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嗣后侵夺兄李丰屋基，至形于讼；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长安邸淫良人妇郑氏，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复盗邻居室女王庆娘，为恶不悛，已削其籍矣！」师以语登，登愧恨死。

颜光衷曰：「使李生不乞冥勘，则少年乡举，骄淫横佚，自以为福分止此耳！旁观者方且曰：『如此骄淫横佚，且得少年乡举也。』不反谓天道不足信哉？」

林茂先，少领邻荐，家贫，闭户读书。邻家巨富，妇厌其夫不学，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别，礼法不容，天地鬼神罗列森布，何得以此污我？」妇惭而退。茂先次年登第。

男女之防，人易蔑之。鬼神在旁，吾能不畏之哉？凛凛数言，可为暗室箴铭。

性行之类多端，所堪举一以例其余耳。中 惟淫最重，稍广采以谨法戒云。高忠宪公曰：世间惟色最迷惑人、败坏人。故自妻妾而外，皆为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皆有明验显报。少年当竭力保守，视身如白玉，一失脚即成粉碎，视此事如鸩毒，入口即死。须臾坚忍，终身受用；一念之差，万劫莫赎。可畏哉！可畏哉！

余 干陈生善医，有贫人病怯几危，陈治之痊，不责其报。后陈薄暮过之，因留之宿。其姑与妇议，令伴宿以报恩。妇唯唯，夜就陈曰：「君生妾夫，此姑意也。」陈见妇少而美，亦心动。随力制之曰：「不可！」妇强之，陈连曰：「不可！不可！」取笔连书「不可」二字于桌。最后几不能自持，又连呼曰：「『不可』二字最难。」迄明乃去。后陈子入试，考官弃其文，忽闻呼曰：「不可！」挑灯复阅，再弃之，又闻呼曰：「不可！不可！」因又阅，决意去之，忽闻大声呼曰：「『不可』二字最难。」连声不已，因录之。榜后，房师问其子，子不知也。归语其父，因忆为不淫之报云。

姚若侯曰：嗟乎！「不可」二字最难，诚 难矣哉！旅客卧帷帐之间，美人嶋灯月之下，漏长烛短，境冷情温，难矣哉！无他，忍而已矣！坚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饥不乞虎餐，渴不饮鸩酒。陈生之初曰「不可」也，忍之说也。两斗夺刀，血流不解；败军夺路，中箭不回。陈生之连曰「不可、不可」也，坚忍之说也。蝮蛇螫手，壮士断腕；毒矢着身，英雄刮骨。陈生之大呼「不可二字最难」也，狠忍之说也。经云：「视老如母，视长如姊，视少如妹，视幼如女。」奸人妻者，得绝嗣报；奸人室女者，得子女淫佚报。嗟乎！敢 不忍乎哉？敢不终忍乎哉？

太仓陆公容，美丰仪。天顺三年，应试南京。馆人有女，善吹箫，夜奔公寝。公给以疾，与期后夜。女退，遂作诗云：「风清月白夜窗虚，有女来窥笑读书。欲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薄相如。」迟明托故去。是秋中式。先期其父梦郡守送旗扁，扁上题「月白风清」四字，以为月宫之兆，作书贻公。公益悚然。后成进士，仕至参政。

陈生连呼不可，以勇胜。此给疾改期，以智胜；较陈生殊省力矣！然此时再略一些不得，宁以吾之不可，学柳下之可焉。

王海日公华，阳明先生父也。尝馆一富翁家，翁婢妾众而无子。一夕，一妾就王，王峻却之。妾出一纸曰：「此主人意也。」上书云：欲求人间子。王即摇笔书其旁曰：恐惊天上神。终不纳。后主人修醮，法师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讶问。法师曰：「适遇天上迎状元榜，久乃得达。」因问状元为谁。曰：「不敢言。但马前有一联云：欲求人间子，恐惊天上神。」主人疑王薄德，故泄前语；而王果状元及第。

此事诸家所记同辞，而公本传不载。意文成公辈体公盛德，特隐之也。将以奖劝后学，须仍表出之。

姚三韭，博学善诗文，馆于怀氏。有女常窥之，姚岸然不顾。一日，晒履于庭，女乃作书纳其中。姚得之，即托以他事辞归。袁怡杏作诗咏之，有「一点贞心坚匪石，春风桃李莫相猜」之句。姚不受诗，且答书自辩其无此事。怡杏缄其书而题云：德至厚矣！生子湛，及孙锡，皆登进士。

浙指挥使延师训子。师病寒，欲发汗，令其子取被。将母卧被以来，误卷母鞋一只。病已，还被，而鞋堕床下，师徒皆不及知。使来视疾，见鞋，疑妻与通。夜讯妻，不服。令婢诡以妻命邀之，已持刀伺其后，俟门启，两杀之。师闻叩门，问何事。婢告以主母命，师怒曰：「是何言与！明晨告尔主人，将

治尔罪。」使复强其妻亲往，师固拒之曰：「某家东翁延居西塾，敢以冥冥堕行哉？请速回步。」门终不启。明日，师辞去。使始释然，为述昨宵事始末，谢其误。师随登第。

使当时略启门，即已见杀；在事则诚枉，而论心已非枉矣！此处念头容不得少差。

应天某生赴京试日，旅邸对门，某指挥使第也。有女年及笄，窥门见生而属意焉。使婢授意于生，言父已他往，期以是夜相会。生惧累阴德，不敢领略。同寓一友窃知之，伪为生赴约。婢暗莫辨，引之入。女与就寝，欢洽熟睡。适指挥使归，见之大怒，拔剑俱杀之。明日榜出，此生首列。因告人曰：「使吾若往，已在鬼录矣！」

生所惧尚远在阴德耳，岂知现报竟在目前乎？鬼录、登科录，只争些子，可畏哉！

豫章有双生者，其母坐蓐时，骈肩而下，遂莫分孰兄孰弟。相貌笑啼如一，父母亦莫能辨。及能言，因各命名以别之。至就塾，颖悟文墨又如一。甫弱冠，同补博士弟子。覆试日，主司亦讶其莫辨，遂分之以庠。笑谓之曰：「庠者，序也。府庠为兄，县庠为弟。」嗣后遂定某兄某弟。暨完娶，父母恐二媳莫辨，命各以衣履别之。逾年又同月生子，再试又同时补饩。里人咸曰：「命同相同，宜其事事同矣！」至三十一岁，又同取科举，赴省试。寓邻有丽妇少孀者，私挑其兄。兄正色拒之；恐复挑其弟，乃以妇情语弟，复戒之曰：「尔我貌同，既挑我，必复挑尔。尔慎毋惑，作损德事。」弟面是之，后竟与妇通焉。妇初不知其为兄弟二人也。彼此情稔，因与妇矢曰：「我得中，必娶尔。」及榜放，兄入彀，弟被黜。复诳妇曰：「我今虽中，行赴春闱，待发甲娶尔，尤荣贵。」且以乏资斧为言。妇因以所积尽付之。明春，兄又发甲。妇又以为所私者联捷，朝夕望其迎娶；而杳不通问，郁郁成疾。阴以书贻，遂殁矣！所贻书竟达兄手。

兄惊诘弟，弟不能讳。次年，弟有爱子，即与兄同举者，暴殁。痛哭不已，双目顿盲，未几亦殁。其兄享福祿，多子孙，称全祉焉。

命同相同，而心便忽然不同，可见祸福皆人自造，而非天之生是使殊也。（与奢俭类所载二太学生事并参，益知祸福非由天定。）

敬圣类

张九成，字子韶。年四十，游郡庠。常闭阁终日，比舍生潜穴隙窥之，则俨然敛膝危坐，对大编，若与神明为伍。后举进士第一，为名臣大儒。

姚若侯曰：若子韶先生者，可谓畏圣人之言者矣！窃怪古人于圣贤书，则肃然敬畏，若与神明为伍；及至覩面见鬼神殊形异相，对之俨然无畏怖心。今人二者皆反是，何也？盖人必有所畏也，然后能无所畏。能不畏敌者，畏将者也；能不畏刑者，畏法者也；能不畏鬼神者，畏圣贤者也。虽然；畏圣贤者，非不畏鬼神也，不畏之于其殊形异相之时也。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者，鬼神之德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者，鬼神之法也。今人见鬼神形、闻鬼神语，无不畏者；而闲居则一无所畏，反疑报应为荒唐，诬神灵为虚诞。问其故，则曰：「我不见也，不闻也。夫不可见、不可闻者，鬼神之常也；其可见可闻者，鬼神之变也。君子所畏者，不见不闻之鬼神也。故显则畏之于骏奔对越之间，幽则畏之于尔室屋漏之际。庸愚所畏者，可见可闻之鬼神也。故往往畏之于衰败之候、笃疾之中。然见而后畏，畏而后信焉，晚矣！昔有鬻徐夫人药匕首者，曰：「以之刺人，血濡缕，立死。」愚人不信也。久乃窃而试之，急呼人曰：「果然！」声绝而气亦绝矣。世之待见鬼神而后信者，何以异此？

管宁自辽东浮海而归。风起，将覆舟，舟中人皆呼天忏罪。至管宁，云：「尝一朝科头，三晨晏起，一次不冠如厕。过必在此耳！」时同行诸舟尽没，独宁舟有灯导而前，获济。

以此为过，则其平日谨身之道宜何如！盖 圣贤学问，莫先于敬。敬之一字，原彻内彻外、可精可粗之言。内而在心，则主一无适；外而容貌，则整肃庄严。精之至尧舜之钦明温恭，粗之及小学之唯诺拜跪。夫唯诺拜跪，未便能敬，而可以习敬。即君子之整肃庄严，亦岂便是敬？而程子云：「致敬须自此入。」张南轩亦云：「俨若思，虽非敬之道，而于此时可以礼 敬。」程子又云：「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一反观，益可见。

元 珪禅师，唐永淳间，结庐嵩岳之庞坞。忽有异人峨冠裤褶而至，曰：「我岳神也。知师有广大智辩，乞受正戒。」师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应曰『能』，不能曰『否』。能不淫乎？」神曰：「亦娶也。」曰：「非此谓也，言无纵欲也。」神曰：「能。」曰：「能不盗乎？」神曰：「我正直，焉有盗乎？」曰：「非此谓也。言享而福淫，不供而祸善也。」神曰：「能。」曰：「能不杀乎？」神曰：「实司其柄，焉得不杀？」曰：「非此谓也，言有滥误疑混也。」神曰：「能。」曰：「能不妄乎？」神曰：「我正直，焉有妄哉？」曰：「非此谓也，言先后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能不饮乎？」神曰：「我受祭奠，焉得不饮？」曰：「非此谓也，言不乱性也。」神曰：「能。」师曰：「此佛五戒也。」神曰：「谨受教。」

如此说戒，谁人不可受，谁人可不受？其 事似于僧戒少宽，其理于僧戒较精矣！司马温公有云：「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锋铍；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颜子安陋巷，孟子养浩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 国。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光明藏。道德修一身，功泽被万物，为圣为大贤，是名 佛菩萨。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坏身。」善言佛理哉！

蜀太子宾客李郢，年七十余，享祖考犹亲涤器。人或代之，不从，谓无以达追慕之意。温公着之家范曰：「可谓祭则致其严矣！」

叶氏问祭礼于朱子：「古今事体不同，行之多窒碍，何如？」先生曰：「有何难行？但以诚敬为主。其他仪物，随家丰约，如一羹一饭，皆可自尽其诚。」愚按若此，则贫民之盂饭炷香，直可与古圣王之合 万国欢心以祀其先，同一孝矣！然决不可能丰而不丰，曰：「吾自可尽吾敬也。」能丰而不丰，又何有于敬乎？

王沂公曾，其父见字纸遗坠，必掇拾，以香汤洗而烧之。一夕，梦至圣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纸之勤耶！恨汝老矣，无可成就，当令曾参来生汝家，显大门户。」果生沂公，因名曾。状元名相。

此事，文昌惜字文特引劝谕。中复载泸州杨百行，坐经文而举家害癩；昌郡鲜于坤，残孟子而全家灭亡；杨全善，埋字纸而五世登科；李子林，葬字纸而一身显官。虽不及细详事实，大略皆昭昭果报云。

宋淳佑中，南昌先圣庙倾圯。知县李纯仁作新庙于县南，往移夫子圣像，十余人举之不动。一士子在旁戏曰：「是之谓重泥。」李令正色责之，其士惶恐而退。至夜，忽被阴司追至一官府，曰：「汝何敢慢侮先圣，决杖二十。」及觉，如痴人，自是便不识一字。

姚若侯曰：谨按嘉靖间，张永嘉以塑像非 古，始奏易木主。今之主，古之像也。二氏之徒，每庵每观皆各奉有圣像；儒者独专奉之学宫，则儒之所以报本反始者，舍此公共数椽而外，别无勺水之将、瓣香之 敬矣！乃此数椽，又往往颓败倾圯，议同筑舍；而喜舍乐施，每数数于玉清绀宇、鹿苑招提也。殊为失本末云。

江阴观音寺，旧有沈香像甚灵。正德中，胥隶咸为观音会。邑令王某召之不至，大怒，取像焚之。已而王令入觐，中途忽患心痛，迎一戒僧忏悔其事。僧曰：「大士普照十方，幻驱犹舍，岂为一像生恨？但护法诸神，欲彰现前之报，知不免矣！」果不起。

翟林尝送程伊川先生西迁，道宿僧舍，坐处偶背圣像。先生曰：「转椅，勿背。」林曰：「岂以其徒敬之，亦当敬耶？」先生曰：「诸凡具人形貌，皆不当慢。」夫先生非黷佛者，而其敬谨之心自如此；世之谤佛以立异者，亦可不必矣！

或问：褻渎神明，必有罪矣；祭赛神明，必有福乎？曰：常祀则不可废。牲牢恶愿，格之所深禁也。凡聪明正直之谓神，其福善祸淫之心，岂移于牲楮酒食之私哉？惟所谓修善缘者，则有之矣。然经之所载，皆修身养性之言；忏之为名，乃悔罪省愆之旨。是诵经礼忏，原不越「为善改过」四字也。又必须斋戒至诚，便是洗心涤虑关头。释迦、老祖，固宜从而歆之也。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又曰：「丘之祷，久矣！」呜呼，尽之矣！

存心类

赵康靖公概，尝置瓶豆于几案间，每一念起，必随善恶，以豆别之。善则投一白豆于瓶，恶则投一黑豆于瓶。初则黑豆绝多，既而渐少。久则善恶二念俱忘，瓶豆二物，亦弃而不用。

治心之法，先儒有省察、克治二义。赵公以黑白豆分别善恶，似专属省察一边；然既省，则自思克矣。初则黑豆绝多，既而渐少，克治之效也。中庸以诚意必先致知；古哲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同旨哉！人非上哲，必须有所借以自检。固当与赵阅道焚香告帝，同奉为克己楷模。

金陵有数十人渡江，中流风骤，忽闻空中语曰：「黑额者！」黑额者自思：空中既指我，何为累众人？遂跳入水。舟随覆。黑额者附一漂木至岸，不死。人异而问其素行，曰：「生平亦无善可纪。每思人生坏一「贪」字；「贪」字纔起念，便以「怨」字压之，不敢作便宜事耳。」

平常道理，精细学问。

卫 仲达初为馆职，被摄至冥司，官命具呈善恶二录。比至，则恶录盈庭，善录仅如箸小。官色变，索秤称之，则小轴乃能压起恶录。官善曰：「君可出矣！」仲达曰：「某年未四十，安得过恶如是之多？」官曰：「不然。但一念不正，此即书之，不待其犯也。」曰：「然则小轴中所书何事？」曰：「朝廷尝大兴工役，修三山石 桥，君上疏谏止之；此谏稿也。」曰：「某虽言之，朝廷不从，于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官曰：「朝廷虽不从，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听从，则君善力何止 如是，将乘此而获度世矣，尚得而摄君乎？奈恶念过多，力已减半，不可复望大拜。」后果止于吏部尚书。

此君使由此而更行善焉，成就又何可量；若由此而一为恶焉，吏部尚书其复可得乎？善恶之报，节节增减，当无一定之局也。阅者须作如是观。

孙叔敖，楚人。儿时出游还，告其母曰：「人言见两头蛇者死；儿今见之，死无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已杀而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闻有阴德者，必有阳报；德胜百殃，仁除百祸。」及长，为楚令尹。

方遇蛇时，正忧死之不暇也，而遽为后人计若此，其用心何如！岂止相位，相业所自来矣！

庾亮乘马有的卢，相马经所云妨主者也。或语令卖去，庾曰：「卖之，必有买者。宁有己之不安，而可移之人哉？昔孙叔敖埋蛇以免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卒留之，不害其为将军元舅也。

【注】的卢：凶马。相马经：「马白额入口齿者，名曰『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出版者）

叔敖，诚心自发者也。元规思效之，未免心着于善矣！然其事亦自可传，苟能为善，不嫌袭迹也。

吴次鲁，年五十余。有一子名国彦，已受室，自念孱弱，欲其父更举子为宗祧计，请于母。母语次鲁。鲁曰：「贫家有子足矣，安用多为？」母子乃私罄衣饰余赢，置一妾。比入门，则羸然病妇也。医云不治；但亟卖，犹可得值。母子乃令元媒改遣。议已成，次鲁知之，曰：「我既为人误，安可复误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犹可望生；一出吾门，万无生理。所得不过十金，安忍弃之？」具实以告买者，还其值而去。妾自是病日愈。忽有身，逾年，产一子。

颜光衷曰：「转卖亦是常情；一指点出，便觉无限残忍。」

锺离仙，初授丹于吕纯阳，点铁为金，可以济世。纯阳问终变否？曰：「五百年后，当复本质。」纯阳曰：「如此则害五百年后人矣，吾不愿为也。」锺离曰：「修仙要积三千功行。此一言，三千功行俱满矣！」

锺离之丹，本以济世也，尚不忍以五百年后之人而易现在之人；若思得之以利身肥家者，造物岂容之哉？而世且万无其术也。江北有监司某者，谢事悬车。尝苦宦囊不足，延一丹士，信如锺吕。其夫人颇知书，戏问曰：「丹成，何以谢方士？」监司曰：「渠自能点化，不须谢。」夫人曰：「不须谢，何故以丹法传君？」监司曰：「渠谓我有仙风道骨耳。」夫人曰：「君垂涎点化，志在得金；岂蓬莱仙岛有贪财神仙耶？」既而其埽来谒，夫人曰：「埽贫，丹成可分之。」监司有难色。夫人曰：「君不肯以丹分埽；君非方士埽，独肯相私耶？」监司终不悟。一日，方士挈丹鼎夜遁。夫人戏之曰：「夜来方士赴蟠桃会，未知乘黄鹤去否？」监司默然长吁曰：「勿言勿言，吴命应贫耳！」展阅至此，真可赧然一笑。尚有感而不悟者，何哉？

朱文公尝患足疾，有道人为针熨，旋觉轻便。公喜，赠以诗曰：「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似从前勃率翁。」数日后，

足疾大作，追寻道人，莫知所往。公叹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诗，恐持此误人耳！」是夜梦神曰：「公一念动天矣！」足疾旋瘳。

林观，莆田人。遇异人授一佳地，谓曰：「此地甚佳，但未知汝福可堪此否耳？」观曰：「吾德薄，将此地与宗人共之，其间或有一有福者。」异人曰：「即此一念，福德甚厚。」观遂取族二十余柩，与亲偕葬之。生子元美，成进士。孙翰，曾孙廷昂、廷机，玄孙廉，三代四尚书。

异人只说「福」，林便言「德」，异人乃兼言「福德」。勘得「福德」二字合离之义，思过半矣！

元 自实于繆材有恩，而繆材深负之。自实不能平，夜往欲杀之。道经一庵，庵主轩辕翁，有道士也。见自实前往，有奇形鬼物数十随之，少顷回，则金冠玉佩百十从焉。翁甚异之，天明，往询焉。自实曰：「某恨繆材负心，往将杀之。及到门，思彼虽负我，其妻子何尤？且有老母，杀之何依？遂隐忍而返。」翁为述所见之异，且曰：「子一念之恶，而凶鬼随之；一念之善，而福神随之。子之事，已知于神明；将有厚福矣！」后自实为庐山令，而材废绝。

僧 某者，焚修关圣祠中，行甚精洁。时土贼窃发。一夕，梦神告曰：「汝明日合死。有贼乘白马者，名为朱二，乃汝宿世怨，不可避也。」僧梦中哀求曰：「念某今生 颇修善事，愿垂救护。」神曰：「我不能救汝也，救则惟汝自救耳。」天明，果有贼入山。执僧，问以财帛妇女所在，胁之引导。视其所乘，果白马也。僧忽自念 曰：我业已合死，若更导之掠财物、淫妇女，是业上加业矣！因大声谓贼曰：「我不导汝也。汝非朱二乎？我合与汝杀，只杀我可也。」贼大惊曰：「汝何由得知我名？定是神僧！」僧具以梦告。贼投杖太息曰：「怨怨相报，将何穷已？神言不救汝，所以救汝也；汝不导我行，即汝自救也。我汝俱解怨，有何不可？」乃向神前 再拜而去。

镇江军范某妻，病劳瘵濒死。有医者云：「用雀百头，制药末饵之，至三十七日，服其脑，当痊。一雀不可减也。」范依言笼雀。妻闻之，恚曰：「以吾一命，残物百命；宁死，决不为也。」开笼放之。未几，病自痊。且怀薄生男，两臂上各有黑斑如雀形。

放生之类伙矣，然多不忍以生命殉口腹耳；此则几愿以性命殉生命矣！故其事虽小，其仁实莫大也。陶隐居功行圆满，已证仙位。以所著本草，参用蛭虻等物，而久稽上升。凡处方治病而用生物者，亦乌可不慎哉？

李正，松陵人，业渔，居一港甚僻。一夕得鱼，沽酒独酌。俄有一人立门外，正曰：「子何来？」曰：「予鬼也，丧此水中数年矣。见翁独酌，欲觅一杯耳。」正曰：「子欲饮，可入坐。」鬼遂入对酌，后因常至。越半月，鬼谓曰：「明日代我者至矣！」问何人？曰：「驾船者。」明日伺之，果一人驾船来，略无少碍。晚，鬼至。正曰：「何不代去？」曰：「此人少年丧父母，养一幼弟。吾害之，彼弟亦不能生。故释之。」又半月，鬼入曰：「明日代我者至。」次日，果一人来岸，徘徊数转而去。鬼至，复问：「何以不代？」鬼曰：「此人有老母无依，故释之。」正曰：「子有此心，必不久堕泉下。」又数日，鬼曰：「明日一妇代我，特来拜别。」次日伺之。晚，有妇人临岸，意欲下水，复登岸去，鬼又至，正曰：「何以舍此妇？」曰：「此妇怀孕在身，若损之，是二命也。予为男子，没水滨数年，尚无生路；况此孕妇，何日超生？故又舍之。任予魂消魄散于水中，誓不敢损二命也。」潸然泪下。别数日，前鬼绯袍冠带，侍从甚众，来辞正曰：「上帝以吾仁德好生，敕为本处土地。」言讫不见。

颜光衷曰：「宁自忍而不忍人，一而至三，此心不变，善根定矣！堕鬼道者犹能格天，况生人哉！」

燕相薛瑗，持重权，立心褊仄。见人有得，如己有失；见人有失，如己有得。人有才能声誉，疾之如讎。生子皆盲聋喑哑、伛偻颠覆。后遇公明子皋，教以洗心涤虑。尽易前非，幸存一子。

先辈有云：「见人得意事，便当生忻喜心；见人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皆自己真实受用处。忌成乐败，何与人事？徒自怀心术耳！」愚谓凡损人而利己，不可为也。至损人而于己无利，则为之甚无谓矣！欲人损而人损，犹有所用其恶也；奈欲人损而人决不因其欲而损，空用此恶心肠，何为哉？

闽将吴某，将向晋安，新铸一剑甚利。濒行，祷于梨山庙曰：「某愿以此剑手杀千人。」其夕，梦神谓曰：「人不可发恶愿！吾佑汝，使汝不死于人手。」寻败绩，以此剑自刎。

其以自尽真幸矣！神言非滑稽也。

李生，闽人。善读书为文。赴试，过衢州旅店。店主梦土地言：「明日有李秀才，科甲人也，宜善待之。」次早，李至，款待甚厚。李问故，店主以神语告。李生大喜，夜思登第作官，但贫陋时妻，不堪作夫人，当易之。去后，店主复梦神曰：「此士用心不善，功名未遂，便欲弃妻。今失举矣！」竟不第而回。店主复以告生，大惊，愧恨而去。

安福邹子尹，平生勤行善果。凡救人患难、成人好事，不可枚举。万历己卯病故，至阎君殿前，心中不服，命吏开簿示之。开簿即有「名利」两大字，凡子尹一生所做好事，戴于「名」字下犹少，载于「利」字下居多。子尹愧服。复苏，有一僧在旁，子尹语之曰：「汝为我遍告亲友之为善者，宜净扫心地也。」越五日而终。

唐诗原评云：「予详知子尹之为人，好名或所不免；至于利，则子尹轻财仗义人也，何以有此？必其居间请托，初念为善，比及财物到手，偶有挪用之弊。

或始曰『吾暂借之』，后遂久假不归耳。」愚谓若此，则子尹直一巧于干没人矣！是且难以瞞世人，况敢欲以质阎君乎？盖无为而为，是义；有为而为，即是利。小人喻于利，何尝尽贪货财；尽是一件好事，他一段私心，只专为有益于己耳！乃子尹勤劳一生，仅博得此两字，可见隐微委曲之处，阴司分析，甚精甚明，为善者不可不谨也。

浮梁县令黄木，疑本县庙神为妖，祭之以酒。醉而执之，果一老猿。将戮于市，猿俄醒曰：「某死固其分，然数年所积，可以备县中之缺。」木纔问处，则猿已跃身而去矣。后百计踪迹，竟不可得。

俗传吴中有一灵鬼，善淫人妇女。昆山正仪民女将被污，女曰：「泾西某氏女甚美，何不往彼而来此？」鬼曰：「彼女心正，吾不敢近。」女怒曰：「我心独不正耶？」鬼遂去，不复至。陆象山先生有云：「人惟一心，发为念虑。念虑之正不正，只在顷刻之间。若一念之不正，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皆在人一心自审。」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千古圣贤，不过察诸一念之微；天地鬼神，多于此勘人善恶。张令一动于欲，而老猿已得行其妖，村女一激为贞，而邪魅遂不能犯其节。殆以是夫！

长洲庠生某，赴友家会文。作「知者乐水」一节题，文极得意，同辈称赏。因醉归，作妄想：「我得第后，当取邻女阿庚为妾。为阿庚构造曲房，织成绮丽衣饰。」妄想奢侈，三鼓忘睡。其妻促之；生含茶嚙其面，戏骂：「醋瓮！醋瓮！」有一佣书人，被土地摄去写册。见生册有朱批云：「想虽逐妄，境实因人。着于正月十七，到松陵驿冻饿一日。」佣书者醒，识于壁。是日到生家访之。生方拭衣整履，赴姻家之召，将看梅西山。舟过通津桥，触巡江使者舟，舟人皆被执。生以青衿免缚，拘于船头。带至吴江，停舟驿前，始释之。饥冻几死。

王氏传习录云：「有友自叹：『私意萌 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这一知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大慧禅师云：「学道之人，苟或照顾不着，偶萌恶念，便当急着精彩，拽转头来。若随他相续不断，则障道结业，神嗔鬼责矣！」先生、大师之言，要为初学制私者，下手吃紧切实要诀。若夫性体空明，本来无妄，君子诚养得未发之中，则发时只须略一照顾。功夫到得省察，已不老大费力。高景逸先生云：「真体既显，则妄念自除。」予顷受先生静功之学于吾友汤世调，觉至人寂然不动光景，实皆吾儒本分内事。而精神一向外驰，苦难收拾。白首闻道，仍复置之。逝者攸攸，每一抚躬，殊深颜汗。此生见色动心，已犯太上明诫，而醒入梦境，历时滋多，心之放佚如是，乌得无冥谴哉？

欧阳修见老僧诵法华经端坐不动，问曰：「每见古人临终；有坐脱立亡者，何法所致？」僧答曰：「古人念念定静，临终安得有散乱？今人念念散乱，临终安得有定静？」公闻此语，不觉其膝之屈也。

昨非纂曰：「眉睫纔交，梦里便不能主张；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学道之法无多，只在一心不乱。

古仙云：「大道教人先止念，念头不住亦徒然。」起信论云：「心若驰散，即便摄来，令住正念。念起即觉，觉之即无。」修行妙门，惟在于此。

程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桥，少一长梁，曾博求之民间。后因出入见林木之佳者，必起计度之心，因语以戒学者，心不可有一事。

王阳明先生尝语学者曰：「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中着不得些子沙尘。些子能得几多，满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也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屑，眼亦开不得了。」

附录一

三破．七辯

明．颜茂猷（光衷）

一破安不善者之习心习见

读李登案（见性行门）：课士以十年，其概也，科甲成否之大较也。使登不闻神言，则少年乡举，骄淫横佚，自以为福分止此耳。而旁观者亦莫窥其微，遂疑天道。不知有根器的人，高才绝智，实天付之以救济斯民也。其人能用之善，自然大富贵、大寿考；一造恶业，所减便多。世尚见其些小福泽，善者不如，便谓无报；岂识其生前带来分数实饶乎？薄福者之勉强为善亦然。如本应冻馁，而报以温饱；本应乏嗣，而报以单丁。夫温饱单丁，岂觉受报；讵知其生前带来分数实薄乎？惟大力量、大功德，则自有转旋手段，不落寻常格式中矣！

读喻妇案（见孝顺门）：课众以三十年，其概也，人生祸福之大限也。而前业今受，随受随脱，变幻不可知如此，何怪世人之难悟乎！况人生大善恶，必自十五岁以上始造之；如是又三十年，则四十五矣。世徒见四十五年内之人，善未必福，恶未必祸，已啧啧不信果报，及其天之既定，则或不及见也。即及见之，其寻常顺逆，既谓寻常事不之察。其大迪吉、大逆凶，真耸动人者，是可信矣；又援他事不尽确者以自眩自疑，犹豫不反。就使阅历既久，觉悟或生，而其人已老，习已成矣！少年后起者，豪气正炽，又复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读冥责案：近世病危者亦谈冥报，梦魂中或受神谴，且以诫其至亲，闻之众人；而众习不解，何也？曰：此自有说。盖其过绝浩大，报绝惊心者，既不肯言；即父子兄弟闻之，亦不忍泄。间有一二人备知其详，转传数人，即有诘之者曰：「汝自听见否？」便把这话头搪塞。呜呼！冥报安得人人而显之哉？就其信者，新犹儆省；数日之后，精神稍懈，物诱复浓，且渐放下矣！譬如士人畏考黜、爱科第，当要时如何愤发，久且忘之。又如淫妇招刑、偷盗被责、色风中

病，岂不千辛万苦，羞惭刻责；数时之后，犹不禁也。故往往有显报，习久而忘之，畏谈而置之，瞞心而姑犯之，此地狱所以无虚，而济恶所以不悟也。

一破阻善者之习心习见

读公善奖善案：善何大乎？与人同最大。今世修善之士，有见一事，则攘臂争先者。然或用人而成，或用我而败，彼不解也。有逢一缘，则喋喋恐后者。然或共诱而劝，或私说而疑，彼不察也。有见人喜名，则求其忘名；见人修福，则求其忘福。而不知鼓舞之根，或随之而塞。有自入世，则厌出世法；自出世，则厌入世法。而不知接引之机，或乘之外隘。又有自家所不屑做的事，便嗤人做。彼实鄙其小也，不知见大见小随人分量，但有纤毫善根，祇可引，不可沮。又有自家所不能为的事，便破人做。不知人做我做，同归一善，我若欢欣赞叹，便是助彼为善，不关财用事也。又有善从我倡者即乐，从人倡者即不乐。此益大错！总之起于有我；有我之善，不能成大善矣！如此者，皆知为之为，而不知不为之为也。

读救济案：有泄泄为善，而驾其词曰：「善在心而已，奚论事？」不知悯人之死而不救，与救之者，孰是？若使如天好生，不以仁政，能平治乎？人有一妻一妾者，夫偕妻眠。妻恨之曰：「子身虽在此，心却在彼。」夫曰：「然则吾身在妾边，心来汝处，如何？」此可为心善不用施济者作一笑柄！又有谓「小惠未遍，焉得人人济之。」者夫限我以不得为，既谢不为矣！乃若财分得为，损我锱铢，救人当厄者，尚可曰：「吾不能遍及也，姑已之乎？」又曰：「后来值此，将难继也。」夫我之衣食奢淫等项，据现设施，不尽虑前顾后；至于救济，直计较久远，以不能继为解，是终无行善时也。又有谓「善在无心无意，偶触为之，纔作意，便不是」者，此又大错！孟子尝云：「孳孳为善矣！」武王尝言：「吉人为善，惟日不足矣！」夫子尝言：「善不积，不足以成名矣！」今使有饿者于此，一人偶尔施之，过念即忘；一人用意照顾，日夕不倦。二者孰得？此最现前易晓者也。如是者，借口不为之为，而不知为之为也。

读口业是非案：有一等人，遇善辄沮。见人放生，则曰「人为重」；见人助丧，则曰「生者要食为重」；见人施济，则曰「穷亲戚赈之为重」。果尔，则亲亲、仁民、爱物，必一件完，而后可做一事耶？亦无时可做矣！夫施或因其当厄，时或就其易举，心或触其偏到，随在可行，随行可满。必以此难人者，其人必非实心周急可知也。又一等人，遇善事，辄求全；见做一事，必更援一事以难之曰：「这件事既做，那件事如何不做？」夫古称尧舜，不云犹病耶？又遇善人，必求疵。或做某事，必举其不足者比拟之曰：「莫那事更佳，何必尔尔？」夫人非圣人，岂能尽善？其美者自美、恶者自恶，瑕瑜各不相掩，而必以是沮其上进乎？然则必无过而后可以行善耶？又有一等人，专谓世人薄恶，不可以善化他。遇人为善，不曰：「姑息柔软，养成人恶。」则曰：「是斋公一流语。」否则又曰：「忠厚是无用表德。」彼将神圣好生处都抹过，刑杀处即取来借口，而不知其心之已化为嗜杀也。若此者，已不为而又禁人之为者也。

一破饰善、小善、善恶两挂、善恶双遗者习心习见

有一等人，明知善之当为，自家亦尽去做；及论果报，则恐人以祸福目之，抵死不肯认。此等人为名根所护，知自利而不知利他。有一等人，专习持斋施经、造像度人，而于自家德行、本来心术，殊不照管。此等人为福德所动，知利他而不知自利。又一等人，以天地为大戏场，视人世无真面目，遇方与方，遇圆与圆，徇众所趋，甘言泉涌，以自托于宛转灵妙。此等人善恶虽无定向，然总之成就一个恶德。又有一等人，张设自是，旁若无人；救人救到底，杀人杀见血，酒色财气，明翻无理之案；是非毁誉，时骋一偏之辩。此等人，名为物小我大，左袒恶业。又有等人，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奸宄而活虫鱼；己自煦煦，而假手杀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末流种毒者不知。此之谓顾指失头，杀牛放蚁。又有等人，懈怠超荡，专谈名理；以有为为迹，以德行为粗，以不思善恶为奇；恐慈悲之缚我，则戒行精进，不甚着力；觉玩好之亲人，则喜怒游戏，驾言自在。此之谓菩萨口、波旬心，梦游清都极乐，而自却在厕池上打盹也。

七辩（迪吉录节录）

或曰：「业报足信乎？恐皆偶然耳。孰为记忆？孰为分疏之者？」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不可掩，而况鬼神乎！举心即觉，而况见之行事乎！响应声，影随形，惟人自召，何烦记忆？何烦分疏？且行善必自谦，造恶必不安，亦自为记忆，自为分疏。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秫之不为黍也，稗之不为稻也。此必然，非偶然也。」

或曰：吾见世人淑慝自分，而死生不异；修士或多坎坷，凶顽或终考命。是有不报之善恶，而且有差报之善恶矣！曰：世无数百年之人，而造物有未即结之案。纯善纯恶之人既少，而可善可恶之机最圆。故有种善未熟而死者矣，有积恶未稔而毙者矣；有阴德阴过，独甚独真，冥司核之，世人不解者矣。其善恶也，非人耳目前之善恶也，则以为不报也；其报也，非人耳目前之报也，则又以为不报也。栾廪之报德在书，栾盈之报汰在廪。颠之倒之，其变多矣，则以为不报也。前生后生，犹之一人；人诛鬼诛，同是一痛。而世不之知也，则又以为不报也。

或曰：王者彰善瘅恶，岂贵因循；天道亦尔，曷为不即施行，使人警惧乎？曰：王者不忍，必与矜全。天心至仁，每容悔祸。若情真理当，必不相宽。譬如贷券于人，责偿在后，其所限之岁月有异焉耳，报迟则息必倍焉。且以人视之久远。天视之旦暮耳！

或曰：子罕言利；兹之谈报，近于利矣！曰：报必有施，是由本而生，非从贪而得也。且不求利而求害，必非人情矣。盖甘穷饿以没世者，君子暗修之素心；降福祿而寢昌者，上天因材之至理。人生所享，自有分际，不能为谋。所堪自种自收者，独此方寸地耳。舍而不芸，而空言不耕获、不灾畲，宁不同卤莽灭裂之报哉？

或曰：报诚有之，然积德而至于动天，如导引而至于长生，皆非常人所能。曰：长生不死，非常也；若百岁内之寿，则常矣！大德受命，非常也；若履顺迪

吉，富贵福泽，则常矣！大圣贤、大豪杰可以致非常，实修实践，独不可收庶常乎？今夫大富贵之家，其所从出，多贩佣侧陋，隐德不耀，而子孙忽食其报。非必尽圣贤也，胥靡登高，剑侠凌壁，神各有所极；当其极时，即圣人且多让焉。患心之不坚，无患报也。

或曰：然则无为而善，与有为而善，孰佳？曰：无为者佳矣！虽然；恐借言无为，而行善反不力，空言甚高，而实行不至，君子惧焉！且引人为善，不妨示以所获，勉强学问，则德日进。夫所恶于有意者，为其觊报也。觊报而不至，怠将及焉。若时时刻刻主善为师，退托不生，倦勤不作，则与行法俟命者岂异？何恶于意哉？

附录二

立命说

明·袁黄（了凡）

余童年丧父，老母命弃儒而学医。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且习一艺以成名，尔父夙心也。后余在慈云寺，遇一老，修髯伟貌，飘飘若仙。语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进学矣，何不读书？」予告以故。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得邵子皇极正传，数该传汝。」余引之归家，试其数，纤悉皆验。予遂起读书之念，礼郁海谷为师。孔为余起数：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明年赴考，名数皆合。复为卜终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廪，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归。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终，惜无子。予备录而谨识之。自后凡遇考较，其名次前后，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独算予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及食米七十余石，屠宗师即批准补贡；予窃疑之。后果为署印杨公所驳。直至丁卯年始准贡；连前食米计之，适九十一石五斗也。予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淡然无求矣！贡入燕都一年，终日静坐，不阅文字。归游南雍，即访云谷禅师于栖霞山。对坐一室，凡三昼夜不瞑目。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

只为妄想相缠耳。汝坐三日，不见起一妄念；何也？」予曰：「吾为孔先生算定，荣辱死生，皆有定数，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云谷笑曰：「吾待汝为豪杰，原来只是凡夫！」予问其故。曰：「人未能无心，终为阴阳所缚，安得无数？但惟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固拘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不是凡夫？」予问曰：「然则数可逃乎？」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的为明训。我教典中说：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夫妄语乃释家大戒，诸佛菩萨，岂诳语欺人？」予进曰：「孟子言：『求则得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云谷曰：「孟子之言不错，汝自错解了。汝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得也。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驰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耳。」因问：「孔公算汝终身若何？」予以实告。复问曰：「汝自揣应得科第否？应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不应也。科第中人，类有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积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繁剧，不能容人；时或以才智盖人，且轻信妄谈，皆薄福相也。又好洁，善怒，多言耗气，喜饮烁精，好彻夜长坐，而不知葆元毓神，皆宜无子。其余过恶，不能悉数。」云谷曰：「岂惟科第哉！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饿死者，定是应饿死人物。天不过因材而笃，几曾加纤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其斩焉无后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应将向来不登科、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和爱，务要惜精养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义理之身，岂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如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犹可得而违也。汝今克广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此自己能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汝信得真否？」予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将往日之罪，在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

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云谷出功过格示予，令将所行之事，逐日札记。善则记数，恶则退除。且教持准提咒以期必验。语予曰：「符篆家有云：『不会书符，被鬼神笑。』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凡祈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孟子论立命之道，而先曰：『夭寿不贰。』夫夭与寿，至贰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细分之，丰歉不贰，然后可以立贫富之命；穷通不贰，然后可以立贵贱之命；夭寿不贰，然后可以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间，惟死生最重。曰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积德祈天之事。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曰『俟』，则一毫覬覦，一毫将迎，皆当斩绝之矣。汝未能无心；但持准提咒，无记无数，不令间断，持得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到得念头不动，则灵验矣！」予初号学海，是日改号了凡。盖悟立命之说，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从此而后，终日兢兢，便觉与前不同。前日只是攸攸放任，到此自有战兢惕厉景象。在暗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毁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算该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验；而秋闱中式矣！然行义未纯，检身多误。或见义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为善，而口有过言；或醒时操持，而醉后放逸。以过折功，日常虚度。自己巳岁发愿，至己卯岁，历十余年，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愿，亦许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天启（后改名俨，天启乙丑进士。）。予行一事，随以笔记。汝母不能书，每行一事，用鹅毛管印一朱圈于历日之上，一日有多至至十余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数已满。九月十三日，复起求中进士愿，许行善事一万条。丙戌登第，授宝坻知县。予置空格一册，名曰：「治心编」。所行善恶，纤毫必记。夜则设桌于庭，效赵阅道焚香告帝。汝母见所行不多，辄颦蹙曰：「我前在家相助行善，故三千之数得完。今许一万，衙中无事可行，何时得圆满乎？」夜间梦见一神人，予言善事难完之故。神曰：「只减粮一节，万行俱完矣！」盖宝坻之田，每亩二分三厘七毫，予为区处，减至一分四厘六毫。委有此事，心颇惊疑。适幻余禅师自五台来，予即以梦告之，并问此事宜信否？禅师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当万善；况合邑减粮，万民受福乎！」孔公算予五十三岁有厄，予未尝祈寿，是岁竟无恙。今六十九岁矣！书言：「天难谌，命靡常。」又言：「惟命不于常。」皆非诳语。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

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即命当顺利，常作拂逆想；即现颇足食，常作贫窶想；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即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便担阁一生。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乃至精至粹、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旷也。

立命之学，发自孟子；经云谷禅师洗发，而剖析无余蕴矣！然妙在迎头一喝曰：「吾待汝为豪杰，原来只是凡夫！」使人陡地一惊。然后将积德累功，以致富贵福泽之理，逐一还他根据，若可计日得，若可操券取，虽欲不为好人而不得矣！至后论修身以俟，直说到无觊觎，无将迎，只此便是至圣至仁。人诚到此地位，更何处用着富贵福泽？然则禅师之意，是借富贵福泽，以使人积德累功；非借积德累功，以使人富贵福泽也。必若是然后为真立命也。故时而为尧舜，天子寿考可；时而为孔颜，不遇早夭可。富贵福泽，于彼何加，天亦不必定以寻常富贵福泽加之也。若夫未能及是而但积德累功，其志只在富贵福泽者，天亦只仅以富贵福泽报之。此如释家所谓得正果、得福报之殊矣！即了凡先生所自述，亦还只认定第二层做。然诚做到极精纯处，虽圣贤亦岂外是，所谓「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也。至若稍稍修持，便思应验；应验不至，而遂谓「修持无益」者。此则原未尝修持，不可谓无应验也。辛丑夏四月，宜兴史洁瑄玉涵氏识。

圣贤不许人求富贵福泽，今人只须人求富贵福泽。盖求富贵福泽之念果坚，则积德累功之事必力矣！天下添一人积德累功，于天下必有所济。天岂有不以富贵福泽报之，以劝人之积德累功者乎？玉涵又记。

附录三

净意说

明·罗楨

江西俞公，讳都，字良臣，嘉靖时人也。多才博学，十八岁为诸生，每试必高等。年及壮，家贫授徒。与同庠生十余人，结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杀、口过，行之有年。前后应乡试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聪秀，左足底有双痣，夫妇宝爱之。六岁戏于里中，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仅存其一。妻以哭儿女故，两目皆盲。公潦倒终年，贫窘益甚。自反无大过，惨膺天罚。年四十外，每岁腊月终，写疏祷于灶神，求其上达。如是数年，亦无报应。至四十七岁时，除夕与瞽妻一女夜坐，举室萧然，凄凉相吊。忽闻叩门声。公秉烛视之，见一角巾皂服之士，须发半苍。长揖就座。自云姓张，自远路归，闻君举家愁叹，特来相慰。公心异其人，执礼甚恭。因言生平读书积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继。且以历焚灶疏，为张诵之。张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恶太重，专务虚名。满纸怨尤，渎陈上帝，恐受罚不止此也。」公大惊，曰：「闻冥冥之中，忤善必录。予与同社诸生，誓行善事、恪奉规条久矣，岂尽属虚名乎？」张曰：「即如君规条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与知交辈，多用书文旧册糊房褰物，甚至以之拭桌；且借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亲见，略不戒谕一语，但遇途间一二字纸，拾归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随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诸人不举，君亦浮沉而已，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且君家，虾蟹之类亦登于庖；彼独非生命耶？若口过一节，君语言敏妙，谈者常倾倒于君。君彼时出口，心亦自知伤厚，但于朋谈圆熟中，随风讪笑，不能禁止。舌锋所及，怒触鬼神，阴恶之注，不知凡几；乃犹以简厚自居。吾谁欺，欺天乎？邪淫虽无实迹，君见人家美子女，必熟视之，心即摇摇不能遣，但无邪缘相凑耳！君自反身当其境，能如鲁男子乎？遂谓终身无邪色，可对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规条誓行者，尚然如此，何况其余！君连岁所焚之疏，悉陈于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恶，数年无一实善可记。但于私居独处中，见君之贪念、淫念、嫉妒念，徧急念，高己卑人念、忆往期来念、恩仇报复念，憧憧于胸，不可纪极。此诸种种恶意，固结于中，神注已多，天罚日甚，君逃祸不暇，何犹祈福哉？」公惊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系尊神，愿垂救度！」张曰：「君读书明理，亦知慕善为乐。当其闻一善言时，不胜激劝；见一善事时，不胜鼓舞。但旋过旋忘。

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平生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尝有一事箸实？且满腔意恶，起伏缠绵，犹欲责天美报；如种 遍地荆棘，痴痴然望收嘉禾，岂不谬哉？君从今后，凡有贪、淫、客气、妄想诸杂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干干净净一个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若有力量能 行的善事，不图报、不务名、不论大小难易，实实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恳恳，使此善意圆满。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远心，切不可自惰， 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测效验。君家事我，甚见虔洁，特以此意报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毕，进入内室；公即起随之。至灶下，忽不见，方悟为司 命之神。因焚香叩谢。即于次日元旦，拜祷天地，誓改前非，力行善事，自别其号曰净意道人，志除诸妄也。初行之日，杂念纷乘，非疑则惰，忽忽时日，依旧浮 沉。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叩头流血，发誓愿善念真纯、善力精进，倘有丝毫自宽，永堕地狱。每日清晨，虔诵大慈大悲圣号百声，以祈阴相。从此一言一动、 一念一时，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利于人、有济于物者，不论事之巨细、身之忙闲、人之知不知、力之继不继，皆欢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后止。随缘方 便，广植阴功。且以敦伦勤学、守谦忍辱，与夫因果报应之言，逢人化导，惟日不足。持之既熟，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岁，乃万历二 年，首辅张江陵居正为子择师，人交口荐公，遂聘赴京师。公挈眷以行。张敬公德品，为援例入国学。万历四年丙子，赴京应试，遂登科；次年中进士。一日，谒内 监杨公。杨令养子五人出拜，内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问其籍。曰：「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犹依稀记姓氏 闾里。」公甚讶之；命脱左足，则双痣宛然。公 大呼曰：「是我儿也！」杨亦惊愕，即送其子随公还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抚子大恸，血泪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双瞽复明！公悲喜交集，遂不愿为 官，辞江陵回籍。张高其义，厚赠而还。公居乡，为善益力。其子娶妇，连生七子皆育，悉嗣书香焉。公手书遇灶神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身享康寿八十八岁。 人皆以为实行善事，回天之报云。同里后学罗祯记。

篇 中云：「收拾干干净净一个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此未能无妄，而得除妄之法也。盖惟至人为能无思无虑，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若学者，定不

能无思；思不善用，遂游移浮动，触处牵惹，而发之为妄想。欲屏浮游，必须使心先有归着。归着便是定，定即生静。只理会善一边去，正归着处也。今学者遽欲返之于静而使无，不若且实之于动而使有。无则摇摇荡荡，极难把捉。这妄拒住，那妄复乘。有心不思，即此便是思；纵强得来，亦是一个枯寂。有则专意致志，要做好人，要行善事，真切圆满，何等实落！到得念念皆善，自然一念不起矣。然则学者亦止有求诚法耳，岂别有除妄法哉？宜兴史洁理识。

附录四

功过格

费鹅湖云：「功过格甚精微，男女贫富皆可行之。且修事修意，直接上根。受此格者，每日自记功过于历日上。一功记⊕，十功记⊕，百功记⊕；一过记×，十过记*，百过记※。将功补过，算所余者为定，朔望焚香告天，至满善愿而回向之。勤修不已，积至百⊕，圣贤可成，神明钦敬，有愿必得，无福不臻。前辈范文正、苏眉山、张魏公，俱受此格，敬信奉行。余尊人得之于会稽陶家，藏室夜光，宝而行之。尝梦此格化为金字，遂生宏状元；又梦此格化为银字，生弟采进士。惟贱兄弟深惧不类，朝夕虔奉，用特公之同志云。」

一日定有十余功可修，积至半月，则于本等功外加记十功；贵纯善也。中间若有一二事不合格，则不得另记。劝亲善，以一大事为十功；外人祇当一功者，重亲善、崇孝弟也。一日十功，半月又得增记，则一月可三百二十功，一年可四千功也。积之甚易，获报甚速。然须严自刻责，微过必录，不得详功恕过也。所积功皆日用常行，不用钱财，故贫人妇女俱可行之。凡大悖、恶逆、杀人、偷盗、败伦，及妇人横淫撒泼，虐杀异生，妒忌绝嗣，俱罪重恶极，不在过限。格内俱家居常事，凡大忠大孝、大节大义，及居官重惠及民，一行可当万善者，亦不在功限。

孝顺格（以化亲于道为第一。非生母能孝，功德尤倍。）

一日间，事父母公姑，服劳承欢，亲常喜悦。一功 赞成诸善。解怒舒忧。各一事一功 孝顺十五日，精进不倦。劝亲改过迁善一大事。各十功 化亲行仁成德。百功 亲伦理有睽，劝化之至和乐。一事百功

劳而怨。骄而惰。致亲怒。各一过 为利欺亲。忤逆争竞。教善不从。致亲惊忧。各十过 阻亲善。唆亲恶。致亲危辱。久淹亲柩。各百过

和睦格（以化妇女友爱行善为第一。妇女能自和好行善，功尤倍。）

一日间，兄弟夫妻妯娌姑妯，相爱、任劳、推逸。赞成一善事。各一功 和睦十五日不倦。劝一人改过迁善一大事。各十功 化一人行仁成德。诸亲伦理有睽，劝化之至和睦。各百功

不和悦。一过 争竞谗谤。顺妻子，废孝弟。一事十过 阻善。赞恶。终身不睦。丈夫私宠弃妻，妻凌制夫。俱百过

慈教格（自幼教使交游善人为第一。非所生者能之，功尤倍。）

每日训子孙甥侄，仁慈一体，不怒不纵。有大事，教导见从。各一功 慈教十五日不倦，见其长进。求得贤师友，化以善。各十功 化一人至成德。百功

各占己子。一过 教打骂人，占便宜。赞成其恶。俱十过 酷虐非己生。纵子孙成恶习惯。俱百过

宽下格（正身以教为第一。妇能使妾媵生育，功尤倍。）

一日间，宽婢仆，和侍妾，体恤艰苦。可怒不怒，善教之。各一功 宽教十五日不倦。十功 同室养仆，一体训化见从。一事十功 化至忠信慈仁，可仗以救济。一人百功

咒骂。冤打。各一过 饥寒不恤。酷刑虐使。纵豪奴。占奴婢，怨尊长。各十过 妒虐侍妾。锢奴婢，不嫁娶。残其肢体。占用良家流落子女，奸淫仆婢。占婢作妾。各百过

劝化格（不言之化，及求贤，为第一。化豪杰权贵，功尤倍。）

一日皆隐恶扬善，常说果报劝人。一功 劝人善见从。每事一功 印施经教，及保益性命经法。每费百钱一功劝化十五日不倦。得一善人，同心共化。解息词讼。各十功 化人伦理亲戚间和好。化一人至仁孝。劝恶人改行。化荡子成家。力阻一大害人事。刊纂极妙善事。俱百功

扬过恶。讦阴私。欺诳一无识。见人恶，不谏阻。好谈淫赌佳趣。各一过 赞恶。唆讼。诬善人。诱荡子。演淫戏。变是非。各十过 刊纂一伤化词传。诱善人为恶。破一人戒行。离间人骨肉。诬人闺阃。为师训弟子，不尽心力。岁饥，撙掇抬价勒捐。各百过

救 济格（以救未然，（若到将然，必有不及救者矣。况已然乎？故未然二字妙。德愈隐而功愈大矣！）及仁术救众，（力之所及，虽累百千，终有限量。惟仁术所救无穷，居官治民，尤宜加意。）为第一。善医、善洒，富商、远游，（远游则多所遇，富商斯有其资。此种人极须发心，获报无量。）皆可救人。（善洒，浮行水上也。））

一日间遇物辄救。求借不吝。医药急赴。方术疗一轻病。留无归人一宿。各一功 济饥寒乏绝。一事一功 助造桥、修路，设渡、掘井，建立义冢、凉亭，施棺、施茶、施药。各百钱一功 赈济灾厄。扶持危病。方术活一重

病。疗一客路人病。收养一无依。救免一人流离。瘞一无主骸骨。施地同除民一害。白一人冤。救一有力报人牲畜生命。各十功 十五日汲汲救放大命一走兽及大鱼鸟，如无，以中小命折之。 中命百、小鱼鸟小命千，虫虾螺属全者。十功 拯饥死。救缢、溺、服毒。劝人不溺子女、堕胎，见从。设法救养弃儿。完一妇女节。建设义仓、义学。倡修紧要桥梁、险道。俱百功 兴一事，利及无穷。为无量功

遇一患告救，能救不救。见冤得白不白。杀虫。虐畜。妇人私施僧道。各一过 破一人一婚。抛弃一人骸。淫一原失节妇女。教渔猎。倡杀生。疑病妄药。各十过 致一人夫妇分散。迫人流离失所。失一妇女节。溺杀子女。教人溺子女、堕胎。见诸濒死，可救不救。私烹牛犬。偷杀畜物。各百过 兴一事，害及无穷。为无量过

交财格（以绝私利便宜根为第一。贫者不贪尤为功。）

一日间，交关卖买，俱从宽厚。早完官税。各一功 放债、出当、佃田，济人危急，不论利息。一事一功 还遗。百钱一功 十五日利物不倦。赦贫债。率乡里平衡度斗斛。俱十功 赦债免人典妻卖子，及关性命者。拾重宝还人。各百功

克剥利息。滥取非分，不问取一针一草。各一过 乘急多取。因公恃势乞索。巧伪取财。背众受利。侈用他钱。匿遗。俱百钱准一过 急迫穷债。亏心负财。两样秤斗。搀杂假伪。各十过 饶灭重债。阴谋破人产业。设局诱人赌荡。造假银，及知而行使者。俱百过 借名募化自肥。千钱百过

奢俭格（以俭己能施为第一。富贵不淫，及妇女不争华饰，功尤倍。）

一日间，饮食衣服，甘淡惜福，行施济。贫者安心作业，不怨不贪。各一功 十五日绝烹杀，忍嗜欲，男业女工，不虚度衣食。化一人勿奢淫。一家俭仆好施。各十功

享用过丰。觊图非分。各一过 暴殄天物。百钱一过 婚嫁仪饰过盛。越礼犯分。烹杀多品。各十过 破产荡业。恃财淫人妻女戏妓俊仆在家，致启淫邪。各百过

性行格（以受亏辱变气质为第一。当时时进步改过。）

一日间，敬老慈幼，亲爱同辈，忍辱受劳，贵贱平等，报恩解冤。听逆耳言。受一横不嗔。受一谤不辩。各一功 十五日不倦。变化一件气质。大事难忍而忍。各十功 火气不生，在在欢喜，在在感化。百功

傲慢经侮。谑笑尖巧。恶口咀咒。造一人诨名。捏造歌谣。两舌离间人。负一约。窃人之美。视事大小，大者其过十倍。 虚言市恩。妇人好佚游。多言、秽骂。各一过 好谈闺阃。侵弱欺愚。用机阴谋。造谤污陷一人。毁坏人成功。俱十过 尝习斗讼侵侮，魔魅巫蛊，设心伤人。妇人魔制丈夫。俱百过

敬圣格（以常对越效法为第一。）

一日间，敬事神明祖先，或祈亲福，求善缘，斋戒至诚。一功 修置梵宇、圣像，供佛、斋僧。百钱一功 拾字纸焚化。百字一功 时存想圣贤仙佛，庄严在心，至十五日。十功 至寤寐灵通，时时光明宝相流转肺腑，若游天宫、闻神语。阐发贤圣经教。俱百功

褻渎经典。作秽字纸。泄唾不忌三光。祈福禳灾，不修善事，而许牲牢恶愿。妇人好入庙院。各一过 戏侮诽谤圣贤。怠慢祖先各十过 打骂神明。秽坏梵宇。倡说叛圣。俱百过

存心格（以忘善无我为第一。）

一日间，言行俱善，存心施济天下，化导众庶。一功 善与人同。改过日新，至十五日。十功 私念不形寡思息梦，生意愈惴，至一月。百功 常常如此，惻怛自然，存虚圆应。为无量功

淫念、贪念、恶念、嫉妒念、媚世念，展转不除。一过 邪念展转数日，形之动作。十过

颂曰：「不出门，救万命。」虫蚁随在扶持，教成子孙济世。是谓「不出门，救万命。」「不费财，行万功。」孝友方便，立地可做，忍辱存心，功德无量。是谓「不费财，行万功。」「不假法，度万人。」赞扬善人，欢喜善事；刊刻善书，兴起善念。是谓「不假法，度万人。」

致东西方宗教学佛学道之同仁

目 录

佛教協會會長的曲折修煉路

雲游僧人揭示外星人之迷

轉輪聖王慈悲下走救衆生 莫失機緣

彌勒佛和彌賽亞：末劫時期東西方的救世主

安貧小姊妹會六位修女的神奇故事

人神同在的日子已經到來？

六位修女的神奇故事和復活節驚世預言

歷史的天空：東周大道修煉之無極法門

外星人和月亮的故事

外星人爲何研究人類

大陸直連看禁書禁聞禁文禁網禁片禁歌禁曲

佛教协会会长曲折修炼路

[气功修炼网](#) 2013 年 01 月 26 日 17:57 [评论»](#)

我今年 45 岁。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居士，曾任佛教协会会长，省佛协代表。

我于 1985 年 5 月中旬，满怀修佛的心愿，皈依了佛教。我的皈依师父是当时很有名望的高僧。他说，今生要想修成佛，首先要修庙宇，塑佛像，念佛，拜佛，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做大功德，功成圆满才能成佛！我把他的话当做修佛的真理。为了早日成佛，我全身心投入佛教事业中，带领僧人，居士修庙宇，塑佛像，引导很多人皈依了佛教。每晚念佛，拜佛到深夜，日日夜夜从不间断。后来听说磕某宗大头一万个，可以消业成佛快。于是我坚持磕大头，肚子摔肿了，喘不过气来，痛苦万分，仍坚持不懈。同时我还持僧人戒律，过午不食，饿的骨瘦如柴。我自认为这样虔诚的修行，便可功成圆满早日成佛了。

几年过去了，我发现我的一切没有因为“潜心”修行而发生变化，我依然是过去的那个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常人，超常的境界在我心里一点都没有。我时常想：为了佛教我辛辛苦苦的付出那么多，庙也修了，佛像也塑了，日夜不断念经念佛，头磕了无数，而且还引导了很多皈依了佛教，无论是精神上的痛苦，还是身体上的痛苦，都吃了不少，应该说是一个大功德之人了。而恍惚之中又觉的我所修行的境界离佛是那么遥远。同时我又深深感到，人生的确太短暂了！我不能再这样修下去了。我要寻找真正的佛法，寻找能帮助我解脱生死的明师。

于是我弃家出走，节衣缩食，到处寻师访道，跑遍了全国的名山古迹。逢庙就进，见僧就拜。先后拜了台湾、香港、美国的几个很有声望的僧人为师。走遍天南地北，吃了很多的苦，结果劳民伤财，什么也没得到。面对亲属的指责，家庭的破裂，我陷入极端痛苦的绝望中，失去了生存的希望。我苦苦寻思，佛法在哪里？究竟何为佛法？何为真理？怎样才能了脱生死轮回？怎样逃离人间苦海？带着这些困惑，我终日徘徊在烦恼和痛苦的沉迷中，感到前途无望。

1994年真是喜从天降，我万分荣幸得到了万古难遇的法轮佛法。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头扑在师父的法像前失声痛哭，泪流满面，心中不住地呼喊，这才是我多年寻找的师父啊！大慈大悲的师父给我们讲了宇宙最高的法理，给人留下一部上天的阶梯。师父说：“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他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他就是最根本的佛法。”（《转法轮》）师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转法轮》）。是师父的高德大法唤醒了我迷失的本性，给我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我暗暗发愿一定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专一修炼法轮大法，在大法中早日同化真善忍特性，直至圆满。得法以后，我明显的感到我的心性在升华，境界在提高，心的容量也在扩大。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方法，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自己好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清静的境界。同时我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光芒四射，庄严无比：看到了另外空间美丽的亭台楼阁，还听到了大法轮旋转的声音。

1995年7月25日，在我的住处发生了一件惊动全县的奇迹。这天，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势包围了整个县城。我家是一处独立的土房子，处于洪水经过的主线。上游水库已经决口，后果可想而知。在万分紧急的时刻，我毫不犹豫的将最珍贵的无价之宝《转法轮》和李老师的讲法录像带，录音带等，快速用雨衣保好就冲出家门。这时，强大的洪水已经呼啸而来，瞬间就冲毁了防洪河坝，直奔我家小土房扑过来。我心里默念着师父的名字，只希望能保住我修炼的小土房，那里边有师父的法像啊！就在这紧急关头，奇迹出现了：呼啸而来的洪水突然在我家房后一百多米处自动向两边分开，分两路绕房而过。左侧的大桥冲断了，右侧的水田吞没了，而小土房却安然无恙。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家房前的菜地依然果实累累，泥泞沾脚的小土路变成一条细沙铺就的路。水位

虽然高过小土房的窗台，屋里却一点水也没有，师父的法像完好无损。我泪流满面的跪在师父法像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通过学法我醒悟了，过去在佛教中修行长达9年，什么也没明白。其根本原因，正像师父所说的：“佛教中的法只是佛法中的一小部份”（《转法轮》）“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转法轮》）师父还说：“释迦牟尼讲，到末法时期，寺院中的僧人都很难自度，何况居士，更没有人管了。别看你拜了师了，那个所谓的师也是个修炼的人，他不实修也白搭，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皈依是常人中的形式，你皈依了就是佛家的人了？佛就管你了？没有那个事。你天天磕头把头磕破了，一把一把的烧香，也没有用，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转法轮》）我茅塞顿开，如梦方醒。现在不正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末法时期吗？我在寺庙净土法门修行9年，根本不懂如何去修，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修佛了，认为念经，念佛，拜佛就能成佛了。在那充满矛盾是非，争名夺利的环境里，我争斗心很强，把名看的很重，自认为自己是寺庙负责人，是会长，又是远近闻名的大居士，从不把别人看在眼里，趾高气扬，惟我独尊，说一不二，在矛盾中从不知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总是挖苦别人，指责别人，在与僧人，居士的争斗中，总是占上风。今天我才知道，带着这么多执着的東西和一个肮脏的心灵，怎么能成佛呢？

大法直指人心，是师父的洪大慈悲和高深大法使我明白了宇宙的真理和修炼的实质，真正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

一天，我同一位辅导员从炼功点出来，正走在街上，突然从路旁边冲出一个女人来，不由分说，指着我就破口大骂，各种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仔细一看，原来是我已离婚了的丈夫的妻子。我与丈夫已分手6年有余，其间没有任何往来。此时对于她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辱骂，感到莫名其妙。就在我内心深处想动怒的时候，脑海里想起师父的话：“……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

的。”（《转法轮》）想到这，我的心马上平静下来，没有为其所动。她见我不动声色，便更加气势汹汹，变本加厉的高声辱骂起来，并跳上一辆脚踏车，跟在我的身后，一边走一边骂，一时间引来众多的行人观看。可是我仍然不予理睬，没有怒意。她气的暴跳如雷，猛地从车上跳下来，挥拳向我打来，我仍然没动。我走到哪，她就跟着骂到哪，骂了足有一里地，才肯罢休。第二天，她又来到我单位楼前破口大骂，足有一个小时。这时我的心不平了，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我刚要发火，瞬间耳边又想起师父的教诲。我的心又一次的平静了。于是我走进她，心平气和的对她说：“你别骂了，昨天你骂我那么久，我没支声。今天你又来骂我，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她气愤的说：“听别人说，你们准备要复婚。”这时我才明白了她骂我的原因所在。我耐心的安慰她说：“过去就因为咱们不是同路人而分手的。咱们之间的缘分早已断尽，复婚之事是永远不会存在的，你放心的回家吧。”她听完了我的话，竟哭了起来，拉住我的手说，我真对不起你，听说你是炼法论大法的，确实和别人不一样。她满意的走了。此时我的心底掠过一丝从未有过的快乐。

我体会到在磨难来时，如果不把它放在心上，把它看得很小，自己就变的很大，这难一步就迈过去了。正象师父所说的那样：“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我在大法中切实地感受到了大法的博大精深和师父的洪大慈悲，产生了洪扬大法的愿望，其间我的心里总是惦记着佛教里的居士僧人，他们至今仍未能得法，仍沉迷于末法时期无益的修行中而不能自拔，我就开始向居士僧人洪法。

一天，佛教协会邀请我参加佛殿奠基典礼，我带着师父的讲法录像带去了，给他们放了师父的讲法录像。有的居士在录像带里就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居士们被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所吸引，久久不愿离去，一直看到深夜两点钟。不久他们都抛弃了佛教而走入大法。过去，我曾认识外省县的很多居士和僧人，至今他们未得法，我就通过书信向他们洪法。有一部分人也幸运的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然后我又去北京、千山、沈阳等寺庙向僧人弘法，在寺庙里给他们放师父的讲法

录音。当我把《转法轮》送到一位僧尼手中时，她双手捧过头顶，流下泪来。当时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人身难得，机缘只有一次。我要加倍珍惜这万载难遇的法轮大法，在有限的人生，抓紧时间，以法为师，扎扎实实的修炼，早日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沿着师父指引的光明大道，奋力精进，直至圆满。

相关文章：

- [太古记忆：圣王授记](#)
- [当代“释迦亲传弟子”的传奇故事](#)
- [九华山传奇](#)
- [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五）](#)
- [一个韩国佛教徒的沧桑寻法路](#)
- [人心向善，才是每个人给自己打造的“诺亚方舟”](#)
- [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十一）](#)
- [云游僧人揭示外星人之谜](#)
- [告诉你真实的法轮功（上）](#)
- [从佛教会长到法轮功学员](#)
- [心海：现代宇宙学与另外空间](#)

本文标签：[另外空间](#), [大洪水](#), [大道](#), [慈悲](#), [成佛](#), [轮回](#), [释迦牟尼](#)

云游僧人揭示外星人之谜

[气功修炼网](#) 2012 年 11 月 28 日 16:15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今年 46 岁，出家为僧已二十多年。我的家乡在云南某地，但我是在缅甸猛腊某寺庙出的家。我们家乡佛法盛行，几乎村村寨寨家家户户都信佛，如果某人出家为僧，这个人的整个家族都会感到荣耀。据我母亲讲，我刚满月的时候，就受了戒，成为了佛弟子。我是 1990 年出家的，当时我 25 岁，

我大儿子 8 岁。剃度的那一天，我们全村的人都来给我祝贺。我们那儿就这风俗，有家室的人剃度出家，他的妻儿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出家的寺庙很小，加上我也不到十个人。我师父是个很老的和尚，平时不怎么说话，但是附近的村民却很尊敬他。在师父的教导下，我开始了修行生活。我们的寺庙属于小乘佛教，只供奉释迦牟尼佛为祖尊，其他的佛啊菩萨啊什么的，我们一概不予承认的。

修行的生活基本就是这样：种地、吃饭、打坐诵经，此外再也没有其他内容。但是这些对我来说却很困难，因为我不认识字，看不懂佛经，所以诵经这块我就做不好。不过师父没有强求我去认字，他说不认字反而是好事，看不懂佛经也许不是坏事，他只要求我严守戒律、打坐参禅即可，诵经就免了。当然，后来我又认字了，但那是有另外的机缘所致。

我们小乘佛教是通过持戒摄心，由摄心而入定，由入定而开慧。也不知为什么，我的师兄弟甚至包括师父在内，入定都很困难，一年下来，难得真正入定几次，但我却不同，修行了三个月之后，我就经常能在打坐中入定。我知道，很多在家的居士自己也打坐过，但却未必体验过入定的感受。其实入定就是这样，你往那里盘腿一坐，当杂念渐渐灭尽时，你会进入一种一念全无的寂静，在这种寂静中，人体感官的功能全部丧失，你感觉刚刚过去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但是出定时一看时间，却是过去了几个小时。师父说我之所以能这么快入定，其实就是不认字带来的好处。

1991 年夏天的时候，我出家已经一年多了。某晚，在师父的带领下，我们全寺的和尚在释迦法像前围成一圈打坐，不知不觉我又入定了。但这次入定不同以往，当时我自己感觉应该是定了一个小时左右吧，但出定时，师兄们却告诉我，我已在佛前整整入定七天，而且这七天之中，我的头顶上方一直有七彩光影流转，日夜不息，即使普通人用肉眼也能看得见，但这光影来自何方，却是谁也说不清楚。

出定之后又过了几天，我偶然发现，自己闭着眼睛竟然也能看到东西，而且比用眼睛看更清晰。我去请教师父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我这是开了天眼神通，是好事。

从此，我更加努力的用心修行。到了 1992 年年初，有一天早上拜佛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释迦法象大放光明，同时感到有股火一样的热流从我头顶涌入体内，渐渐在周身弥漫开来，我整个人也进入了一种懵懂状态，仿佛时间都停止了一般。那感觉非常的美妙，就像在睡梦中洗热水澡一样。等到这整个过程结束时，我突然感觉自己不一样了，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同时我的天眼神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佛像上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光这还没完，我还记忆起了前生前世的许多事情。

原来，在过去两世之中，我都是出家修行的和尚，但因生生世世积攒的罪业深重，障碍重重，都没修成正果。不过，每次圆寂之前，我都发了誓愿下一生还要接着修，故此生又走入了佛门再续前缘。因前两世的修行，我的罪业已消，又积累了功德，所以这一次修行起来格外的容易，是普通人无法比拟的。

依照我的根基和三生的洪愿，只要意志坚定，今生修成正果是一定的。但可悲的是，我刚刚记忆起前生往事，释迦法身马上就开示予我，佛祖说他传的法已经不行了，不能渡人了，不能再让人修成正果了，而且佛祖即将撒手世间，再也不管人间之事了。闻此噩耗，我无比悲痛，当时就流下了眼泪，我说佛祖撒手人间，谁来看护度化我们这些信奉您的弟子呢？释迦法身说，有人走，自然就有人来，八万四千法门中，自然有能度化你们去往涅槃彼岸的路。说完，释迦法身就消失不见了。我把佛祖告诉我的情况转告了师父和其他人，师父问我准备怎么办，我考虑了很久，对师父说我要去云游，去寻法，去寻找那通往涅槃彼岸之路。

1992 年 3 月，我告别了师父和师兄，离开了寺庙，只身一人，分文未带，只带了一个钵盂，就踏上了云游之路。后面的篇幅中，我将说一些我在修行中的感悟，以及这些年云游的见闻。关于外星人事情，就是我在云游中碰到的，后面自然就会写到，还请大家耐心等待。

上面说到我有天眼神通，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这里呢，不妨就说一说。所谓的天眼，其实就是人的松果体，也就是道家说的泥丸宫。每个人都有松果体，只要经过修炼，经过能量的加持，都能开天眼，这没有什么好神秘的。

用天眼看世界，跟肉眼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你能够想象的。咱们用肉眼看东西，你只能看一个方向，一个层面对吧，用天眼看呢，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全息的。就是说一眼看去，四面八方、左右上下、从内到外，全部信息一览无遗。比如看一个人，你用肉眼只能看到他的一个侧面，而且只能看到表面上，而用天眼看呢，这个人的每一个细胞我都看的清清楚楚，连他心里在想什么，我都能看的明明白白。开了天眼之后，特别是记忆起我前世的事情之后，我就又能够认字了，但都是繁体字。不过现在的简体字也难不倒我，拿过一本字典来，或者别的什么书，连翻都不用翻开，我扫一眼全明白了。现在所谓的高科技，在我眼里，都是儿戏，一眼全部看穿。

佛家的天眼分为五个层次，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我刚开天眼的时候，是肉眼层次，等开始云游的时候，就是法眼层次了。到了法眼这一步，我不光能够全息的去观人看物，还能看到一个生命过往三世的经历，能看到过往的三世姻缘。可惜的是，我看不到一个生命的未来走向，看不到他的终结，那得证得漏尽通才能做到。

其实天眼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迷信，完全可以用科学道理解释。你比如，人的肉眼只能看见可见光，那些x射线、伽马射线什么的，人就看不见了。而比伽马射线穿透力还强大的光线多了去了，可以说是无限多，而且是无处不在。松果体就能看到、感知到这些光线，所以能够透视人体，能够看到肉眼所不能见。普通人的松果体是被封闭的，通过修行呢，可以慢慢的打开这种封闭，使它能够看东西。

那我又是怎样知道别人心中所想？又是怎样知道别人三世姻缘的呢？这更简单了。很多人都知道，人的大脑，有百分之九十左右是被封闭的，根本利用不起来。笨人呢，被封闭的多一点，可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聪明人呢，被封闭的少一点，可能他的大脑只被封闭了百分之八十五。还有的人，脑子切除了半边，智商什么的一点不受影响，可以正常生活。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多出来的那些大脑干什么用呢？我告诉你，那是储存记忆用的，你生生世世的所有记忆都在里面储存着，甚至整个宇宙的信息里面都

有，只是被封闭着，你用不上而已。这些信息，用天眼看去，都是完整清晰的画面，而且有色彩，就像小电影那样，连声音都有。你心里想什么，也会在大脑里形成图像，所以你想什么，你以往的经历，我都一目了然。

开了天眼，除了能看到人所不能见，我还能够看到一些神仙、鬼怪等灵体，并能与它们沟通上。但是一般情况我不理它们的，因为我是听过佛法的人，不宜理会这些层次较低的神灵。你肯定好奇，神仙鬼怪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方式呢？那形式太多了，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都有，五花八门的。但这些东西比起佛祖来差太远了，连比都不能比，所以我基本不理它们。

有的人也许知道，动物是不准听佛法的，也不允许它修炼的。为什么呢？因为动物不具备修炼佛法所需的必需因素，也就是人体。那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呢？有两点，一个是丹田，另一个就是泥丸宫，也就是松果体。丹田中存储着宇宙中的先天之气，这种气是超越阴阳二气的，又叫元气，非常的珍贵。松果体呢，它是大千世界的缩影，你的灵魂就印封在这里，里面有你投生人世之前，佛给你留下的印记，为什么人人都有佛性，就是靠这点印记，这也就是你善良的本性所在。有了这两样东西，人才能够修炼，才能配听佛法。人身之所以珍贵，就珍贵在这儿。说人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身上有佛留下的印记啊。

动物它没有松果体，也没有丹田，也就是它不具备善良的本性，所以不让它听佛法。不信你去解剖一下动物看看，无论什么动物，保证没有松果体，这个东西只有人才有。说到这儿，我想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说人是猴子慢慢变来的，这完全是胡扯了。现代医学、现代科学家，对松果体的解释是人类退化了的第三只眼。那么好吧，为什么猴子、猩猩、猿、狒狒所有这些灵长类动物，都是两只眼呢？它们怎么不是三只眼呢？而且你去解剖这些动物，它们都没有松果体，这怎么解释呢？

告诉你我用天眼看到的真实情况吧，达尔文其实是魔王转生人世，为的就是祸乱人间，他抛出进化论，目的就是打击人们对神佛的信仰，让人们相信自己是猴子变的，而人们居然就真的相信了达尔文的歪理，这真是可耻又可笑啊。为什么释

迦牟尼佛撒手人间啊，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神佛真实存在了，佛传下的法也就度化不了这种人了，所以佛祖也只能不管了。

神佛大智大慧，大慈大悲，具备无上神通，但是也有神佛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是人心。人心不动，神佛也无能为力。现代人不相信神佛，也不想修佛法，可动物不是啊。动物它没松果体，那么他的灵魂和大脑也就没有印封，有的动物得了灵气，什么都明白，就千方百计要得人体，用来修炼。这就是今天的真实情况，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你别看他有人形，也说人话，看上去就是个人，但他早不是人了，他其实是动物的灵魂附在了人体上。

现在中国这儿那种妓女特别的多，有些妓女是被生活所迫，也可以说是前世作恶，所以今生沦为了娼妓。但是，还有很多人主动去当了妓女，主动的去做这种最下贱的营生，这些主动去当妓女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狐狸附体，它们用这种方式盗取人的精血。前一段时间，北京不是查了个叫天上人间的妓院吗，在那里卖yin的女人，全都是狐妖附体，没有一个是纯正的人类。用天眼去看那个天上人间，真的是妖气冲天啊。为什么说Piao娼这种事情折寿折福呢，就是因为妓女里面混有太多的妖怪，它们就是靠这种方式盗取人的精气啊。

大家知道植物人吧，那个肉体完好无缺，机能正常，为什么就是没有思想意识呢？因为他的灵魂早就进入轮回了，早不在了。有的植物人多少年后又苏醒了，不过记忆丢失了很多，智力也低了很多。凡是这种情况，基本都是动物附体的。有些修炼时间短，道行浅的动物也很无知，它不知道附到人体上，它就下不来了，而且它的智慧也要被封闭，所以它一上人体，那个植物人就醒了，但是智力却大大降低。当然，有的动物修炼了千八百年的，具备了很大的神通，这时它再上人体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一般人根本察觉不到。

在东北，还有南方一些山区，有的人家里喜欢供奉一些动物的牌位，说什么保家仙，还有人求着动物来附体，觉得有个附体好像挺牛的。让我看，这种人愚蠢到了极点，动物上了你的身后，可能不会主宰你的身体，也不干扰你的思想意识，但是，它却会偷走你丹田那口元气。如果你没有这口元气，立马就死掉的，连植物人都不是。一般情况，这种附体能暂时给人带来一些好运气，或者财富什么

的，但是，它用这些做诱饵，拿走的却是你最珍贵的东西。总之，为了蝇头小利，人去崇拜这些动物，那真是天理不容啊，但这是人自己求的，谁也没办法干涉。人心不动，神佛也无奈啊！

刚刚开始云游的时候，我想既然释迦牟尼佛说他的法已经不灵了，那么大乘佛教应该也好不到哪儿去，也就是说佛教的法应该都已不灵了，那么道教是不是还能渡人呢？抱着这样的想法，我进入了中国境内，我想去武当山或者龙虎山等著名道教圣地看看，或许还能找到真法真机。只要能成正果，管他佛还是道呢，孙悟空不就是由道入的佛吗。

经过几个月的跋涉，我于1992年秋天来到了武当山，准备考察一下情况。当时刚到丹江口市区，还没上山，就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道士。我用天眼一看，这个道士满脑子都是钞票和美女什么的。当然，一个普通人脑子里想这些事情无可厚非，但是这个道士的丹田中，有一个阴阳鱼的图案，这说明他是得了真传的入室弟子。一个得了真传的玄门清修之士，竟然满脑子钞票和美女，不用问，他们道教的法也不灵了，不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是，当时我还有点拿不准，于是我就对着武当山的方向跪倒在地，默默祷告，希望道家的三清祖师给点开示。祷告了有一个小时，三清的法身没有出现，但是我听到了声音，也不知道是三清中的哪一位，大体意思这这么说，道教确实也不灵，道教的神早就撒手不管了，更无法让人修成正果。我请他给点指示，到哪里去寻找真法真师。这个声音说，只要我找下去，自然能碰到度化我的人。我没办法了，只好继续云游，以期能早点遇到真法真师。

就在我准备离开丹江口的那天，在公路上我碰到了一男一女，他们都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长的都很漂亮，穿戴也很时髦。但是我一看就知道他们不是人类，而且也不是普通的动物附在人体上。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具备着人的外形，其实却不是人，但也不是动物附体。我很奇怪，不禁对他们多看了两眼，想要探究一个究竟。看了这两个人大脑中存储的信息，我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外星人，并不是地球上的人类。

这两个外星人很快发现了我在用天眼探察他们，一下子变的很恐惧。他们跑到我跟前跪下磕头，求我不要拆穿他们的秘密，放他们一马。我说随便，你们爱干啥干啥，我才不管你们的闲事呢。他们很高兴，说了许多感激的话。既然知道了究竟，我也就不再好奇，也不再理会这俩外星人，准备即刻走人去别的地方看看。谁知，这俩外星人却由此粘上了我，他们跟在我身后，说死说活求我收他们当徒弟。

严格来说，外星人就是动物，他们也没有松果体和丹田，没有善良的本性，不配听闻佛法，也修不了佛法。但我一个人云游很寂寞很孤独，有两个伴也不是坏事，所以我虽没收他们做徒弟，却允许他们跟着我一起云游。就是从这两个外星人嘴里，我知道了更多关于他们的内幕。

据这两个外星人说，在地球之外，存在着众多的外星文明。有的文明历史之久远，大大超出地球人的想象，他们知道的，用地球上的时间计算，最古老的在三 十亿年以上。外星文明的科技水平，也远远超越人类，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但是，无论历史多么久远的外星文明，他们的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进步了。最主要的一点是，无论科技多么发达，他们的人寿命到了一定的年限，还是要死掉，也就是说，无论用什么样的科技手段，也延长不了一个生命的寿命。

其实说到家，外星人就是智慧和科技高度发达动物。但是，他们的社会中，只有科技，没有文化。你必定想不到，外星人那里没有人懂美术、音乐、文学和哲学，更没有道德规范和对神的信仰。但是后来，外星人发现了地球，他们发觉地球人对神的信仰是正确的，是远远超越他们科学技术的。

很多人在猜测外星人科技那么发达，他们到地球上干什么呢？到底有什么企图呢？你站在人的立场上，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我告诉你吧，他们垂涎的就是地球上的文化和艺术，他们想学习人对神的信仰。当今的世界上，人类社会潜伏着数量惊人的外星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外文明，这些文明的科技发达程度以及所走的科学路线千差万别，但他们来地球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学习文化艺术，学习人的道德规范，学习人对神的信仰。但是，这些外星人却在有意无意中把他们的科技泄露给了人类。现在所谓的高科技，比如核弹、电脑、克隆人

等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些外星人搞出来的。这一点有的人早就知道，美国科技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他们得到了一艘外星人的飞船，受到了外星科技启发的缘故。

问题是，外星人虽然竭尽全力要信仰神佛，但他们毕竟还是动物，神是不会度化他们的。外星人在他们的星球上，仿照地球人的样式，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教堂、寺庙，以及神佛的塑像，但是神佛还是不理他们，不度化他们。外星人没办法，于是就大批的来到地球上，伪装成人类，企图学着人类的样子，让神佛度化他们。这是不是很讽刺，科技高度发达的外星人，拼了老命要信神，而原本就信仰着神的地球人，却把外星人的科技作为信仰来对待。

那外星人到底长的什么样子？又是如何隐藏在人类社会之中呢？外星人普遍的生命形态非常丑陋，无论男女，都非常的丑陋，在他们的概念中，也没有人类的丑和美的分别。但是外星人也不是说电影上的那个样子，大脑袋、大眼睛、细长的脖子，不是那样的。外星人的身体有点像那种章鱼和变色龙，他们身体的形状颜色可以随着环境任意变化。所以来到地球上后，他们会模仿地球人，变成一个地球人的样子迷惑你，单从外表，你是分辨不了的。当然，外星人里边也有好的，也有真心在学习人类古代文化艺术的，但那是少数，我碰到的这两个，算是不错的。关于外星人，暂时先说这么多。

离开武当山后，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到那里去求法呢？释迦牟尼佛的法不灵了，道家三清的法也不灵了，不知道大乘佛教的法怎么样呢？按照我们小乘佛教的观点，大乘佛教应该算做是“附佛外道”，他们里面的全部法门，都是附佛外道。比如净土宗，他们念阿弥陀佛的佛号，便可往生极乐，这跟释迦牟尼佛传下的戒、定、慧完全没有关系呀，不是佛祖传的法啊。再比如密宗，他们修的是身、口、意，还有男女双修的东西，供奉的是大日如来，这跟戒、定、慧更不沾边了，对不对？这肯定也是附佛外道啊。还有律宗，制定了二百多条戒律，很多戒律都不是佛祖传下来的啊，这也是外道吧？禅宗就更不用说了，释迦牟尼佛传法四十九年，从没传授过僧人武功啊，而且达摩创立禅宗时，佛祖已经涅槃 1500 多年了，所以禅宗更是附佛外道了。大乘佛教中的其他法门我就不一一命名了，反正无论怎样，他们都是附佛外道，都与释迦牟尼佛的戒、定、慧不沾边。

可是，佛祖从没说“外道”就不是佛法，更没说过“外道”就是邪法啊。我突然悟到，佛祖传下的戒、定、慧，只是八万四千法门中之一，大乘佛教中的那些修行法门，所传也是佛法啊，应该也在修佛的八万四千法门之中，只不过不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罢了。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法，只是他自己对佛法之证悟所得，未必就是佛法的全部啊。如今乃是末法时代，万魔乱世，妖孽横行，外星人都满大街了，只要能让人修成正果，我管他是不是外道呢。就这么着，我准备考察一下大乘佛教的 四大道场，也就是所谓的佛教四大名山。

我知道，有许多看帖的人在笑，也有人在骂，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这都正常。过去是不笑不足以为道，现在已经是不骂不足以为道了。但是我告诉你，佛法是真实不虚的，我举两个例子，保证让所有举着“迷信”棍子打人的家伙都要闭嘴。一个是舍利子，另一个就是肉身菩萨。

你不要说舍利子是结石，为什么只有佛门高僧或者信佛的居士火化后才有舍利子呢？那个舍利子怎么就不怕火烧呢？有些科学家，研究舍利子的成份这么多年了，怎么就弄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呢？火化的普通人以亿计，怎么没有一个烧出舍利子的呢？那个佛门高僧涅槃后尸身不腐，又怎么解释呢？你解释不了，保证的。但是你会强词夺理一番，嘴硬，总之你不会承认神佛的存在。

我在这里要善意的告诉你，有个古人，叫范缜，著名的无神论学者，死后下了地狱，在地狱里受了千年的苦，然后又下了炼狱，那是比地狱还可怕的地方，到现在他也没出来，估计是永世不得超生了。这是我用天眼看到的情况，你自己小心点吧。我可不是恐吓谁啊，我只是纯粹善意的提醒你，即使你不信神佛，也请保持对其他生命和信仰的尊重，你可以信仰你的科学，人家也可以信仰人家的神佛，人家又没强制你怎样，对吧？对于你还不了解的事情，不要张口就骂、就笑话人家。其实你骂我我根本不在意，也不放在心上，但是你却承担不起这样大的罪业，根本承担不起的，我这完全是为了你好。

我还知道，看帖的人中，不乏佛教居士，心中还有着善念和佛性，对佛法也坚信不疑。在这里，我不敢去解释佛法，更不敢去给佛法下定义。我希望你也不要这样去做，一个普通人，在显耀自我之心的驱使下，乱解佛经、妄论佛法，也是要

造下无边罪业的。切记！切记！但是，在这里，我可以结合我自身的经历，来讲一讲我个人对于佛法的证悟，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和借鉴。

1993年四月中旬，我带着两个外星人云游到了山西五台山。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但是，山上寺庙很多，宗派林立，禅宗、密宗、天台、华严都有。我去五台山的目的，是考察禅宗的清凉寺。那天一大早我从繁峙县城出发，徒步往五台山行进。以我的步行速度，这不到一百华里的路途，应该在天黑之前就能到达，但是，路上遇到了一件事情，耽搁了我的行程。

当时临近中午，我走到一处村子，正准备化缘，却碰巧遇到一户人家要杀狗。那是一条普通的黄狗，被绳子拴在树上，可怜兮兮的，大概三四十斤的样子，准备杀狗的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魁梧汉子。我用天眼一看，这魁梧汉子前生是一条野狗，而待宰的黄狗呢，正是前生杀死他的仇人。这就很明了了，前生作孽，所以这辈子身化黄狗来还债，也要挨那么一刀，才能了结仇怨。一般这种事情我是不管的，不是我不慈悲，因为这是宿怨所致，就应该这样。

我不管，却不代表别人也不管。当魁梧汉子把黄狗倒吊起来，准备用凉水呛死黄狗时，一个老太太出现了，这个老太太表示愿意出一百块钱买下黄狗，使它免受一刀之苦。谁知，魁梧汉子死活不同意，非要杀了黄狗不可。老太太没有放弃，她增加价码，把出价提高到二百。魁梧汉子还是不为所动，并且表示不是钱的问题，他就是要杀了这条狗来吃肉，否则心里不痛快。

老太太口才不是太好，没什么道理讲给汉子听，只有不断的抬高买下黄狗的价钱，以期能够打动那魁梧汉子。最后，老太太把价钱增加到了二千块，魁梧汉子才终于同意放过黄狗，但是他要求老太太付现款。老太太二话不说，马上就回家取钱去了。1993年，山西的农村并不富裕，二千块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在老太太救援黄狗的整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她那颗善良的心，那真的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啊。

救下黄狗后，老太太把黄狗牵到村外放生，想让黄狗自生自灭。这时我阻止了老太太，我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希望她能把黄狗带回家去喂养，一直到这条狗的天年终结。为什么我要这样劝导老太太呢，因为黄狗的生命本来已经到期，就该死

了，因为它的命运就是那样安排的。可是，由于老太太的干预，让黄狗没死成，那么，老太太必须为黄狗剩下的生命进程负全责。否则，黄狗以后做下的任何罪业，都要算在老太太身上。比如，黄狗咬了人，偷吃了别人的东西，或者伤害了其它动物的性命，这些罪业都会记在老太太身上。

有句老话，说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一般人不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这其实就是说，你做善事，必须要有始有终，要负责到底，不然那善事你做一半不管了，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变成坏事，反而增加你的罪业。现在有许多所谓的信佛的人，每年搞放生，说是积功德，得福报，我看很难啊。为什么呢，比如有的人他弄条大黑鱼拿到池塘去放生，他说他也积功德了。我说也许他能积点功德，但是由此带来的罪业可能更大。你想啊，那个大黑鱼还不把池塘里的小鱼吃个干净啊，这与放虎归山何异呢？行善啊，一定要理性智慧的去做，要考虑到后果，要量力而行。我们不能为了行善而行善，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啊。

有的人可能有疑问，既然黄狗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为何老太太救了它之后，它不马上死掉呢？这是因为凡是碰到这种事情，神为了呵护人的善念，会给黄狗延续一段生命，但不会太长。不然，刚从刀口下救了一个生灵，转眼就死掉，以后谁还愿意去行善事呢？

后来老太太听从了我的建议，又把黄狗带回了家去喂养。老太太这一善举可谓是功德无量，通过他的努力与付出，善解了一段怨缘，减少了一起杀戮。这就是佛性的闪现，是人最可贵的一面。如果人人都有老太太这样的心，那么天下大治，神佛也不会撒手人间了。

告别了老太太，我继续向着五台山进发。到了天黑的时候，终于来到了五台山脚下。五台山方圆五百里，我并不知道清凉寺的具体位置，所以，我在公路边找了个村庄，准备向村民询问去清凉寺走那条路。

当时我一进村子，马上有村民凑过来问我是不是要找住在他们村的某某活佛。我很奇怪，我说我要找清凉寺，不是找某某活佛。村民说某某活佛就要升天，很多喇嘛、和尚都来送行，他还以为我也是来给某某活佛送行的。听村民这么一说，

我也动心了，我倒要看看这个活佛是怎样升天，于是就请村民指点了那个活佛的住处。

这个活佛住在村边的一个很小的寺庙中，我赶到的时候，寺庙周围已经聚集了上百的喇嘛与和尚。当时这个活佛盘坐在寺庙前的一块石头上，身披绛红袈裟，闭着眼睛，手里拿着念珠，看上去大约七八十岁的年纪。我刚一到场，这个活佛就睁开了眼睛。我吃了一惊，因为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出于礼貌，我合什行了一礼。

这个活佛微微点头，也向我单掌合什，在这同时，他用思维传感的方式向我发来信息。大体意思是说，他是密宗最后一个修成得道的人，从此以后，密宗之法将绝传世间，世人再也不能通过修行密宗之法得度了。而且他知道我是为了求法才来到五台山，但是他说五台山已经没“法”可求。我又问他大乘佛教之法还能渡人否？活佛说，不止是大乘之法，创世以来，人类社会流传的所有宗教、以及秘修法门都已末法，无法可传，何谈渡人？我很失望，我说哪里有法呢？众生又怎么办呢？活佛说，末法乱世，邪魔当道，世人愚迷，本已无药可救。然而天心慈悲，已有度人者行走于世间，普度众生，教化世人，有缘之人、善心未泯之士，自然能够得法得度。

说到这里，活佛停止了对我发送信息。接下来，他开始打手印，非常漂亮的各种手印，应该是密宗的秘传大手印了，但我看不太懂。不过我用天眼看到，随着活佛的手印，无数金色的莲花从天而降，洒落在寺庙周围。这套手印足足打了有十几分钟，等到停止时，活佛周身开始发出耀眼的红光，这光芒之强盛，直冲天际。强光持续了大概五六分钟之后，活佛身化一道长虹飞天而去。活佛坐过的地方，留下了许多的舍利子，不下数百颗，有红、黄、白三种颜色，大的如核桃，小的似米粒。

千里迢迢来到五台山，虽然没有求到法，但能目睹一位密宗大喇嘛证得“霓虹法身”，也是我机缘不浅了。只是很可惜，密宗的法，大乘佛教的法竟然也都已到了末劫。看来我只好继续云游下去了。

离开五台山之后的这些年中，我走遍了中国的所有名山大川，遇到了很多世外清修之人，也遇到过一些像我一样云游寻法的人。很多的大城市我也都去过，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深圳、南京等，都去过，在那匆忙的人流中，可能你我也曾擦肩而过，只是你没有留意到罢了。

这么多年过去，数万公理走将下来，我对红尘世间的感受是：现实的诱惑太多了，妖魔也太多了，不要说相信神佛，如今的世人已经分不清好和坏、善与恶、丑与美，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了。但是我还看到，有很多人，在努力的挣扎，尽管他在红尘迷雾中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但是他还没放弃寻找回家的路。

比如，有的人尽管看不懂佛经，但他还是喜欢拿着本佛经看，很多人尽管自认信仰科学，但却喜欢在身上佩戴神佛的雕像，还有很多人喜欢去到寺庙礼佛拜佛，尽管他们在求佛赐予他们现实的利益，但毕竟他们心中有佛，那一念的善根未曾泯灭。在心灵的最深处，人们还是知道为何要投生到这险恶人世的。

我还曾碰到很多的佛教居士，他们向我请教如何修持佛法。比如，有的人喜欢参禅打坐，可是他一坐在那儿，满脑子都是不能控制的纷乱思绪，真是翻江倒海、万马奔腾啊，根本不受控制。他们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如何才能心无杂念呢？还有的人，花了很多钱，在家里建了佛堂，请了佛像，早晚上香供奉，日日磕头顶礼，可是在他们遭受劫难的时候，佛却不显灵，不给予任何的开示和点化，这样的人也问我为什么拜佛不灵验？在这里，我不妨把我用天眼看到的真实情况说出来，也许你就明白为什么佛要撒手人间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从小学就被要求入队，中学呢会被要求入团，等将来到了社会上，受到利益诱骗，生命负面的因素促使人削尖了脑袋申请加入某个“党”。无论是加入以上的哪个组织，履行手续的时候，它们都要求申请加入者发下毒誓，把生命献给它组织。

这里我要问了，以上提到的这些组织，信仰的是什么思想呢？我想你应该知道的，是无神论啊！是否定神佛存在的理论啊！你们知道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和50年代的那些运动吗？是谁发起的！寺庙、修道院全都拆了，佛像、神像全部、烧

掉，僧、尼、道士、修道士全部用暴力驱逐出寺、庙、宫、观。也许你不清楚这些事情，但你回家问问老人吧，他们会告诉你当年都发生了什么，

试问，一个发誓把生命献给这个信仰无神论组织的人，他再去诵经、参禅、拜佛，再去求佛保佑，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两面派啊！神圣伟大的佛，能去给一个两面派开示吗？不能啊。就是在红尘俗世中，当一个两面派也是为人所不齿的卑贱行为啊，你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被诱骗加入了这些组织，所以，神佛也就只能撒手人间了。这就是导致末法时代的最直接原因，也是邪魔当道、万魔乱世的真正含义所在。

什么是魔？今天的中国人，你告诉他因果报应，修佛向善，大多数人动的念头是“这是迷信”。众生的这一念绝对是来源于魔界，在人间是谁在灌输这些理论，是谁在破坏着众生的正信，谁在宣扬暴力斗争哲学，宣扬无神论，那不是魔又是什么？请你冷静理智的想一想，我说的对不对？

神佛不管人了，那魔就要管人啊，它们可不会客气的。我用天眼还看到，凡是加入过以上三个组织的人，丹田和泥丸宫都被魔给印封了。无论你修炼何种功法，信仰哪个神佛，都不会真正起作用的，神佛不会管你，也没法管你。因为你已经发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别人嘛！神佛如果强行管你，那就是干坏事了！而且，一个人身上若带了魔的印记，百年之后去哪儿呢？除了地狱，哪儿也不收啊！！

如何解除你丹田和泥丸宫上的印封呢？很简单，只要你真心对天地对佛祖发个愿，自愿退出前面提到的那三个组织即可。前面说了，人心不动，神佛也无奈！但是，只要人心一动，只要人的善念一出，那是震动十方世界！佛其实就是大慈悲、大智慧的神，佛法则是金刚不坏、圆融不破之真理，只要你能发下这个愿，神佛就能替你了断这场因果，就能替你消除丹田和泥丸宫上的印封！再难神佛也会给你做！不信你就试试看，发了这个愿后，无论你去求神还是拜佛，保证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效果！绝对的！

看到这儿，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跳出来说我搞政治，指责我参与政治。我说你糊涂了，我是在劝人退出政治，我是在引导那些还有佛性、有善念的人，还有希望回家的人退出政治，让他们以纯净之身心事佛。我本人四大皆空，神通足具，世俗

权力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我没有任何的政治诉求，你说，我搞政治有什么用呢？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仅仅是希望善根未泯的那些人们，依靠其最后的佛性，能够摆脱魔鬼的掌控！

转轮圣王慈悲下走救众生 莫失机缘

[气功修炼网](#) 2011 年 12 月 28 日 2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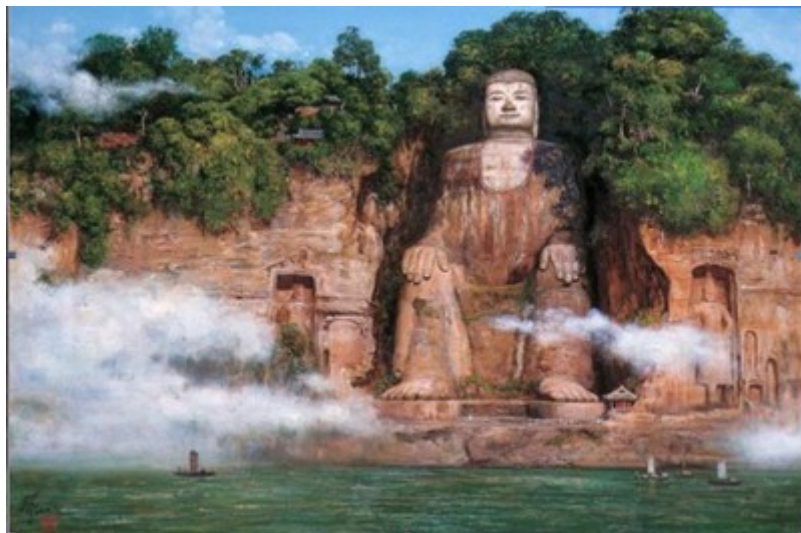
【题记：久远以来，神为了让世人能在本次人类历史的最后时刻明白天意、了解真相、得到救度，以各种方式透露着天机。有大觉者的教诲，有先哲们的预言，也有各种异象的警示。在这万千异象之中，最应关注的是称得起“警世”的四大奇观。因为神通过这些奇观等于把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重大天机直白的告诉给了人们…】

[《诺亚方舟惊世启示 2》](#)纪录影片于 2011 年 10 月在香港放映，引起了全球震动。这是一部纪录香港与土耳其探险考古队于今年 4 月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历经艰险终于到达诺亚方舟遗址并成功进入方舟船体的影片。该片以详实的样本、图片和科学测定的资料证明了《圣经·创世纪》所记述的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是本次人类之前所发生的一段真实历史。影片留给人们的震撼那就是神晓谕给人类的警示毋庸置疑：那些不听神教诲、败坏到不配做人的人必然遭到神的惩罚——在劫难中被淘汰；对于像诺亚一家那样尊天敬神的善良之人将受到神的呵护——在劫难中登上救度方舟！所以，许多朋友面对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道德沦丧、世事紊乱、天怒人怨、灾祸连连的现状，已不再怀疑人类大淘汰的不可避免，急切的思考和寻觅着能够度过劫难的救生方舟。

久远以来，神为了让世人能在本次人类历史的最后时刻明白天意、了解真相、得到救度，以各种方式透露着天机。有大觉者的教诲，有先哲们的预言，也有各种异象的警示。在这万千异象之中，最应关注的是称得起“警世”的四大奇观。因为神通过这些奇观等于把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重大天机直白的告诉给了人们，让世人顺天意而行以救自己，这是神的慈悲！

奇观之一 天下第一大佛像——转轮圣王 宇宙至尊

闻名遐迩的四川乐山大佛被誉为天下第一大佛，原名全称为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座落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的凌云山，是唐代海通法师和他的继承者们花费九十年的心血雕凿而成的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坐像，佛像高 71 米，迄今已 1200 多年（见图 1）。



世世代代，人们千里迢迢来乐山瞻仰膜拜，祈求大佛的护佑。但是，可曾明白先祖们为什么要以近百年的浩大工程创建这天下第一大弥勒佛像 的奇迹呢？这是因为深谙天机的海通法师遵照神的意志，通过这一警世创举提醒后人牢记释迦牟尼佛的如下教诲：末法时期人类将有大劫难，但他所传之法已经不能 救度世人；其时有[转轮圣王](#)（天上称[法轮圣王](#)， 也称弥勒）将下世传法救度。转轮圣王是宇宙中神通最为广大的如来，他拥有与佛一样的 32 相 7 宝，是不用武力用 正义转动正法的轮，以此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所以，乐山大佛石像就是转轮圣王之像！海通法师在建造弥勒佛像时就以凸显“最大”为特征，明白的告诉后人：以弥勒佛乘下世传法救人的转轮圣王是宇宙中层次最高、法力最大的佛——宇宙至尊！

佛教从一开始就称释迦牟尼佛为“现在佛”，称转轮圣王（弥勒佛）为“未来佛”。“未来佛”就是传说中的创世主，在《圣经·启示录》中称创世主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信仰佛教的朋友只注重了对“现在佛”的膜拜，而淡忘了“未来佛”。为了纠正世人以为“现在佛”与“未来佛”只是个下世前后的差异，而且“未来佛”来到人间还遥遥无期的误解，所以神安排在甘肃南部的夏河县于三百年前建造了一座以敬奉“未来佛”为主题的拉卜楞寺。该寺有两尊弥勒大佛（转轮圣王）的鎏金铜像，其中有一尊佛像就是双手向世间转动法轮的造像；而拉卜楞寺的原名扎西齐寺（汉意为吉祥旋寺）的涵义就是法轮旋转呈吉祥。更值得关注的是，拉卜楞寺的大金瓦殿中央同时供奉着“未来佛”和“现在佛”像。弥勒佛（转轮圣王）是一尊高 10 米的鎏金铜像，其前方摆放着释迦牟尼佛的小铜像。这种把两尊佛像一前一后、一大一小、一高一低的摆放在同一个供坛上的造型、布局实为罕见！这不只是在说明“现在佛”与“未来佛”来到人间的先和后，更重要的是此处以释迦牟尼佛为参照来烘托转轮圣王（弥勒佛）层次之高、法力之大远非“现在佛”可比，释迦佛当年所传之法也无法与转轮圣王将要下世洪传的[宇宙大法](#)同日而语。而弥勒佛像下身半蹲半起呈准备下走姿势的造型，则谕示着转轮圣王即将带着法轮向人间下行（见图 2）。



至此，我们会明悟一个重要天机：历史上所有先期来人间传经布道的觉者——释迦牟尼、耶稣、老子……和与他们相关的宗教都是在为“未来佛”下世传法救度做着铺垫！明白了这些，再来仰望乐山大佛，就会更加懂得建造这尊世界第一大弥勒佛像的非凡意义！

乐山大佛背靠凌云秀峰，坐观大江东去，经历了上千年的人间风雨，静静的在人间恭候着创世主（未来佛）——转轮圣王真身的到来！

奇观之二 天降优昙婆罗花——神到人间 传法救度

未来佛何时来到人间？这是所有信仰正教的朋友最为期待的问题。当沉睡千年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于 1987 年 5 月 5 日在陕西省法门寺的地宫中 再次面世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许多僧人已经悟到神通过这一方式晓谕众生：未来佛——转轮圣王已经来到人间，所以，他们奔走相告：神回来了！神用佛指 舍利再现的时日——1987 年（兔年）5 月 5 日（古历四月初八）诏示转轮圣王来到世间的时间——兔年的四月初八；同时提醒世人关注佛教《金刚经》所记载的 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当三千年一开的仙界奇花——优昙婆罗花在世间开放时，意味着转轮圣王正在人间正法。

1997年7月，韩国京畿道广州郡一座寺院的方丈在金铜如来坐像的前胸部发现了24朵优昙婆罗花。2005年，韩国的须弥山禅院、正觉寺、龙珠寺、清溪寺、恋主庵等多座寺院相继在佛像的身体、面部开放了优昙婆罗花（见图3）。寺院的主持们将这一喜讯迅速传出，不仅引起了宗教界的轰动，也引发了世人的思考。当人们重新审视自1992年开传的以“真、善、忍”法理教化世人的法轮大法已洪传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现实，联想到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的诞辰日（1951年5月13日）恰为兔年的四月初八的事实，立即明白了释迦牟尼在两千五百年前关于转轮圣王下世传法救度的预言已经应验成真！



近年来，优昙婆罗花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陆续开放，已经成为人间的一大奇观（见图4），《山西日报》和《陕西电视台》还对仙花的开放的新闻公开报导。为什么说优昙婆罗花是仙界奇花呢？因为她的来历神奇、显现的方式神奇。这种只有1公分高的小花虽然也有花蕾、花朵、花茎，但却没有根须，小花附着在没有泥土的佛像、墙面、石板、玻璃、木板、金属、纸张、……水果或植物的叶茎上，仙花不需人间的水份和营养，不怕日晒和风霜，真所谓“无土无根 随心放，有形有色如意发”，人间的任何花卉都与她无法相比。今年12月2日《正见网》上刊出了来自陕西的一篇题为《守望优昙婆罗花》的报导，记述了在一幢

高楼的南阳台玻璃窗外发现了婆罗花的情况，文中的两段描述真实的记录了仙花的神奇：



“在玻璃内侧能清晰的看到这 17 株小花都被一个吸盘似的东西牢牢的、均匀的紧贴在玻璃上，真的奇妙无比。那么，是谁在这高层楼房的玻璃上创造出这巧夺天工的杰作呢？此处离地面数十米之高，上下左右光滑如冰，不可能是人为；毋庸置疑，婆罗神花天上来！我立即联想到了天女散花！”

“就这样，一天、两天……我默默的守望着、思考着。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因天气的骤变而对仙花牵挂，也为他们无法吸收水份和营养而忧心。然而，四十天过去了，婆罗花经受了多少个烈日暴晒和风吹雨打，又经历了入冬后的霜寒，仙花却完好如初！我终于坚信婆罗花不需人间水土，不受三界环境的制约；她不是世间俗卉，而是仙界奇花！”

当然，这一奇观的出现不只是让当今的世人有幸瞻仰仙界奇花，更重要的是带给了全世界最大的福音：转轮圣王正在人间洪传法轮大法、拯救人类！

奇观之三 大佛寺内“藏江墓”——乱世魔头 祸国殃民

1989年在四川乐山发生了一起十分轰动的奇事。在一次滑坡中，大佛寺内的山根处露出了一座东汉时期为葬死人而开凿的崖墓，墓中竟藏了一个人的造像，造像的模样颇像刚刚爬上中共权力顶峰的江泽民。在造像的背后有一块“功德碑”，记载着民国初年为建造此像捐款者的姓名，其中姓江者有13人。后来就有人将13解释为“泽民”两字为13划、江xx统治中国13年（1989～2002），依此证明此造像非江xx莫属。当时就有投机钻营之辈捧其为“喜生弥勒”，匆忙张灯结彩、焚香膜拜，装修墓门、镌碑刻文，将一张假弥勒的红底彩照悬于凌云寺的展厅（见图5）。



江 xx 接到被加封为“弥勒”的喜讯，迫不及待的赶到乐山以睹自己的“尊容”。当江在崖墓中看到造像确与自己相像时，以为自己真是神佛下世、喜不自胜，兴奋的哈哈大笑。随从们齐声捧颂“像，太像了！”江还补充一句“就差一副眼镜！”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江的下台和他的恶行、丑闻世人皆知，所以造像也被冷落。尽管缺乏维修，灯光昏暗，像体肮脏，但面部轮廓仍不失江 xx 的明显特征（见图 6）。



为什么在民国初年江 xx 出生前后，就有高人能建造出一个与半个多世纪之后江泽民的模样惟妙惟肖的人像，而且恰在江上台的 1989 年与世人见面呢？笔者悟到是神要通过“藏江墓”这一奇观向世人透露与江泽民其人相关的如下机密。

[墓中蛤蟆]

当“藏江墓”刚被发现时，有人兴冲冲的将那张为造像披红挂彩的照片递给峨眉山的一位得道高僧。高僧看后只说了一句话：“此人与水有缘！”道出了他所看到的天机：此人的元神是一只来自江泽之民的蛤蟆！

如果仔细端详造像就会看出，那凸出的眼泡、鼓鼓的肚皮和那几乎没有脖颈的体形不正好勾画出了蛤蟆最为明显的特征吗？这也印证了上海民众早就呼江泽民为江大蛤蟆的高明！

早有高人说过，江泽民在转生人身之前是一只久藏古墓的蛤蟆精。

[人中败类]

崖墓造像的始创者为什么要把江 xx 的像塞进一个不见天光古墓中呢？这是在告诉人们：江 xx 是一个害怕阳光、不敢见人的丑类。如果反观他的身世、历史、人品和他的恶行，就会看出江 xx 是一个其丑无比的人中败类。

1. 汉奸世家的继承人。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是汪伪时期的日本汉奸。在其父的力荐下，江参加了伪中央大学的特务组织《青年干训班》第四期的训练，成为日本汉奸、特务，为日伪监视抗日进步学生并搜集情报；上世纪五十年代，江 xx 赴苏联留学时在金钱和美女引诱下成为克格勃远东局的特务，承担收集留学生和中國大陸各种情报的任务。江 xx 是日、俄两国的汉奸特务。

2. 最大的卖国贼。1999 年 12 月，江 xx 为了换取他的双奸身份不被揭穿，背着国人擅自与俄总统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把相当于东北三省（相当于几十个台湾）的 100 多万平方公里疆土拱手送给俄罗斯，等于从 13 亿中国人每人手中夺走了 1 亩肥沃的耕地；江又用黑箱操作的方式向印度、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菲律宾、越南等国出让了大片领土。江 xx 是被全球华人唾骂的最大的卖国贼。

3. 全球声讨的罪酋。江 xx 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首恶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等被起诉，被阿根廷联邦法院裁决有罪且被下令逮捕。全球公审江 xx 的怒吼已使江成了过街老鼠。

尽管中共对江 xx 的丑恶历史和罪行竭力掩盖，但神目如电、民心似镜，在事实面前他无法逃脱世人的口诛笔伐。至于他的腐败、淫乱、嫉妒、怯懦、卖弄、张

扬和献媚取宠等恶劣品行与上述丑恶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江 xx 堪称古今中外人中丑类、败类之“极品”！

[乱世魔鬼]

笔者在大佛寺内“藏江墓”前见到一位导游，她对着崖墓说给游客的一段话耐人寻味：“这里不是佛堂，也不是仙洞，而是一座崖墓；这座造像并不是什么佛，充其量算是一个泥菩萨，因为它没有内脏！”言外之意，摆在墓穴中的哪有神佛？只能是鬼！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没心没肺、披着人皮的阴鬼摆到距离乐山大佛石像只有咫尺之遥的崖墓中呢？显然在谕示此鬼冲着转轮圣王而来！

回顾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由江 xx 一手挑起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而引发的正邪大战，看看他与中共相互利用阻挠和破坏转轮圣王传法救度，用弥天大谎欺骗世人，妄图毁灭人类的滔天罪行，就会明白神用崖墓阴鬼这一奇观警示世人：江 xx 是祸害全人类的人间魔鬼！

[邪恶小丑]

乐山大佛象征着正义力量，崖墓阴鬼象征着邪恶势力。所以，神用凌云大佛石像和崖墓中的魔鬼造像在造型上的天差地远，警示世人认清在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正邪大战中正与邪的力量对比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凌云山大弥勒佛像雄视天下，与日月同辉；崖墓中的假弥勒（实为魔鬼）龟缩墓穴，怕见天光。这一真一假、一明一暗、一大一小、一高一矮的明显反差，凸显了转轮圣王的光明、伟大，反衬出江 xx 是一个阴险、渺小、自不量力的邪恶小丑，标志着邪不压正；预示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拯救众生的伟业必成，江 xx 和中共欺骗、毒害、毁灭人类的梦想终将破灭、邪恶终将被正义灭尽是历史的必然！

奇观之四 贵州平塘“藏字石”——神的审判 天灭中共

2002 年 6 月，在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了已裂为左右两块의百吨巨石，右块巨石的断裂面上突现出“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被称为“藏字石”。经专家鉴定

该巨石是二亿七千万年前生成、五百年前从山上滚下裂开的，六个大字天然生成，无人工雕琢加工痕迹，堪称旷世奇观。这就是说“藏字石”绝非人力所为，实乃上天之作，六个大字就是天意！

“藏字石”的神奇不只是它的生成和内涵，而它的断裂也十分神奇。当巨石从山上滚下而裂为两半时，正好将六个薄薄的平排大字（每个字近一尺见方）完好无损的裸露在右侧的断面上。若非神力，何能如此精确、不差毫厘？

平塘县的官员们为了借石生财，未经上司批准，把“藏字石”作为旅游景点，擅自在 2003 年 10 月抢先对中外游人开放。尽管对外宣传时只提“藏字石”的前五个字（不提“亡”字），但在价值 50 元的门票上“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却清晰可见（见图 7）。游人都心知肚明，“藏字石”就是“亡共石”——这是天意！



巨石滚裂已五百多年，为什么久隐山林、迟至 2002 年才正式面世呢？国为“藏字石”里的六个大字是神给中共的一个尚待宣布的判决令，何时宣布由神决定。中共是一个被邪灵附体的邪恶组织，在另外空间它是一条红色恶龙，窃政后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它致死八千万中国民众，毁坏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出卖国土、破坏山河，迫害正信、独裁专制，但神一再容忍，给它弃恶从善的机会；然而它却在人类面临劫难、大法洪传救度的关键时刻与江泽民相互利用，诋毁转轮圣王之法，残害转轮圣王之徒，欺骗、毒害圣王要拯救的众生，丧心病狂的制造自焚伪案、挑动仇恨，令众神震怒、忍无可忍，终于在 2002 年 6 月亮出了对它的判决——天灭中共！

后记

当朋友们明白了这四大奇观的涵义一定会心生震撼，因为每个奇观都体现了神的意志！如果注意到这四大奇观中的三个都出现在相互毗邻的四川和贵州两省，可能就会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川有“藏江墓”、黔现“藏字石”，这两者有何联系？“藏江墓”被发现在江 xx 上台的 1989 年，而“藏字石”（亡共石）却被发现在江 xx 下台的 2002 年，这种时间表的安排是在表明江 xx 祸害中华的十三年对中共的最大“贡献”就是亲手把邪党送上了被天所灭的不归之路！

第二，贵州贵在何处？神把“藏字石”摆放到这里，让他历经两亿多年的沧桑、在 2002 年突然面世。更难能可贵的是成千上万的游人只需花 50 元钱就可以在这里从容的去目睹、思考让中共为之丧胆的那石中的六个大字，就会被这一奇观所警醒，明白天意，摒弃中共从而得到救度，这就是贵州之贵的真正所在吧！

神用这四大奇观在人类面临大劫难、大淘汰的时候，向世人发出了人间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最为重大事件的警示：大法救度、正邪大战、神的审判、天灭中共和新纪元的到来。明白了这些，人们就会在这场正邪大战中正确摆放自己的位置、选择未来；也就会理解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的原因：他们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在天灭中共之际远离邪恶，抹去邪党的印记（《圣经·启示录》称之为抹去兽的印记），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成为归神所管的人，在神的呵护下平安度过劫难、走向人类的新纪元。他们是在遵循着创世主——转轮圣王的教诲，向世人传送着真正的福音！

正是：

四大奇观寓神意

人间正道破浪行

圣王传法拯大宇

优昙花开传福音

邪党魔头谤天法
众神降令灭邪灵
摒弃中共快“三退”
诚信大法庆新生

弥勒佛和弥赛亚：末劫时期东西方的救世主

[气功修炼网](#) 2013 年 05 月 26 日 16:12



甘肃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宗主寺之一，拉卜楞寺中未来佛弥勒造像为弥勒大佛半蹲半起的鎏金铜像，谕示弥勒佛已起身离座，带着法轮来到人间救度世人。

《圣经》预言，在人类的最后时刻，以色列复国之后，救世主弥赛亚将来到人间；而东方的佛经也称，在优昙婆罗花开放之时，未来佛弥勒已下世普渡众生。现在，所有预言中的事已相继出现，东西方的救世主是否已来到我们的身边？

佛经与《圣经》都提到人类在末劫时期会有救世主降世拯救众生。佛经认为末法时期会有未来佛弥勒下世救度众生，而《圣经》认为末劫来临之时，会有弥赛亚降世拯救众生。如果佛经与《圣经》是可信的，那么人类将会出现两个救世主，除非佛经中的弥勒就是《圣经》中的弥赛亚。

弥勒佛和弥赛亚是同一人？

已故著名国学大师、佛学家、翻译家季羨林和其徒弟钱文忠教授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发现了佛家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那就是“佛家的未来佛弥勒佛和基督教的救世主弥赛亚是同一个人”。

根据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的考证，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包括西亚、北非、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和埃及在内的广大地区，流行着一种未来救世主的信仰，耶稣宗教里的弥赛亚，就是这种救世主信仰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这种信仰在圣经《旧约》里面就已经有了。而印度的弥勒信仰，在学术界已经确认，和这种全世界范围的救世主信仰是密切相关、彼此影响的，印度的弥勒信仰就是救世主信仰的一个组成部份。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弥勒之所以是未来佛，是未来的救世主，有印度的根源，也有更广大范围的全世界或者古代世界的根源，是当时普遍流行的弥赛亚信仰的一个部份。

汉语当中弥勒这个词语从何而来？这实际上蕴含着人类文明世界一个大谜。

据收入《季羨林文集》第十二卷的〈梅坦利耶与弥勒〉一文考证，早期佛经的原本大多是“胡本”，是用中亚和古代新疆的语言文字写就的，并不是规范的印度梵文。因此，“弥勒”很可能是从新疆吐火罗语的 Metrak 或 Maitrak 直接音译过来的，这个字和梵文的 maitri（慈悲、慈爱）有关，所以，“弥勒”又意译为“慈氏”。故而，早在中国后汉、三国时期，大量汉译佛典资料中“弥勒”和“慈氏”（菩萨）同时出现。

确实如此，弥勒从时间上和广度上都超越了佛教范畴。在中国，最早得到民众信仰的，不是观世音菩萨，也不是阿弥陀佛，而是弥勒菩萨。人们发现，弥勒信仰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整个文明世界的一个优秀文化凝聚体，在佛教当中找不到除此之外的第二个菩萨或者佛具有如此广阔而深厚的国际文化背景。

弥勒，在梵文里面叫 maitreya，巴利文里面叫 metteya，会中文的人一听就跟弥勒的发音没有关系。大唐玄奘法师在翻译中发现了这一点，因此玄奘说译错了，

应该翻译成“梅坦利耶”。但大家并没有接受玄奘这位顶尖高僧的意见，还是约定俗成的叫弥勒，“梅坦利耶”遂成为玄奘法师的个人专利。

西方等待的神叫“弥赛亚”，英译文 Messiah，是从希伯来文 Masiah（有时写为 mashiach）翻过来的。希腊文把它翻成 christos，“受膏的”，由此引出“基督”（Christ）。“弥赛亚”与“基督”基本上意义相同，《新约》作者亦把他等同于犹太的弥赛亚。

Maitreya 和 Masiah 二者音近。事实上，源自吐火罗语中的弥勒就是希伯来语当中的弥赛亚，同一个词，只不过在西方要读弥赛亚，而在我们这边就念弥勒，这样类似的情况在人类文明史上很常见。



甘肃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宗主寺之一，拉卜楞寺中未来佛弥勒造像为弥勒大佛半蹲半起的鎏金铜像，谕示弥勒佛已起身离座，带着法轮来到人间救度世人。

拉卜楞寺弥勒佛像造型藏玄机 佛经上知，弥勒是“万王之王”在末世由最高处下走时所使用的佛号，法轮圣王是“万王之王”下到法界时的法号（人间称转轮圣王），所以释迦牟尼告诉他的弟子：法轮圣王也称弥勒。

慈悲、光明、希望是未来佛弥勒的精神内涵。地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寺中的几尊造像，揭示了弥勒下世度人的玄机。

拉卜楞寺创建于清康熙年间（1709 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六大宗主寺之一。拉卜楞寺的原名很长，简称扎西奇寺，其汉意为“吉祥旋寺”。

因为创建该寺的一世、二世等寺主都是深谙天机的活佛，所以拉卜楞寺佛之造像深藏玄机，尤其是寺中的两尊弥勒大佛的造像意味深邃。

在寺院大经堂近旁的西后殿里供奉着弥勒大佛半蹲半起的鎏金铜像，佛的双手在胸前做着手势。据导游喇嘛在向瞻仰游人解答关于佛手势的提问时说：“这是弥勒佛在向世间转法轮！他半蹲半起，喻示弥勒佛将带着法轮来到人间救度世人。”据悉，拉卜楞寺的原名为扎西奇寺（意为吉祥旋寺），其涵义就是法轮转动呈吉祥。

大金瓦殿中央供奉的弥勒大佛，是由本寺二世寺主在两百多年前特邀尼泊尔工匠铸造的鎏金铜像，佛高 10 米。在弥勒佛像的正前下方安放着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小铜像。这种把两尊佛像一前一后、一大一小、一高一低的同时安排在一个供坛的造型、布局实属罕见。

据导游喇嘛向游人解说：“在前面的小佛像是释迦牟尼佛和他的弟子，后面的弥勒佛手拿法轮，他是宇宙中神通最广大、最有能力的如来，他将带着法轮来救度宇宙众生，也是宇宙众生唯一的拯救者。”显而易见，造像突显弥勒佛（转轮圣王）层次之高、法力之大，而且，其救度整个人类的浩大慈悲也通过其造像与释迦牟尼佛的大小对比而充分的反应出来。该寺把供奉释迦牟尼佛的殿堂称小金瓦殿、而将弥勒佛殿称为大金瓦殿。

神在人中

《圣经》里无论新约还是旧约都预言了救世主弥赛亚在人类最后时刻将要降临。在他们的宗教传说中救世主弥赛亚来到人间之前，其中一个征兆是以色列复国，并且以色列复国后的那一代人就可以看到救世主弥赛亚。

二战结束，以色列人经过几千年的流浪在世界的注目下真的复国了。1948 年 5 月 13 日，耶路撒冷发表犹太大会宣言，宣布“以色列复国”。虽然西方主流社

会是 基督教、天主教等，而以色列是犹太教，但要控制耶路撒冷，即这个神回来的条件之一，向来是那么的重要，因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主流社会一直非常坚定地支持 以色列，在这一点上完全抛弃了历史上的宗教纷争。

在东方同样也记载了未来佛弥勒（转轮圣王）下世的另一重大信号。佛经《慧琳音义》卷八载明：“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



2011 年在美国马里兰州盛开的优昙婆罗花

（摄影 / John Yu）

佛经《无量寿经》中也记载：优昙婆罗花是祥瑞之兆。《法华文句》四上：“优昙花者，此言灵瑞。三千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

自 1992 年以来，韩国、日本、台湾、泰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美国各州、加拿大、欧洲、中国大陆各省，皆相继发现圣洁的优昙婆罗花。人们可以通过网路图片搜索，一睹其高贵圣洁之风采。婆罗花无根、无叶、无水、无土；玻璃、钢铁、佛像、树叶、纸箱、塑胶均可开放，有花开超过一年仍生机盎然。自古以来无人得见，今天的植物学家也为之瞠目结舌。今年（2011）按佛记是 3038 年，优昙婆罗花已在世界各地盛开，实乃上天垂相。

民间造像与预言明示

中国民间保留有一个弥勒的造型，一尊笑哈哈的佛像，在身体周围有十八个小孩子，玩耍，各具形态，称为十八子弥勒。而十八子，合成一个“李”字，即预示“弥勒佛要在末劫时下世传法度人，凡身姓李。”这个传说伴随着弥勒佛十八子造像一直流传至今。

韩国《格庵遗录》预言：何为圣人，木子姓氏（姓李），属兔，四月出生在三八级（南北朝鲜分界线）以北，三神山下（即长白山公主岭）……此圣人是天上王中之王，即法轮圣王，此次下凡人间称弥勒佛。

刘 伯温的《推碑图》也曾预言道：“而时弥勒佛透虚到南闾浮提世界中天中国金鷄目奉玉清时年，劫尽，龙华会虎，兔之年到中天，以木子姓”，就是说“未来佛”弥勒佛，会在兔年转生在“中天中国”，并在中国这只“金鷄”版图眼睛所在的地方（指吉林省）降生，以“木子”“李”为姓。

1951年5月13日，农历四月初八，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生于中国吉林省公主岭市，属兔，这一天正好是佛教中的“佛诞节”；同时这一天也是从1951年复活节算起的第五十天，几乎就是基督教的“圣灵降临节”。至此，心有感悟之人，或许对西方宗教的重要节日“复活节”（Easter）为何称为“东方来者”，对为何人们一直保留着用复活节兔（圣人属兔）和复活节彩蛋（与中国金鷄有关）来作纪念活动的古老习俗，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而圣诞节家家供放着的一段子木，其中的暗示更是让人感受到神意玄妙。

法国人诺查丹玛斯在其著作《诸世纪》预言集中，准确地预言了过去几百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其中第二纪第二十九首，《诸世纪》明确预言了在人类末世里救度众生的救世主。

一位东方人离开他的家乡，
穿越亚平宁山脉到达法国，
他将越过天空、海洋和冰雪，
每个人都将被他的神杖打动。

这首预言诗预言的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传法后，来到了西方，并在西方的许多国家传法，使法轮大法洪传到了全世界。诺氏在第十纪第七十首第三句提到“伟大的赫耳墨斯”，来形容法轮功创始人洪传大法是为人类讲述和传播宇宙神佛之道，而“赫耳墨斯”有一根神杖，用来唤醒世人，所以本预言诗的第四句说“每个人都将被他的神杖打动”，即是预言法轮大法的洪传将使每一个世人被打动，而他们对待大法的态度将决定他们的未来。

据佛经记载，转轮圣王拥有与佛一样的 32 相、7 宝，是不用武力用正义转动正法的轮，以此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不论佛教、基督教、儒教，只要不断向人们给予慈悲，就可能有缘相见转轮圣王。但好事多磨，神真的来了，人却迟疑起来。

世人迷中不醒

世传布袋和尚为弥勒俗世化身，他在后梁贞明二年（西元 916 年）3 月 3 日，示寂于奉化岳林寺东庑下石凳，留有辞世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

布袋和尚的辞世偈告诉世人，在未来佛弥勒降世救人时，尽管真相不断的展现，但世人却不能面对现实。

《圣经》《约翰福音》（1:10-11）：“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 he 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he 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倒不接待他。”《圣经》还说，救主降世救人时，他的光要瞬间照亮世界，如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可是世人却并不认为他是救主，并且他要先受许多苦，遭到不明真相世人的诋毁。

《诸世纪》中的预言也唯一的标明了此重大事件的年月：“1999 年 7 月，为使安哥鲁亚王复活，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

1999 年 7 月确实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日子，被《诸世纪》标为反基督的人物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全面镇压。一时间，腥风血雨，诽谤谣言，魔难在中原，令世人迷惑、跟风。这场《圣经·启示录》记述为羊羔与兽的正邪最后之战——哈米吉多顿，至今已经近 12 年了，无数的大法徒在坚忍中承受着无名魔难的同时，从未放弃过他们讲真相、救众生的使命。中共公然对抗“真善忍”宇宙佛法，在这场正邪较量中，已深陷泥潭。唐代《推背图》中“九十九年成大错”一语成谶。

最终要归向神

《长阿含经》卷十八：“转轮圣王出世……时东方诸小王见大王至，皆捧珍宝以示归顺。余南、西、北三方亦如是。”

《圣经》《启示录》（7:9-1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

尽管要历经磨难，然而最后人却都要归向神，这些人来自各方、各国、各族。佛经与圣经在这点上的描写一致。

新天新地新人类

在救主降世拯救众生之后，人间迎来了新天新地新人类。

《弥勒下生经》：“国土咸富盛，无罚无灾厄；彼诸男女等，皆由善业生。地无诸棘刺，唯生青草，履践随足，喻若睹罗绵。自然出香稻，美味皆充足。诸树生衣服，众彩共庄严；树高三拘舍，花果常充实。时彼国中人，皆寿八万岁，无有诸疾苦，离恼常安乐”。

《圣经》《以赛亚书》（65：19-20）：“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以赛亚书》（65：23-25）：“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圣经》《启示录》（22:2）这样描写新天新地：“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或作“回”）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由此，经过这场正邪之战后，能因维护佛法之道义而留下来的人有福了。他们长寿安乐，无罚无灾，花果充实，美味充足，和平相处，没有争斗，人类从此进入了新的纪元。

安贫小姊妹会六位修女的神奇故事

[气功修炼网](#) 2013年04月05日12:48



慈善机构“安贫小姊妹会”（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的修女们表示，遵从神的旨意，她们于1月10日一起来看“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大纪元记者张华摄）

来自麻州桑默维尔市(Somerville)的慈善机构“安贫小姊妹会”(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六位修女和两位教友观看了1月10日在波士顿歌剧院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他们表示：祷告时听到声音要我们参与这台晚会。

修女们告诉记者，她们是通过广告得知晚会的消息，感觉很喜欢，但是由于她们是慈善机构，很难找到观看节目的资金，所以开始并无意买票。

可是在离晚会演出还有几天，当她们祷告的时候，这六位修女多次听到一个声音告诉她们：“要我们参与这样的活动。”

晚会订票组的彭先生向记者表示，当修女打电话来告诉他，关于听到神的指示要来看演出，他震惊的不知说什么。在经过组里讨论，考虑到修女们的经济情况，决定给修女们一个很优惠的票价。

六位修女在晚会中一直不停的热烈鼓掌，演出结束后派翠西亚修女(Sister Patricia)对记者说：“这台晚会表现出了‘真、善、忍’的内涵和对自己信念的忠诚坚持。我们是天主教的修女，也应该这么做。”

她们表示欣赏所有的节目，每个都非常优雅，技巧高超，男女演员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整体的舞步都达到了完美的和谐，特别是有的舞蹈表达了要为别人着想这一理念，让她们产生了共鸣。

同时派翠西亚修女还特别告诉记者：“晚会的服装既含蓄、谦虚，又很漂亮，表达了对自己身体的尊重，能看出来这台晚会对中国人的传统非常重视。”

注：“安贫小姊妹会”是1839年创始于法国的扶贫组织，专门照顾有需要的长者，目前服务地区已扩展至五大洲的31个国家。

人神同在的日子已经到来？

[气功修炼网](#) 2013年04月05日13:08



祷告是基督或天主教徒日常的功课，也被虔诚的信徒视为是人和神彼此接触的机会。基督或天主教徒相信人是神的器皿，能够因为信神敬神而得到神的恩典，可以将完美的神性注入到这个器皿中，让带着缺陷的人性有走向或升华至神性的机会，而那也意味着生命境界的向上提升。

美国波士顿有六个修女，在不同的各自祷告中，分别听到不同的另外空间的同样一句话：“你们必须去看全球华人新年盛典。”（指神韵纽约艺术团和神韵艺术巡回团，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巡回上演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这件事之所以会为人所知，是因为一个受理订票作业的接线人员，在每一通电话订票的过程中，都不忘记问上对方一句：“请问您是如何得到晚会的资讯啊？”

据说六位修女齐刷刷坐了一排，更令人们吃惊的是，每一个节目常常是，人家已经不鼓掌了，她们还在使劲鼓掌。或许正是她们都晓得那是神的意旨与恩典，她

们相信平日对神诚敬的信仰与虔诚的祷告，已经让自己纯净的一颗心升华成神的器皿，所以神回应了她们的祷告，指引了方向，引导她们来欣赏这场“全球华人新年盛典”。

想来，修女们似乎没有必要，为了替“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增添任何光采而说谎，在真言的教义下，她们也绝对不能说谎。故值得关注的焦点是，一位被信仰为全能的神，已经透过神职人员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且微妙的信息，而这个信息的答案，一定就在两个神韵艺术团的全球新年晚会巡回演出里。

耶稣曾说过他会再来，到时，他将会处理罪恶，将撒旦和他的跟从者带上法庭，对他们施以刑罚。在那样一场形同“世界末日”的景象到来之前，他承诺会先拯救那些在恩典之门关闭前寻到他的人。

神韵晚会的演出内容主要系阐扬，中华文化来自天上诸神所传的真谛，也揭露法轮功学员所受到的残忍酷刑迫害，并未涉及其他宗教的教义。但一向给人排他印象的基督或天主教，却由他们心中伟大的神引导其门内真修的人前来听闻福音，这个象征意义显然非同小可。

若说循着祷告中神的回应，前来观赏神韵晚会的六个修女，已经从晚会中明白了基督所言“撒旦和他的跟从者”，指的是哪些正于此末世行极大不公与不义的邪恶之徒，并找到了她们真正的救世主。相信任何人在神的恩典之门关闭前，只要懂得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欣赏神韵机会，也必定将与神的恩典相逢，并从中领悟生命境界向上提升的奥秘。

当世人都日渐遗忘了人的来源与为人的意义所在，当人性普遍离神性愈来愈远，究竟谁还有此能力能再次舞动神的韵味与神传文化的风采？是否诺查丹马斯

（Nostradamus）在《诸世纪》中所提未来一段时间，地球上将是人神同在的日子已经到来？那三千年盛开一次，花开意指有大觉者正在世间度人的优昙婆罗花，正在世间各处现踪，或许正说明了一切。

六位修女的神奇故事和复活节惊世预言

[气功修炼网](#) 2013 年 04 月 05 日 13:16

复活节是现今基督教徒的重要节日之一，定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日。基督徒认为，复活节象征重生与希望，乃纪念 耶稣基督于公元 33 年被钉死后第三天复活的事迹。在西方，与复活节相关的物品有复活节兔和复活节彩蛋。《天主教百科全书》指出“复活节吸纳了许多庆祝春回 大地的异教习俗。”蛋象征初春一切恢复生机，兔子象征多产和生命力。

基督教的这个流传久远的节日到底是想要告诉人们什么？

其实，复活节（The Easter）以及复活节兔子和彩蛋的习俗是一个救世圣人预言：再来基督为“东方来者（Easter）”，即救世圣人将复活于东方，复活节兔预言圣人属 兔，兔子是不下蛋的，彩蛋是金鷄下的蛋，复活节鷄蛋显然让人联想到下蛋的鷄，而当代中国地图形状就是一只金鷄。

更有意思的发现是，古今中外不同民族流传的预言故事，似乎都不约而同的讲述着类似的故事。

预言均提示圣者来自东方

《路加福音》17：24 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

《马太福音》24：27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尽管主在世间初时不被人认识，可是神之道依然像闪电一样快速从东传向西，传遍整个世界。《启示录》7:2 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从日出之地上来”指来自东方，“永生神的印”暗喻救世主永生神来自东方。

《以赛亚书》43：5 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我们据此知道神之道是从东方

发出的，然后传到西边，传遍世界。为什么神要在西方招聚人呢？也许是神在东方遭受了迫害，或出于种种原因来到了西边吧。

《诺查丹玛斯预言》：“一位东方人离开他的家乡……用他的神杖唤醒世人”，“他还会回到亚洲…他会超越所有东方的君王”。《凯西预言》：“中国将出现一种对神（佛）的信仰，中国将会成为全人类共同信仰的摇篮”。《霍比预言》：“巴哈那代表来自东方的神圣力量”。

《推背图》：“而今中国有圣人”、“紫薇星明”；刘伯温《金陵塔碑文》：“大木两条”、“能逢木兔方为寿”：救世圣人降生地点东方为木，降生时间木兔年即辛卯年五行属松柏木，合起来故为“两木圣人”。《格庵遗录》“西气东来上帝再临”预言可知就是“中天印符即‘弓乙’灵符”、“广济苍生人符”，暗喻来自东方。

《步虚大师预言诗》：“世宇三分，有圣人出，玄色其冠（黑发），龙张其服（黄衣服，佛）”；《西游记》：“人身难得，中土难生，佛法难闻”、“东来佛祖”；《格庵遗录》：“金鸠木兔”、“紫霞真主”、“白马公子”、“救世真主”、“道神天主”、“日光东方光明世”、“无疑东方天圣出”、“和气东风真人出”、“东方一人出世也”、“西气东来上帝再临”、“木兔再生保惠士”、“圣神降临金鸠鸟”、“保惠师圣海印出”、“万乘天子王之王”。

佛经上就说当三千年才开一次的优昙波罗花开的时候，就是转轮圣王下世度人的时候，而这两年，全世界各处都有优昙波罗花开的消息传来。

观看《神韵》的六位修女的启示



神韵晚会是近年来海外华人艺术团体，致力于重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晚会。有意思的是，美国波士顿有六位修女，在不同的各自祷告中，分别听到不同的另外空间的同样一句话：“你们必须去看全球华人新年盛典。”（指神韵纽约艺术团和神韵艺术巡回团，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巡回上演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这件事之所以会为人所知，是因为一个受理订票作业的接线人员，在每一通电话订票的过程中，都不忘记问上对方一句：“请问您是如何得到晚会的资讯啊？”

据说六个修女齐刷刷坐了一排，更令人们吃惊的是，每一个节目常常是，人家已经不鼓掌了，她们还在使劲鼓掌。或许正是她们都晓得那是神的意旨与恩典，她们相信平日对神诚敬的信仰与虔诚的祷告，已经让自己纯净的一颗心升华成神的器皿，所以神回应了她们的祷告，指引了方向，引导她们来欣赏这场“全球华人新年盛典”。

想来，修女们似乎没有必要，为了替“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增添任何光采而说谎，在真言的教义下，她们也绝对不能说谎。故值得关注的焦点是，一位被信仰为全能的神，已经透过神职人员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且微妙的信息，而这个信息的答案，一定就在神韵艺术团的巡回演出里。

耶稣曾说过他会再来，到时，他将会处理罪恶，将撒旦和他的跟从者带上法庭，对他们施以刑罚。在那样一场形同“世界末日”的景象到来之前，他承诺会先拯救那些在恩典之门关闭前寻到他的人。

当世人都日渐遗忘了人的来源与为人的意义所在，当人性普遍离神性愈来愈远，究竟谁还有此能力能再次舞动神的韵味与神的风采？是否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中所提未来一段时间，地球上将是人神同在的日子已经到来？那三千年盛开一次，花开意指有大觉者正在世间度人的优昙婆罗花，正在世间各处现踪，或许正说明了一切。

点击阅读：[六位修女](#) 的更多相关文章。

来源：正见网

历史的天空：东周大道修炼之无极法门

[气功修炼网](#) 2012年10月25日 12:41 [评论»](#)

前言

下面这篇文章是受同修委托整理成文，文中所述是一位同修过去生一世修道经历。在中国古代每一世修炼的人要吃许多大苦，相比这一世我们修炼李洪志大师所传宇宙大法法轮大法，有师尊慈悲看护，短短十几年修炼即可有望成道，真是无比幸运了。

东周大道修炼

上部

东周末年，天子无道，诸侯割据，群雄逐鹿中原。天灾人祸横行，黎民百姓苦不堪言。

我转生山东泰山境内一奴隶家中。年稍长，十二岁给主人家放牧羊群。夏季一场暴雨，羊群散失过半，不敢回主人家，惧怕责打。在山中寻找失散羊群，入山林渐深，迷失其中，行三日，饥寒交迫，卧于树下。耳畔闻听草丛异响，回首见一白额猛虎转眼行于近前。张血口欲咬，忽听一人呼叫“陆儿，住口”，白额猛虎遂向喊声方向伏地，呈恭顺状。

一奇装异人分藻草而出。见我卧于树下问曰：小儿，为何在此？答曰：丢失主人羔羊，入林寻找，迷失林间三日。那一头顶竹簪发髻异人曰：随吾来。我于是随异人入林。白额猛虎则尾随我二人之后。行半日，至山间两茅草屋内。异人取水与我，后置我安睡。白额猛虎则立于草堂门外，亦不入内，似好奇般一直望我。时久，卧于门廊下，然虎目不离我左右。异人入内室，瞬时既出，问曰：小儿，汝何名？我答道：无名。异人默然沉思，眼目精光一闪，曰：吾乃神仙，汝与吾有缘。汝可留下修仙，如不愿，吾亦可送汝回乡。我想：我丢失主人大小羔羊七十四只，回主人家，必被杖责，生死两可间，决心不回。起身向异人行一礼，跪其面前，言：神仙，吾决意不归，请收留吾为弟子，愿侍奉神仙。异人拈髯微笑曰：可。明日吾收汝为徒。汝不必惧怕此虎。此虎名曰“陆儿”，乃有灵神兽。异人向猛虎招手，猛虎入室走到异人近前，异人手指于我，向猛虎言道：此乃吾徒，汝定当看护。猛虎好似听懂人言，转身走来，靠于我身示好，我很高兴，手触其背，猛虎亦温和使头顶与我。

第二日，师正式收我为徒，拜历代祖师，行师徒大礼后，师曰：吾门乃先天大道之无极法门。宙宇原本混沌称无极；后生云气称有极；清气升，浊气降是为太极；太极化生万物……吾乃无极法门第三百七十四代掌门，法号“静玄”，汝即为三百七十五代弟子，法号“道明”，切记！师取一柄黑剑赐予我曰：此剑名为辟天剑，意为开天辟地之意。吾用之剑名曰：圣天剑，意为圣人替天行道之圣剑也。又曰：吾门乃性命双修之上乘道家大法。汝先须炼外功助基内力。吾先教汝五行拳。师取一红色丹丸授我用水服下，曰：此后一月服一丸。此丹药，为师耗时近百年，采天下奇珍灵药炼就而成。具有培本固元，通经活络之大功用。常人服食三颗即可长命百岁了。服食后，觉肚腹暖热，渐行四肢百骸。不觉困倦亦不觉饥饿。

次日，师教我五行拳。傍晚，陆儿捕回二只野兔，我拾些干柴，在灶下将野兔炖熟，唤师同食，师曰：不食。取一丹和水服下，入内室盘坐不语。我又取些肉食与陆儿，陆儿亦不食，我于是食后入睡了。如此，炼拳站桩百余日，师又教我一些盘坐吐纳之法。过数日立一大木桩于草堂前，将我唤来曰：汝吐纳通经，忌怕干扰，亦不可动，须将汝绑于此桩上，以防不测。我将双腿盘好，绑上布带，双手结印，上身靠于桩上绑好。师曰：吾入深山采药，三日可归。言毕，飘然而去。留下陆儿，陆儿卧于我身边，大睡。

每隔五日需炼三日盘坐通经。初始力不能持，后力能持，终不觉苦也。白日练习外功站桩，晚，夜不倒单，盘坐吐纳。不睡反觉精神百倍。

第二年五行拳炼得熟练，师又教我十三路枪法。

第三年师开始教授我练习剑法，但剑法名曰：“驭剑术”分手剑术和神剑术两部。神剑术意为用神通术控剑隔空杀妖之法。

每日师除教授外功，吐纳外，亦讲修道法理：人体经络运行，星辰运转；天体奥秘及人体与自然联系，对应关系；如何同化，顺应自然。

八九年后，外功炼得日渐纯熟，法力神通亦有所开放，展现。

一日师曰：汝入山随吾修道近十年，外功已初见成效，从今日起需重修吐纳定力。生命万物因道而生，无道而亡。人法地，沉沉不动，为地仙；人法天，朗朗空明，为天仙；人法道，一切尽无，则为神仙。……

随定力增长，一坐数日，不食不水，身心安泰。数年后隆冬，与陆儿取毛皮，药材往山下集市换些粮油。回返，途经一山村，陆儿出异状，烦躁不安，想是前方山村必有妖物。入村探知近一年村内狐患，已有七名青年男子为狐精害死。忆师所言道家，应替天行道，灭除妖邪，维护人道。与陆儿于山中静候。夜三更，西南方一股青色妖气飞窜入村中，在一户人家门前，妖气聚成人形，为一少妇形象，穿墙而入。我与陆儿速至农户门前大喝：妖孽，祸乱人间，还不出来受死。片刻，只听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一绝色白衣美女立于门前，一手叉腰，一手中提一根木棒槌，欲开言。陆儿一声虎啸，猛扑上去，白衣女子见势不好，转身立刻化一道青气向西南方逃去。我取出辟天剑抛向空中，运法力，辟天剑急速飞出，耳听半空中一声哀嚎，循声走去，陆儿正围一受伤银狐不住吼叫。银狐受重伤，奄奄一息。我取回辟天剑，将银狐装入囊中，交由师处。

师见曰：罪过，此狐已修行一千三百年，为灵物。只可惜不入正道，吸人精血害死七人，罪过。一声长叹，吩咐我将死狐葬于后山。这几日陆儿兴奋异常，如得胜将军一般，摇头晃尾，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

山中无忧无虑的日子又过了四年。一日，师唤我入草堂，神情肃穆，曰：徒儿，汝随师修道二十载，小成，已百脉皆通。如要永生不死，逍遥宙宇间还需云游世间，吃尽世上苦，磨砺心性，方可成就大道。我合十答曰：谨遵师命。师又言：世间云游非比寻常。一需乞食，不可多，仅用一餐；二勿借宿，勿入常人居所及庙宇；三时限为八十一年。徒儿，汝复何求？答曰：无。师曰：备物起程吧。答曰：是。

这样，我开始了八十一年云游苦修。

下部

辞别恩师，下山。远远仍可听到陆儿悠长的虎啸声，仿佛又见陆儿依依惜别情景。

行二日，入一山村。村中残垣断壁，战乱村民受兵匪洗劫，死尸狼藉。世人于人世中，任意滋为，作恶众多，恶业轮报，永无了期。这更加坚定我修道之心，无他法，只得于林中寻些野果，野菜暂食。食后在一背风处打坐修定。第二日天降秋雨寒风瑟瑟，衣衫尽湿，不为所动，三日后出定继续前行。天气逐渐转凉，秋尽而冬来，北方冬日，寒冷异常，滴水成冰。日至傍晚，风雪交加，我见前后渺无人烟，坐于雪中修定。衣衫单薄，饥寒交迫。运功循行于脉络数周，渐入深定，身有 道法，于酷寒中无碍。十几日出定。多日暴雪，积胸高，仅头颈出雪外，后幸遇有缘赠与棉衣，苦熬至春。然恩师教诲，铭刻在心，功法演练从未间断，日复一日， 精进不止。

转眼悠悠人世二十载，犹如风逝。云游至川贵高原。见番邦异族，乞食多不予理睬或偶遇辱骂。心道：我乃修道之人，半神。不可与一俗人同，如与其计较，与俗人无二，道法尽失矣。遂不在意。

时至三伏，竹林中纳凉。一异族女子路过向我微笑致意，我起身行一礼。前行，寻僻静处，将五行拳，剑法演练一遍，打坐吐纳到傍晚，入村寨乞食。见一竹楼，即叩门，巧遇白日异族女子，见是我，拿出许多吃食与我，又出一老妇与众多人。乞食后旋即离去。至竹林中打坐修定。次日午后，那异族女子来至我面前用汉语言：吾乃神女教教主，你可否留于本教为婿？吾神女教教众亦愿奉养仙人。我听女子出此言立明曰：我乃苦修道人，需守戒去色，谢教主美意。神女教主不去，言多时，见我不言亦不动，忽从囊中取出一把药末投向空中，我忙屏息，出手点女子要穴，起身将女子送回竹楼，行一礼离去。

因各地战乱，多缺男丁延续香火，此种情形多遇。

修道之人，须严守戒律，戒除色心。如留于人中行人道，即是人，精尽血枯之时立亡。入三界轮回，苦海无尽，不可解脱根本。

花开花落，月复一月，一切皆化尘土。道法日渐精深，世间万事因缘了然于胸。入甚深定中，可经年月，数年不动如山。时光飞逝如电，寒暑往来，世间岁月二十载安然渡过。

一日云游至江浙沿海。该地物产丰富，百姓安居乐业，少战乱，集市人声鼎沸。闻一疯妇哭喊。众人杂言：妇人小儿于海滨游戏，忽一大浪将妇儿冲走，妇人思儿心切，痴痴而迷，疯矣。众人又言：近来海滨多丢幼儿，不知何故？闻众人言朝向海中望去，开法眼通，见黑气冲天，为一蛟龙（海龙与河蛟混种），偷食幼儿。夜子时，至海滩，使神通将蛟龙摄出水面。蛟龙伏地，我问道：汝为何偷食人之幼子？此乃祸乱人世必遭天谴！蛟龙低声道：真人有所不知，此地渔人伤我水族甚重，此次前来乃索债也。“因果循环，天理昭昭，汝亦不必多为。如若

复偷幼儿，必诛之。”蛟龙言道：遵真人法旨。蛟龙慢慢退入水中。过三日，蛟龙化人形游方道士上于岸，对众假言曰：此地干旱三载乃渔人伤水族众多，天谴。需供童男童女一对于龙王，方可免此灾。……

我于山中修定，见此蛟龙恶性不改，取辟天剑欲诛之。但恩师曾言：妖邪祸乱人世，必灭之。然龙众不同，需天庭审处，仅因其多为神众护法。遂将蛟龙运法力摄于近前，由天神绑交天庭候审。经此一事，天庭尽知原委，时有天人供养。

数十载后，我勤于修道，道法蒸蒸日上。有色界天人求法，我至色界天于众天仙开讲道法数日。又众多天人求法，应接不暇。众天仙意欲留我于天宫与众仙共享天福。我心想色界天为三界之内，仍需入六道轮回，不为长久，只暂享天福，天福享尽，仍下地狱，亦不能永生不死，应速离。辞别众仙，返还人世，继续云游苦修。年复一年，光阴似箭，掐指算来，云游这许多年，离恩师所定时限近矣。遂云游至华山，寻一仙洞入深定。定中，身心两忘，世上一切有形、无形皆化为混沌，于混沌中尽无。

数年，觉时限已到，待起身回山复师命。忽闻洞外师言：徒儿，为师来也。忙起身出于洞外向师行礼。师曰：徒儿，汝苦也。想我无极法门，乃大道修炼。祖师遗训：世间每八百年方出一大德法器承传吾门道法，需苦修百年方可成道。未来，汝之弟子于八百年后降生华山，切记！吾定时限已到。言毕师单手立掌向我施一礼曰：“贺真人成道”。瞬间我感觉过去、未来无所不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至此真道已得。见天空祥云缭绕，沁香扑鼻，神界种种奇景眼中尽显。有诗曾云：

证果圣人

看世间风起云涌，岁月沧桑，
悟天机神行自在，万古长存。

相关文章：

- [深山修道三百年，云游遇高德大法](#)
- [电视访谈录：谈谈“眼见为实”](#)
- [著名武术气功大师修炼气功的体悟心得](#)
- [一个特异功能者眼中的现世人生和 2012](#)
- [凤凰法王的悲哀](#)
- [轮回纪实：选择](#)
- [无以言表的震撼！法轮功创始人所展现的神奇（二）（图）](#)
- [中国古人对自然的理解和归纳](#)
- [一学生谈炼气功：从记不住颜色到全年级第四](#)
- [人有两种命运\(图\)](#)
- [因果故事：屠夫的误解](#)

本文标签：[五行](#), [仙洞](#), [修行](#), [先天大道](#), [历史的天空](#), [地狱](#), [宇宙大法](#), [慈悲](#), [打坐](#), [正道](#), [法器](#), [法眼通](#), [经络](#), [轮回](#), [道士](#), [除妖](#), [龙](#)

外星人和月亮的故事

作者：钟原

在上一个地球的某一时期，法轮大法在人世间洪传，由于大法威力无比，从而使整个人类的道德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创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月亮就是那个时候造出来的，它的作用不仅仅是照明，同时它对地球的生态环境也起着一种良性的协调作用。它还是一艘可以长期遨游宇宙的飞船，并拥有强大的武器系统，可以保护它和地球不受外来星系邪恶生命的入侵和破坏。

月亮的外形是椭圆的，一端永远对着地球，所以从地上看它是圆的。它的外壳可以打开，打开时它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启动它的钥匙是一把被注入强大能量的宝剑。它的各种功能的强弱是由驾驶者心性的高低决定的。当这个文明该结束的时候（每个文明存在的时间都有定数），人类的道德不但没有变坏，反而比以前更好了。这就不能毁灭它，但又不能让它影响下一期文明，于是那一期的人类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一起被神送入另外一个美好的空间。但是月亮却被留了下来。

到了上个地球最后一茬文明的末期，人类变得极其败坏，为了争夺能源，陷入了长期的战争，最后地球在战争中爆炸。但有一批好人在爆炸前被一位大法的承传者救上了月球。并在地球爆炸时启动月亮飞离，从此开始了一场星际旅行。旅行中遇到了很多外星文明，有的很好，就把其精华带上了月亮。其中就有密宗修炼方法和金字塔文明。有的很坏，甚至想夺取月亮，结果被

月亮重创。与外星人结下的这些缘后来成了宇宙中邪恶势力允许外星人来到地球的借口。

新的地球诞生后，月亮又回到太阳系，停到了离地球很近的轨道上（比现在的距离近）。由于当年被救到月亮里的人已繁衍的很多了，他们又回到地球上。神不允许他们生活在地上，他们就去了地下。在那里，他们组成了五个国家。因为拥有先进的技术，他们经常驾驶着飞行器往返于地、月之间，或在太阳系自由的飞行。他们同时又是地球的保卫者，由于道德高尚，他们生活的既富足，又快乐。他们普遍都很长寿，尤其他们的王都是修炼者，往往寿命特别长。修炼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到月亮里生活。他们虽然不和地上的人类接触，但有时会用暗示的方式教给他们一些知识。就这样一直到了一万多年前，在宇宙中邪恶势力的操纵下，发生了一场巨变。

起因是两个国家发生战争，结果殃及月亮，月亮的外壳受到损伤，发动战争的两个国家遭到神的严惩，他们的国土和人民都被沉入海底。地内人把月亮开到了现在的轨道上，对它的外壳重新进行了修补，但是月亮调节生态环境的能力大受损失。地球上许多森林逐渐消失，气候逐渐恶化。地核的能量也开始减弱，倚赖这种能量存在的地内文明所拥有的科技也大不如以前了。到了五千年前，更大的麻烦又来了，一支庞大的外星舰队出现在太阳系，它们要占领地球。本来对地内人来说赶走它们不是问题，但此时地内文明大不如以前，竟不是它们对手，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启动已受伤的月亮，消灭了这支外星舰队。但启动月亮的钥匙，那把神剑却因此断了。守护月亮的神后羿和嫦娥把断裂的神剑插进地内世界的一块巨石中，并留下预言：将

来谁能拔出此剑，谁就是能修复神剑和月亮的人。他们二人因为失职，也被打入凡间，后来嫦娥又修回到月亮里，后羿却在人世轮回。

后来外星人又来入侵，地内人节节败退，直到被外星人完全封闭在地核内，同时外星人创造了“科学”和“共产党”，彻底断绝了人与神的联系，从而完全控制了人类。几十年前一位地内人的国王拔出了那把神剑，于是他被授命到人间寻找拯救民族和月亮的法门。他冲出地内后被外星人杀死，但元神转生到了中国，并得了法修炼法轮大法，四年前他回忆起这一切，现在写了出来。

几天前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月亮的故事](#)》，由于是临时决定写的，写的比较匆忙，有些事情交待的不是很清楚。因为这几天忙于别的事情，我今天才有时间上网，看了读者的一些疑问，我想就一些事情作一些补充。

我先讲一下嫦娥的故事。当年很多地内人的王修炼到一定程度就会带着肉身飞升到月亮里生活，同时作为月亮的保卫者。羿和嫦娥曾是地内世界一国的国王和王后，后来一同飞升到月亮里。因为修的都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他们的肉身都可以显现在各个空间。以月亮保卫者们的能力，本来完全可以保护月亮不受伤，但那是天定的劫数，他们也不敢违抗。

攻击月亮的国家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他们所崇拜的神西方人叫海神波赛东，中国人叫他水神共工。在大灾难来前，他们当中有极少一些人逃到了中国这个地方，被称为共工氏。月亮就是传说中的不周山。月亮对地球生态环境的良性协调，使过去的每一茬人类都不会象今天人类这样，因出现粮食危机和争夺生存空间而造下巨大业力，从而使地球不会过早的变成一个业力球而毁灭。（[李洪志](#)大师在《[瑞士法会讲法](#)》曾开示：[我先讲一讲外星人是怎么回事儿。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地球不是这个宇宙中的唯一有生命的星球，地球也不只这一次。我是讲，在这个地球这个位置上以前曾经有过以前的地球。以前那些个地球废掉了，也有的是炸掉了，有过很多次。这个数字已经相当的大了。每一次在这个地球的最后阶段的时候，都是处在生命最败坏、物质不纯了的时候，也就不能再要了。整个这个球体变成一个业力球，就淘汰掉了。因为生命会转生嘛，转生成土、石头、植物、物质，转生成什么他就带着业力走，到处都是业力，就变成业力球了，那个时候就淘汰掉。地球上还有好一点儿的人，极少，也就是个别的了，把他们拿出来，放到三界中的另外一个星球上去。可是这个地球久而久之它已经换了不知多少次了，每一次都有留下来的人。那么这样的生命](#)

留下来的久而久之也就多了。每一个时期神造就人的形像都不同，所以差异就非常的 大。还有一些是在其它星球上产生的，这就是外星人。）

等到这一期文明开始后，月亮的保卫者们纷纷转生到中国，只有羿和嫦娥留在月亮里，因此巨大的月亮被称为广寒宫。意为广阔 而冷清的天宫。到了尧帝那个时代，一支来自于十个星球的外星舰队入侵太阳系，羿消灭了其中九个，高层的神认为杀戮太重（这似乎只是个借口），削去了他们大 部分神力，他们也无法在月亮里生活，只好来到人间。

到人间后羿做了尧帝的臣子，并以剩下的神力杀死了一些危害人类的妖精，因此尧封羿为当时一诸侯国的国君，羿与嫦娥死后， 国君的位置由其子孙承袭。二百多年后，到了夏朝，羿又转生到这个诸侯国做国君，他的妻子还是嫦娥。因为善射，世称后羿（羿当年也善射）。由于当时的夏王无 道，后羿带兵驱逐了他，拥立了另一位王室成员为王，后羿作为宰相辅佐朝政。但是后羿夫妇喜欢修道，因此后羿把相位交给了一个叫寒浞的野心家，自己与嫦娥去 昆仑山求道。十年后昆仑山上的众神之长西王母告诉他们可以下山，临行时赠给嫦娥两粒仙丹，让她在危急时方可食用。

在他们离去的十年，寒浞已架空了夏王。后羿的归来使他害怕，于是发动政变杀死了后羿与夏王以及他们的家人，嫦娥在危急时 吃下了两粒仙丹，带着肉身飞到月亮里去了。在这场屠杀中，有一位王子的妻子，因为怀孕呆在娘家，躲过了那场灾难，后来她生下一个男孩，叫少康，他长大后， 在其舅舅部落的帮助下杀了寒浞和他的五个儿子，重建了夏朝。少康就是后羿转生，在以后的轮回中，后羿与寒浞一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直到今天。奇怪的是他们 竟然长得很像。

嫦娥的层次并不高，每过若干年后，她就要转生到人世间重新修炼才能返回月亮。其中一世是杨贵妃。许多历史记载只是表像，许多关于她的传说多是文人杜撰，她当年在马嵬坡以兵解的方式去了月亮。她在上个世纪又重新修回月亮里，但因曾做过邪党党员，《[九评](#)》出世后她被从天上直接打入地狱。2007 的冬天，两位大法弟子杀死了看守她的一条黑蛇，把她救了出来。当然还有许多细节，限于篇幅，我就不写了。

到了南宋的时候，银河系的外星人经过多年的征战，形成了两大势力集团，它们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地球。它们几乎同时来到了太阳系，地内人与它们的战斗也从太阳系边缘开始了。最初，很多正神和深山里的修道人都来帮助地内人，使地内人经常打赢数量远远多于他们的外星人。但是后来很多邪神和许多修道人加入到外 星人一方，地内人开始慢慢败退。而外星人也竟逐渐被一些执行宇宙中邪恶势力命令的修道人所控制。

到了明朝的时候，地内人已经退守到地球了，很多战斗都发生在海洋和人迹罕至的地方。偶尔也会殃及人类。战斗也在很多空间 发生着，在高层，支持地内人的正神竟多次被支持外星人的邪神阿修罗击败，很多支持地内人的修道人也莫名其妙的离去了。而出现在太阳系的外星人却越来越多， 之后地内人只能退守地核，地表完全被外星人占领。就像中共能够占领中国大陆，却占领不了台湾一样，外星人进攻地核的战争却多以失败告终，直到今天。

我再大概讲一下地内人的生存方式，因为没有阳光，地内的光是人造的，产生光明的是五块巨大的晶石，它们被许多修炼者加持过。首先由月亮在宇宙空间中吸取正的能量，然后把能量传导到地球，地球上的许多高山（主要是五岳）如天线一样把这些能量吸收传导到地核中的那五块晶石中，集中到晶石中的能量保障着地内世界光线充足，万物兴盛，地内世界植物茂盛，动物繁多，水源纯净充足。只不过那里的时间比人类快。那里的法律与人类社会变异的法律差异很大，在那里，最大的罪行是亵渎诽谤神佛。罪者不仅要被处死，尸体也不能埋葬。而是抛进岩浆湖中销毁，因为犯此罪者业力极大，他的每一个细胞里都会装满坏物质，若埋葬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但是现在人类对山川的破坏使地内人的生活变得极其艰难。

外星人占领地球之后，开始对人类进行有步骤的改造，当然它们彼此为了争夺地盘也是打的不可开交。它们来到地球主要原因是 避难，在一些邪神和执行宇宙中邪恶势力安排的修道人的蛊惑下，它们以为如果夺取了人体，它们就可以在宇宙大淘汰中幸存下来。有一批外星人来的地方自然环境 极其恶劣，为了生存，那里的生命也极其自私残忍。就是这些外星人把它们的邪恶理念——共产党学说传给了人类。这种邪说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文化都无渊源。但是它对人类道德的破坏却起着惊人的作用。那些邪党培养出来的人，不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如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都没有心里负担，其实它们就是披着人皮的外星人。就像蛆喜欢生活在腐物里一样，在神传文化中培养出来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想是外星人这种低下的生命根本受不了的，它们就算能上的了这样的人体，它们也呆不住。于是它们对人类思想进行大改造，把各种符合它们观念的、邪恶低下学说传给人类，传统文化都被它们摧毁了。当它们终于可以控制人体时，它们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此时人体的质量远远低于它们刚到地球时的人体质量，人体中许多好东西在道德败坏中消失了，附在这样的人体上是逃不过即将到来的宇宙劫难的。这使它们非常惶恐，正在它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法轮大法开始在人世洪传，它们惊奇的发现，大法能够真正使人类道德回升，从而使人体中散失的好东西回补回来，这让它们兴奋不已，它们误以为李洪志师父和过去帮助它们的修道人一样，和它们是一伙的（李洪志大师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开示过：**一开始啊，没有生命知道我在做什么，连那个外星人都以为我是它们一伙的。**）。但是慢慢它们发现，人类道德回升后它们就又控制不了了。尤其大批中国人开始修炼大法，这让控制中共的外星人极度恐慌，从而也就发生了邪党让人不能理解的无端迫害大法弟子（当然这只是我们这层空间某个层面的原因）。虽然不同的外星人的邪恶程度不同，但是它们的目的——夺取人体是一致的，它们都不希望人类的道德回升。

虽然从更高的角度看，外星人也只是被宇宙中邪恶势力利用的傀儡，可是它们那些邪恶低下的理念不仅障碍着众生得救，也在一定程度上障碍着大法弟子的升华，外星人和外星文化必将被铲除，在外星文化下培养出来人类呀，你们的选择也将决定着你们的未来。

本文为作者修炼法轮功在渐悟状态中所见，层次有限，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李洪志大师关于外星人的开示是千真万确的，李洪志大师在瑞士[《瑞士法会讲法》](#)曾开示：

弟子：老师说，清理宇宙时有外星人逃到地球上来，那么他们生存形式是附体呢还是别的什么形式？

师：我先讲一讲外星人是怎么回事儿。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地球不是这个宇宙中的唯一有生命的星球，地球也不只这一次。我是讲，在这个地球这个位置上以前曾经有过以前的地球。以前那些个地球废掉了，也有的是炸掉了，有过很多次。这个数字已经相当的大了。每一次在这个地球的最后阶段的时候，都是处在生命最败坏、物质不纯了的时候，也就不能再要了。整个这个球体变成一个业力球，就淘汰掉了。因为生命会转生嘛，转生成土、石头、植物、物质，转生成什么他就带着业力走，到处都是业力，就变成业力球了，那个时候就淘汰掉。地球上还有好一点儿的人，极少，也就是个别的了，把他们拿出来，放到三界中的另外一个星球上去。可是这个地球久而久之它已经换了不知多少次了，每一次都有留下来的人。那么这样的生命留下来的久而久之也就多了。每一个时期神造就人的形像都不同，所以差异就非常的大。还有一些是在其它星球上产生的，这就是外星人。

它们成了历史的那么一个记载一样，就象一页历史留下的痕迹放在那儿了，只起这么一点作用。它是当时地球末期所留下来的，它带有当时的技术进入到那个星球上去，起点比较高。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所掌握的宇宙的情况已经远远的超越现在地球人。它的身体可以进入到另外的空间，在另外的空间场里适应另外的空间场的状态，都达到这种成度了。它所乘坐的那个飞来飞去的、人叫它飞碟的那个飞行器，也能够进入另外空间，在另外的时空里飞行。如果它在一个很快的时空里走，它进去一会儿就已经去很远了，所以它那个速度对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所使用的燃料根本就不是现在科学所能认识到的那种物质及技术理论概念。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外星人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异。这个宇宙中真的就出现了这一类生命生存的那种不正常的社会关系，贪婪和欲望使它们那里真的发生了星球大战一样的事情。还没有威胁到人类，是人类没有那个能力威胁到它们，所以它们没有打击人类。如果你威胁到它，它就会打击人类。可是外星人虽然没打击人类，但是它知道人类的身体是最完美的。所以它们相中了人体，它就想窃取人体。用科学充实人类所有的领域，叫人坚信和依赖科学。人的思维和生存方式完全同化它们，到那时它们把人的元神一换掉就是它们了，最终代替人类。

说来话长，西方社会从出现工业革命开始它就全面的来了。在这早期以前它们就来了，但是它没有操纵。它们全面来的时候是从白人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开始的。它们为了占领这个地球做了充份的准备，做了系统的安排。它给人创造了科学，所以这个科学是外星人搞出来的。它的目地是统一人，把人这个思想变的简单，象机器一样规范。知识也统一起来，将来它们容易操纵，好接替人。再有呢，它们又选择了几个民族作为它未来全面操纵人类的先导。日本是在技术上它所带动的先导；美国是冲破地球所有古老文化的先导，连最古老、最封闭的国家的文化都没能摆脱，全世界都受着美国现代文化的冲击。而英国是早期在机器制造方面的先导；而西班牙是混杂人种的先导。外星人要人摆脱神的办法是混杂人种，使人变成无根人，就象人们今天的杂交植物一样。南美洲人、中美

洲人、墨西哥人和东南亚的一些人都被混乱了人种。这一切都逃不过神的眼睛。外星人它已经做了相当充份的准备来接管人。

会操作电脑的人，人人都给编了号了。当然我们学员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们一旦得法之后，我要把它们所占有的那一层身体清理掉。它们在人的身体里已经形成了它们的一层身体，非常的可怕！是人们从小学到大学，学的全部是它们带来的科学，还有当今人类所使用的一切都是无处不在的科学造成的。人的思想在电脑上、在技术上所来的灵感为什么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外星人操纵着人类形成的它们那一层身体搞的。就是由于它们的技术、科学在人体里形成的这一套东西操纵着人的思想这样做。目前电脑发达的简直不得了，它不是人的技术。人类要是长此这样下去，就将面临着被外星人代替。可是大家想一想，外星人也毕竟是常人这个三界之内的生命，它敢于这样做，也是有另外原因的，也是因为宇宙的法偏移了出现的，神不管了，所以与高层生命也是有关系的。要扭转这件事情必须得从上面开始扭转。因为它们有一个观念：认为人不行了，道德也败坏了，都不行了，换就换了，反正要淘汰的。佛慈悲于人是因为如来和菩萨离人类是最近的，最低一层佛。高过这层佛很多层次的佛，回过头来看一看如来佛也是常人。那人是什么呢？什么都不算，一看不好了，毁掉重来，就这概念。慈悲在他们头脑中不是对人而是对佛。那更高层次上的神，他回过头来看一看，说那人根本就啥也不是，连微生物都不如，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有的人还在讲，说老师你度我们，你应该这样度，那样度。我说，佛不度你心里难受有瘾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是佛慈悲于人，慈悲于你们才这样做的。人去挑选，人去想要怎么样得度，怎么样修炼，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个外星人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上边在清理它们，一清理它们发现了，所以它们就跑这儿来啦，这几年就特别的多。可是它们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也是系统安排的，它们跑到哪儿也逃不掉。它们所干的一切坏事都得偿还，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宇宙的理对任何生命都是绝对的合理的，所以它们做的一切，它们得去偿还。至于说它们的生命最后怎么处理，以后绝不会再有外星人的存在。如果外星人里边真的是有好的，它的生命可以转生成其它的生命。而不好的生命就要淘汰掉了。所以一切生命所干的一切都是在摆放自己将来的位置，包括所有的人。人在做什么，也都在摆放着自己的位置。

目前大多数外星人它们跑进来是来逃命的，它们已经知道了最后它们很难逃掉了，所以有些外星人和地球人就通婚。但不是正当通婚了，谁也不会和它们结婚。它们抓一个农村的女性想留下它们的后代。还有的在常人中隐藏着。它们不管怎么隐藏也隐藏不住。庞大的功是从微观上来的，不管你钢呀、铁呀、木头、人体、水、石头、空气、植物、动物、物质等一切都在从微观向表面上来。你说它们往哪儿逃吧，遍及一切的都是，都在往表面上冲，所以它们看到了，无处躲，无处藏。它们怎么存在呢？附体倒没有，但是它们有的变成人的形像在街上走，你也不知道它们是谁。有的就藏起来不出来，但是数量已经相当少，非常的少了。过去它们能隐藏，它们的飞碟能够飞起来跑到另外空间。可是另外空间已经全部都解决了，那全都是庞大的功在往这儿过，它们也藏不起来了。它们只能藏在这个空间的哪个山洞里，海底下，那也藏不住。反正是它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切生命都在这件事当中摆放自己的位置。

李洪志大师讲法内容中多次开示过关于外星人和月亮的天机，欲做详细了解，请阅读[法轮大法经书](#)。

外星人为何研究人类

记得在山中的夏令营，一位同修带我去了一处深林，他说他在那里曾经修炼了很长时间，日以继夜的打坐修炼，吃的几乎都很少，把时间都用在思维佛法的妙处，在过关中不断的提高自己，不断的领会法轮大法的法理。迫害开始后，同修在李洪志师父的点悟下，明白了应该下山去救度更多的众生，于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继续修炼。

同修回忆说：在山里修炼的那段时间，曾经有几次和外星人交谈，它们的飞船就停在附近。有时，同修发正念时，打出去的那些光际耀眼的辉光，各种功能，功的形态，令外星人躲在飞船里，不敢出来，不敢靠近。有时同修打坐时，外星人只能在远远的地方看，它们想方设法的靠近，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进不了大法弟子的能量场。因为外星人是掌握了高等科技的生物，所以它们对各种能量都非常的感兴趣。

由于近期看到新唐人电视台录制的几档关于外星人的节目，所以想在这里，从修炼的角度进行佐证。本文的内容，均是源于这位同修的口述。

从李洪志师父早期的讲法中，我们知道，外星人以前是地球这儿的主人，因为正法的需要，造就了三界，造就了人类。当外星人，看到地球上，出现了人类这样的生命，都惊讶的目瞪口呆。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外星人一直在不断的观察人类，研究人类。因为它们看到了一些现象，就是人这样的生命，可以通过修炼的方式，达到长生不老，而且通过修炼产生的特别的能量，可以保证身体不会腐烂。尽管外星生物拥有高科技，但是它们也苦恼自己的生命不能保证不灭亡，也不能保证不消耗能源。而且它们非常非常的羡慕，那些修炼有素的人，不用驾驶任何的飞行器，自动就可以起空，穿越空间。这对外星人是个很大的梦想，就连外星人之间，都在展开竞争，看谁能先解开人体起空的奥秘。所以它们一直研究，甚至研究到，能够把人类封闭的大脑部分打开到百分之七十左右。我们经常看到新闻，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被外星人带走了，进行各项实验，以解开人体之谜加以利用。

尽管它们的科技研究，能使人类的大脑封闭的部分打开。但有一个问题，尽管打开了人类的思维，被研究的人类能掌握很大很强的功能，但是把拥有功能的这些生命（它们的研究所致），发送到更高层的空间时，发现这些生命不能在那里停留，只得又回来。修炼的人都知道，神是不允许没有道德标准的外星生物，通过高科技手段进入神的世界，所以对外星生物的各项研究，一直在抑制。并且，就连外星人

自己也发现，它们给予人类的各种科技，成了人类毁灭自己的武器，并且给很多的星球带来了污染。历史档案记载，当初美国想向月球发送两颗原子弹，但是原子弹却在空中消失的无影无踪。确实，月球上有一个很大的外星人设立的研究基地，它们看到了人类自己在毁灭自己的可怕后果。

通过很多实验后，外星人渐渐的明白了，人类真的是神造的，人类体内完美无比的运行机制，外星生物是如何都无法仿造出来的。即使很勉强的造就出来，但是也无法和人类本身的生命机制相比，因为外星生物不具备人的本性，所以怎么造，都是非常的冷酷，肌体不是鲜活的充满灵性的。

在这些研究中，外星人还明白了，人类这样完美的机制，是有很深的用意。神是希望人类，能够通过这个完美的机制，通过修心这样一条提升道德的途径，达到养生长生，达到进入更高的境界，免于生老病死的折磨，这是外星人再高的科技，也无法达到的。

于是渐渐的，外星生物之间为了自己的安危，纷纷达成了一项共识：不再把高科技再带给人类。外星生物，也有类似于人类警察职务的工作，所以各个星球之间的外星警察，都非常严密的监视控制，那些为非作歹的“不法份子”（指外星生物中的不法份子）把高科技再带给人类。

李洪志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一开始啊，没有生命知道我在做什么，连那个外星人都以为我是它们一伙的。”确实，很多的外星人都非常的崇拜李洪志师父的能力，几乎所有的外星生物，把李洪志师父身上打出去的能量，认为是不可攻击，无懈可击的最高保护它们星球生存的最佳能量，所以它们都纷纷把目光转向了李洪志师父，甚至外星人认为李洪志师父是它们这一境界中最智慧的。外星人有一项研究，发现各大星体都已经偏离了各自的运行轨道，彼此之间的联系摇摇欲坠，连它们的星球也不例外。但是它们无论如何努力，去纠正，都无济于事。所以它们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李洪志师父的身上。这就是外星人目前的处境。

作者：王昊天 来源：正见网

相关文章：

- [2012 未来科学文化讲座:中医智慧、地球异象、外星人、天象人间、返本归真](#)
- [历史的天空：漫长的宇宙历史中的法缘\(续一\)](#)
- [云游僧人揭示外星人之迷](#)
- [月亮的故事（二）](#)
- [老和尚揭示外星人之谜](#)
- [外星人对地球人类的秘密研究](#)
- [月亮的故事](#)
- [贵州惊天藏字石大揭秘](#)
- [说气功，道修炼之十五：天国世界早已败坏，未来救赎就在眼前](#)
- [轮回修炼故事：空门](#)
- [宋大爷常念叨的故事](#)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禁书禁闻禁片大陆直连: <https://bit.ly/jinews>